

國民必讀

救亡

第二冊

根本救亡篇

進步書局印行

根本救亡目次

中國存亡問題

理財救國論

物質救國論

道德救國論

軍國民教育救國論

鐵道救國論

梁啓超

康有爲

放鶴

吳家煦

涂恩澤

根本救亡目次

根本救亡

中國存亡問題

梁啟超

嗚呼。我國民志氣之銷沈。至今日而極矣。當前清光宣之交。吾覩全國陰森之氣。吾旣深痛極慟。嘗爲之言曰。人人皆有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之心。乃相率爲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之態。以謂似此暮氣充塞之國。僥焉其何以終日。由今思之。彼時譬猶深秋百卉萎黃。羣動淒咽已耳。至今日乃眞晦盲否。塞寒沴慄。含生之傳。幾全喪其樂。生之心。舉國沈沈然。若歌薤露。以卽墟墓。吾童幼時。誦變風變雅。諸什竊疑。天下之生久矣。而當時之民。曷爲獨憔悴憂傷。一至此極。嗚呼。豈圖我生乃躬見之。雖然。此無怪其然也。我國民積年所希望所夢想。今殆已一空而無復餘。懲守舊而談變。法也。而變法之效。則旣若彼。懲專制而倡立憲也。而立憲之效。則旣若彼。曰君主爲。

之。毒。也。君。主。革。矣。而。其。效。不。過。若。彼。曰。亂。黨。爲。之。梗。也。亂。黨。平。矣。而。其。效。不。過。若。彼。
二。十。年。來。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學。新。政。其。結。果。乃。終。爲。全。社。會。所。厭。倦。所。疾。惡。言。
練。兵。耶。而。盜。賊。日。益。滋。秩。序。日。益。擾。言。理。財。耶。而。帑。藏。日。益。空。破。產。日。益。追。言。教。育。
耶。而。馴。至。全。國。人。不。復。識。字。言。實。業。耶。而。馴。至。全。國。人。不。復。得。食。其。他。百。端。則。皆。若。
是。迄。於。今。日。或。乃。懲。羹。吹。釐。甚。至。欲。一。切。摧。陷。廓。清。以。反。乎。其。舊。夫。使。率。舊。而。可。以。
善。治。則。三。十。年。來。我。國。榮。光。早。耀。大。地。而。進。化。適。存。之。學。說。其。當。摧。燒。矣。今。也。取。國。
家。組。織。社。會。狀。態。凡。百。欲。復。辛。亥。以。前。之。舊。寢。假。而。復。戊。申。庚。子。以。前。之。舊。寢。假。
復。戊。戌。甲。午。以。前。之。舊。微。論。其。決。不。能。至。也。勉。而。至。焉。將。焉。取。之。經。曰。與。亂。同。道。罔。
不。亡。清。曷。爲。亡。而。乃。踵。其。武。惟。恐。不。肖。寧。非。天。下。大。不。可。解。之。事。然。則。謂。此。爲。不。可。
耶。反。乎。此。者。其。治。效。又。奚。若。循。壬。子。癸。丑。間。之。國。家。組。織。社。會。狀。態。而。縱。其。遷。流。所。
極。則。雖。欲。求。如。今。日。又。豈。可。得。譬。諸。汎。舟。北。遡。固。爲。斷。潢。南。駛。亦。成。絕。港。緣。延。回。洑。
迷。復。循。環。詰。其。所。居。莫。之。能。對。今。之。中。國。豈。不。如。是。耶。其。於。人。也。亦。然。曰。甲。派。誤。國。

乙派代興則又何若者曰乙派誤國丙派代興則又何若者曰官僚腐敗誠腐敗也而詆官僚者又豈其清高曰新進浮躁誠浮躁也而排新進者又豈其篤厚病獨制則思合議而合議之不饗於人心也如故病合議制則思獨裁而獨裁之不饗於人心也如故希望某甲某甲出矣果何濟者轉而希望某乙某丙某乙某丙皆出矣又何濟者蓋數年之間中國所有一切黨派一切人物既雜還焉旅進旅退於此廣場而彼之如蒼生何蒼生之如彼何者皆不過爾爾至於今則惟徼一人之福以托數萬萬人之命譬猶懸于石之鐘於壞宇而恃一髮以繫之旁無化身而後無替人天下險象孰過於是迴視境外則磨牙吮血以伺吾旁者不知幾何姓其術或以驟或以漸或以暴壓或以陰鷙爲道雖不同而皆可以蹙我卽於死地疇昔每遇橫逆之加時或瞋目攘臂慷慨思一雪而虛憲之氣不旋踵而瀕近則惟相安於犯而不機括一弛形勢迥異疇曩歐洲戰爭中或戰爭後吾國必將有大變而所以應之之校事事退嬰屈讓以待剝牀之及膚而數十年來恃均勢之局以苟延殘喘者今也

方。則。朝。野。上。下。瞞。然。不。知。所。爲。計。以。言。夫。內。之。不。足。自。存。也。則。既。若。彼。以。言。夫。外。之。
不。能。與。立。也。則。又。若。此。坐。是。之。故。全。國。人。之。理。幾。以。中。國。必。亡。爲。前。提。其。大。多。數。
蚩。蚩。之。氓。既。懵。然。莫。識。禍。難。之。所。由。來。與。其。所。終。極。惟。宛。轉。愁。歎。於。生。計。之。艱。難。弱。
者。隨。自。然。淘。汰。之。勢。轉。死。溝。壑。悍。者。黠。者。攘。奪。驅。竊。愍。不。畏。死。以。微。目。前。斯。固。無。論。
矣。而。號。稱。士。大。夫。爲。全。國。全。社。會。之。中。堅。者。徒。以。懷。抱。中。國。必。亡。之。理。故。而。種。種。
促。之。使。亡。之。事。實。乃。因。緣。而。發。生。其。血。氣。用。事。者。以。爲。等。是。亡。也。毋。寧。亡。於。吾。手。如。
昔。人。所。謂。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於。是。日。謀。構。亂。煽。禍。以。破。壞。秩。序。詰。之。曰。以。若。所。
爲。足。救。國。乎。則。應。曰。吾。知。其。不。能。也。吾。快。吾。意。而。已。此。亡。國。心。理。一。種。也。此。猶。有。
血。性。而。偏。誠。焉。者。其。巨。猾。大。慾。默。窺。夫。國。中。一。部。分。人。之。具。此。心。理。也。則。思。利。用。之。
以。充。其。個。人。谿。壑。之。慾。甚。者。不。惜。爲。張。邦。昌。爲。吳。三。桂。引。吾。敵。以。覆。吾。宗。此。亡。國。心。
理。之。又。一。種。也。此。其。狠。戾。而。黠。焉。者。也。亦。有。善。柔。而。黠。焉。者。以。爲。國。亡。既。在。旦。夕。吾。
乘。其。猶。未。亡。之。頃。而。急。起。直。追。有。所。攬。取。焉。以。爲。他。日。飽。則。飄。去。之。計。但。其。操。術。

不如彼巨猾大慾之拙劣也。惟順時以趨利故其所處之地常甚安而其所穫之實常甚豐。國一日未亡則安富尊榮足以驕人及其既亡則在他人統治權之下作一富家翁以長子孫耳。其既得有此種地位者則求保之使勿失墜其未得此則百計求所以得之此亡國心理之又一種也。亦有志行純潔之士平昔固嘗有所懷抱。皦然思自效於世。幾經挫折乃廢然而返。以謂將傾之厦非一木可支。吾何爲自苦。其根器淺薄者寢假鋪疊啜醨以同化於巧宦之所爲。卽其深知自愛者亦援周之可受免死而已。之義求薄祿以自晦而神氣沮喪不復思爲國家更有所盡。此亡國心理之又一種也。其最謹飭者則守持一職奉行長上之意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此本平世最馴善之公民所宜爾不容相非也。然問其每日矻矻孳孳所奉行者將有何結果則應曰明知其無結果或且生惡結果也。然吾何與者吾爲機械而已。此其所不可也。更有持詭激之論者以謂中國人終已不復有統治此國之能力。毋寧聽其

速亡。以待能統治者統治焉。則人民其或猶有出水火登衽席之一日。吾且求在大同主義之下爲一幸民。無爲局促於褊狹國家主義之下。以自苦。此種幻想雖聰明絕世人。猶不免時時縈漾於腦海中。雖不肯昌言。然不知不識間。已漸沁入社會心理。而滋其根核。吾誠不敢謂此輩爲懷挾惡意。然謂非亡國心理之一種焉不可也。以上所舉六種心理。雖未敢謂能舉全國之物情。而描寫之。而上流士大夫所言。思擬議。及其所由之徑。能外是者。蓋亦罕矣。爲塗。雖殊然。其預備亡國。且以自力促其亡。則一也。夫人雖至愚。亦何至凡百不預備。而好爲亡國之預備。人雖至不肖。亦何至發憤以自力。促其國之亡。而全國心理。乃幾盡趨於是者。此無他故。彼其二十年來。經歷內界之挫躡。外界之刺激。而中國必亡之想像。乃愈演而愈深。馴至盤踞人人心中。而不能自拔。譬諸狴犴。之囚已聞法廷宣告死刑。病瘵之夫已知醫者鶻言。不治。雖尙視息人世。直需時耳。於此而語之。以治身心立事功。寧非譖讐。若此者。吾無以名之。曰亡國之自覺心。夫至全國中堅之士大夫。而皆自覺亡國。國其更。

安。幸。其。更。有。他。種。致。亡。之。原。因。興。否。不。可。知。而。即。此。自。覺。必。亡。之。一。念。乃。真。不。覺。之。
於。卒。亡。焉。而。不。止。矣。
是。故。吾。儕。今。日。且。勿。空。爲。噪。噪。閒。言。語。也。所。當。下。要。求。答。覆。者。卽。爲。中。國。亡。與。不。亡。
之。一。大。問。題。如。其。亡。也。則。一。棺。附。身。萬。事。都。已。吾。儕。舍。蹈。東。海。外。亦。更。有。何。事。如。其。
不。然。則。以。現。在。宛。轉。牀。蓐。之。身。誠。不。可。不。討。求。病。源。精。擇。醫。藥。慎。重。攝。生。以。期。起。此。
沉。疴。免。自。蹈。於。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境。今。欲。答。此。疑。問。宜。先。略。敷。陳。亡。國。之。定。義。
然。後。中。國。之。可。亡。不。可。亡。與。夫。人。之。能。亡。我。與。不。能。亡。我。乃。可。得。而。究。詰。也。國。與。朝。
代。異。此。稍。治。國。家。學。者。所。能。知。也。是。故。秦。漢。嘗。亡。矣。魏。晉。隋。唐。嘗。亡。矣。宋。元。明。清。皆。
嘗。亡。矣。而。中。國。迄。未。嘗。一。息。亡。彼。持。極。端。褊。狹。民。族。主。義。者。流。謂。元。清。統。治。時。代。中。
國。嘗。亡。此。未。解。國。家。爲。何。物。者。也。卽。如。其。說。謂。元。嘗。亡。中。國。然。亡。焉。不。及。百。年。也。謂。
清。嘗。亡。中。國。然。亡。焉。不。及。三。百。年。也。國。家。壽。命。甚。長。歷。史。上。之。百。年。三。百。年。由。後。此。
觀。之。若。駒。過。隙。耳。參故。微。論。此。等。形。式。不。能。名。爲。亡。國。也。卽。強。名。焉。然。以。不。百。年。不。三。

百年卽光復舊物就史家眼光論之猶謂之不亡也夫東西古今已亡之國不知凡幾矣而中國歷數千年未嘗一息亡旣屬歷史上鐵案如山之一事實此其中必有不亡之原因焉我國民所最宜深省而自覺也國之成立恃有國性國性消失則爲自亡剝奪人國之國性則爲亡人國國之亡也舍此二者無他途矣國性之爲物耳不可得而聞目不可得而見其具象之約略可指者則語言文字思想宗教習俗以次衍爲禮文法律有以溝通全國人之德慧術智使之相喻而相發有以綱維全國人之情感愛欲使之相親而相扶此其爲物也極不易成及其既成則亦不易滅豈惟不易滅以物理學上質力不滅之眞理律之蓋有終不得而滅者矣是故東西古道天於非命者也或有國性而自摧毀之者也其國性已成熟不自摧毀而卒見亡者地球有史以來僅得一國則上古時羅馬所滅之加爾達額而已古代最有名之英雄漢尼巴國問其何以能亡之則戰勝後悉屠戮其民男女老幼一切皆盡母使子遺也自

茲以外能亡人已成之國者吾未之前聞是故國如印度者可亡也印度一大廣原中自古未嘗成爲一統一之國至今其言語文字猶八十餘種其部落酋長亦數十中間天方人蒙古人征服而帝其地皆長部落而徵貢獻已耳今之英人亦猶是也此本無國性而取亡之顯例也國如羅馬者可亡也羅馬本有最粹美之國性及其全盛之既極略地徧全歐散布其國人以統御之而被治者之民數其衆多遠過於治者旣不能使被治者同化於己其治下各族之國性已潛滋暗長所散布少數之治者反爲所同化而固有之國性以次澌滅故寢假裂爲東西兩帝國寢假而兩國中復生無數小國以底於亡此自擢毀國性以取亡之顯例也蒙古亦然滿洲亦然皆同化於所征服者以取亡然蒙古滿國性皆未成熟故一亡而無復憇遺羅馬雖亡而千年後其國性復鍾於今日之意大利猶不失爲世界一強國益以證質力不減之公例爲不誣也國如安南朝鮮者可亡也彼其千餘年來僅爲我附庸之邦羈縻之屬無完全獨立之語言文字禮教習俗旣不能與我同體欲孵化爲一別體而未

成而猝遭橫逆攫噬亡其宜也然即此孵化未完之國性剝奪之已非易易今法人日人猶旰食也使彼中能有人焉涵養其國性而發榮滋長之則他日蓋未可知雖然以本未成國之民而棲息於他族統治之下其歷史又不足以資觀感其語言文字又不能獨立以闡發名理濬長術智欲求死灰之復燃難矣故此諸國者欲爲一國以立於世界殆爲至難之事此國性未成熟而取亡之顯例也今世現存諸國中則土耳其實大利其最可亡者也土耳之疇昔之淳興其情節有大類於前代之羅馬與蒙古者故其覆亡之轍則亦如之今歐洲舍君士但丁周遭數百里外土之版圖盡矣其裂爲巴爾幹六七國者國性分裂使然也然土耳之故自有其頑強之國性不易磨滅欲歐洲無復土耳之領土固屬易易欲世界上無復土耳之國名恐非百年以內之事也奧大利襲西羅馬帝國之遺蹟故其漸次解體之跡亦循其軌近百年間日蹙者已幾度至今其國中種族尙十數其君相苦心慘憺思所以使之互相同化智能索而續用弗成至今終不能擣控之以成爲渾一體之國性卒構釁

於其境內以召今日之大亂。亂定之後無論勝敗何若而奧之爲奧必有以異於今日此盡人所同見矣。此亦國性未成熟而易以取亡之一例也。若夫有深厚之國性而其國民對於此國性能生自覺心者固無人焉。得而亡之彼希臘之亡二千年矣。而今世界上儼然有希臘國則二千年之希臘亡而未亡也。羅馬之亡千年矣。而今世界上儼然有羅馬國則千年之羅馬亡而未亡也。匈牙利亦嘗亡數百年矣。今之匈牙利王國雖與奧合體然匈之爲匈自若也。乃至如塞爾維亞如布加利牙如羅馬尼亞淺學者或疑爲近數十年新造湧現之國不知其皆爲中世之雄國亡數百年而未嘗亡也者今茲歐洲戰亂可謂空前絕後間茲役之結果各國有亡焉者乎。吾敢毅然應曰必無也。除比利時壤地太褊小而在人肘腋其存亡不敢斷言外。自餘則豈惟現存之國吾敢斷其不亡而已。亡之國若波蘭若埃及若猶太或自茲復活蓋未可知也。吾之所以博徵諸例臚列國名者非好爲連牴汎濫之辭以熒聽也。凡以證明國之不易亡庶幾吾國民外覽而內省焉毋自餒而自棄嗚呼吾國民乎。

以吾儕祖宗所留貽根器之深厚吾儕所憑藉基業之雄偉吾儕誠不自亡誰得而亡我者不寧惟是吾儕雖併力以圖自亡此國吾猶信其不能以驟致蓋我祖宗所留貽我之國性成之固難毀之亦不易數千年神功聖德所積累吾儕不肖雖以畢生數十年之力斲喪之餘蔭猶未盡也所最可憐者吾儕若造此惡業爲因果律所支配勢必蒙相當之懲罰而無可逃避吾儕一生所遭之顛連困苦舉凡吾祖宗吾子孫所不經受者將悉集焉尤可懼可痛者萬一吾儕謬種傳諸吾子孫子孫世濟吾惡而累斲喪之則吾國其遂有卒亡之一日卽幸而不爾而吾儕今日一日所之擊吾儕子孫將來以十年之力幹吾蠱猶懼不醜此則吾儕所爲上疚千古下疚千古焉耳夫吾儕雖日日發憤亡國而國之不能遽亡也猶且若是況於吾儕苟有絲毫不甘自亡之心人誰得而亡我者吾之爲此言非如文人結習掉弄虛機以自矜飾也又非欲鼓動吾國民虛僥之氣以妄相夸也抑尤非作亡後救亡之計如前所舉希臘羅馬塞爾維亞匈牙利云云期諸百年千年以後之光復而謬云不亡以

自解嘲也。吾就主觀方面，吾敢斷言。吾國之永遠不亡，吾就客觀方面，吾敢斷言。吾國之現在不亡，請言其理。今世列強，非必其力之不能亡我。也然亡我，殊非彼等之公利。或反爲彼等之公患。蓋統治新領土之困難與經營之之勞費，彼等皆積有經驗。故雖其極易取得者，而遂取之與否，猶待商榷。夫異民族之不易統治，自昔有然。於今爲烈。德之取奧斯洛林奧，之取坡士尼亞，赫斯戈維納，卒爲今茲大戰亂之階。此其最章明較著者也。然猶曰在歐洲境內者，英之取埃及，取蘇丹，取玻亞法之安南，取阿比西尼亞，美之取菲律賓，日之取臺灣，其於將取得之先，與旣取得之後，其所費兵力何如者？取得而經營之，其所費財力何如者？夫今在大戰亂中，固無能遽出全力以加諸我。此中國現在不亡之原因一也。今世國競之機，恒以生計爲未也。卽在此前，凡力能謀我之各國，莫不各有其新屬地，方始經營，而未收豐穫。故主動列強，所以眈眈垂涎於我者，其最大之願望，乃在利用此廣漠沃衍之野，以爲其資本及製造品之尾閭，而欲求得生計上之特權，則惟在我國主權之下，取攜最

便使我國土地之全部分或一部分忽然易主。無論主之者爲何國而皆爲第三國。之大不利故毋寧保持其現狀以各遂其漸次脣削咷囁之欲此中國現在不亡之原因二也。且人之亡我者爲數國協力以亡我耶爲一國獨力以亡我耶如曰數國協力則所謂瓜分者是也。瓜分之萬不能見諸實事在十年前已成定讞其已畫有廣大之勢力範圍者則不必爾爾其未有焉或雖有而尙狹焉者則不願爾爾瓜分論一倡則列強相互間紛爭所釀之慘禍將不可紀極此稍有常識者所能見及也。今戰爭方酣其更無餘暇以議吾後蓋不俟論卽戰事大定後亦且將十餘年瘡痍未復其又誰敢輕動天下之大器以再釀滔天之禍此中國現在不亡之原因三也。今國人所最憂者歐洲列強方爲鶴蚌而有漁人焉睨乎吾旁戰事倘更遷延或將有以一國獨力亡我者夫憂之誠是也然按諸實際能耶否耶彼其悍然出無名之師以加諸我耶昔人不云乎天下健者豈惟董公今之交戰國或釋戈握手共抗圉之亦意中事耳藉曰不然然旣蹙我全國民使皆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卽化全國爲

最後之巷戰。則其代價之重。恐亦非所克任。彼謀國者。寧若斯之愚哉。夫國際法之不可深恃。吾儕知之固諭然。既與他國並立於大地。無論若何強暴。終不容不有所長慮。而郤顧雖以今次戰役。各交戰國俱出於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然其宣戰之日。實各國猶必斷斷申辯。務自處於師直爲壯之地。則無名之師。雖極悍鷙者。決不敢輕舉。斯甚明也。然則苟有一國焉。欲以獨力亡我者。其道何由。以吾計之。不外二策。敢其一則餌誘我。與之結特種協約。而攫取統治權一部之作用。入於其手。其二則希冀我國各地方叛亂。割據全國。糜爛藉作驅除難。而次第削平之。二者有一於此。然後謀我者始能得志。夫此則我先自亡。然後人因而亡之耳。顧吾信我賢明之政。府決無吳三桂李完用其人者。我忠良之國民。決無蕭寶寅張邦昌其人者。如有人焉。稍萌此念。天下固已共棄之。其所蘊毒蠱。終不能成爲事實。吾內之既無可抵之隙。則無論謀我者。若何險鷙。而終不得逞。此中國現在不亡之原因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以滅社稷者。何國蔑有。吾儕誠不敢以敵之。不我即而自暇。自逸雖然。當知。

今世國家之性質與前古異。今之國家務擇撓其民使成一體。然後國礎乃固。所謂『單一民族組織單一國家』之主義方成爲信仰之中堅。善謀國者雅不願漫然強與己不同國性之民使隸己國版籍。非徒畏統治之難。且慮己國性緣此而生意外之破綻也。其既毅然略一地而撫其民也。則必汲汲焉謀所以使之同化於己。如果贏之負螟蛉。旦夕禱之曰似我似我。此其爲功之辛勤云。胡可量。彼日本之治臺灣。蓋操是道矣。遵其所計畫。能使現在十歲以下之兒童皆逼肖日本之兒童。五十年以後之臺灣人。純然成爲日本人之一部。夫以臺灣人文化之淺。操是道以治化之。程功固自可期。然且需百數十年。乃克竟其業。若以施諸朝鮮。其艱瘁抑旣數倍矣。若欲以施諸中國。則爲事殆絕對的不可能。夫中國國民非輕易能同化於人之國民也。而其同化他人之力。抑甚強。若以文化本出自我之國情。一時之武力以征服我。乃欲自爲果贏。而以我爲螟蛉。結果將適得其反。匈奴鮮卑氐羌契丹女眞蒙古滿洲皆其前車矣。彼謀我者。稍檢史蹟。其能不戒懼。若欲奴畜我。而卵壓我耶。我

之國情非如印度之數十部落各離立而不相通感者吾擣浣四萬萬人成爲一渾合有機體之日久矣就令一時蒙他力之壓制而機能之自然發育勢固不能以遏絕社會秩序稍恢復之後箇性本能自日益發揮而機體之本能隨之今日之印度猶能使英人旰食況乃中國人之謀國者何遽見不及此其悍然欲以亡我爲職志者蓋一部分輕狡庸淺者流之迷見而有遠識者殆不如是也藉曰彼其處心積慮非亡我焉而不止然爲事亦不能以太驟世人共謂土耳其之瀕亡也久矣而至今未亡就中版圖喪失逾半者境內自分裂而已非他強國攫而取之也我國西藏蒙古次分裂與土耳其所屬分爲塞布門羅等國略相類誠最可痛心之事然我與土大不同者土之菁華全在巴爾幹巴爾幹諸國分裂土殆不復成國我國菁華全在二十二行省蒙藏雖分裂尙非國家元氣之致命傷也波斯阿拉伯乃至摩洛哥皆久瀕於亡矣而至今猶未亡也即如朝鮮今固亡無噍類矣然猶經甲午之役日俄之役宛轉二十餘年然後亡也凡此皆足以證明一國之亡實不易易而當其亡之際實饒有拯救之餘地今之中國二十年前之朝鮮三十年前之土耳其也而環顧前

一。二。百。年。間。英。俄。德。法。奧。意。諸。國。亦。曷。嘗。不。幾。閱。險。艱。如。我。今。日。者。吾。儕。何。必。爲。彼。現。時。富。貴。氣。象。所。懾。試。觀。其。微。時。之。歷。史。吾。可。以。自。壯。耳。要。之。我。國。最。近。之。將。來。能。保。無。擾。亂。乎。吾。不。敢。言。能。保。領。土。無。一。部。分。喪。失。乎。吾。不。敢。言。甚。至。能。保。行。政。權。無。一。部。分。受。掣。肘。乎。吾。不。敢。言。獨。其。不。至。於。亡。則。吾。敢。言。之。然。但。使。能。不。至。於。亡。則。吾。國。民。所。以。自。處。而。善。其。後。者。旣。綽。綽。然。有。餘。裕。我。國。民。誠。有。此。種。明。瞭。堅。強。之。自。覺。心。則。所。以。報。國。者。其。必。有。道。矣。

問者曰。吾子不云乎。我國民積年所希望所夢想。今殆已一空而無復餘夫。我國民前此固共信此國之可救也。奔走謀救之者亦旣有年。仁人志士旣竭心力繼之以血者且不知幾何姓矣。而結果今竟若此。自今以往卽共持吾子所謂明瞭堅強之自覺心者而報國亦有何道應之曰不然我國民前此之失望政治上之失望也。政治不過國民事業之一部分謂政治一時失望而國民遂無復他種事業此大惑也。且政治者社會之產物也。社會凡百現象皆凝滯窳敗而獨欲求政治之充實而有

光輝此又大惑也夫今日之政治與吾儕之理想的政治理甚相遠此何必諱言者雖然平心論之在此等社會之上其或者此種政治尙較適切易以吾儕所懷想者其敝或且更甚於今日蓋誰與行之而誰與受之者吾以爲中國今日膏肓之疾乃在舉全國聰明才智之士悉轄集於政治之一途夫一國政治筦其樞者恆不過一二而政治之爲物其本質原無絕對之美其美惡之效又非可決於旦夕國民旣有所倚任之人則宜盡其長以觀其後國中有多數野心之政治家其易地能改良政象與否殊未可知而政局已日在飄搖不安之境則政治之易使人失望者此其一矣一國中執行政務之人所需亦不過此數今乃舉全國無量數不知誰何之人而皆欲託於政治以自養官吏之供給過於其所需要數十百倍人人皆患得之患失之所以奔競傾軋者無所不用其極政象安得不混濁則政治之易使人失望者此其二矣從政人才旣未嘗養之於豫今日欲舉一事則於多數競爭者之中探籌取若干人以任之明日欲舉一事又於多數競爭者之中探籌取若干人以任之其能若干人以任之其能

任耶。不能任耶。任焉者不敢確信。受任焉者亦不敢確信。更探籌而易若干人。其不敢信也。如故傳不云乎。未能操刀而使割其傷實多如此。雖有良法美意。安由設施。則政治之易使人失望者此其三矣。而以舉國聰明才智之士悉輳集於政治。故社會事業一方面虛無人焉。旣未嘗從社會方面培養。適於今世政務之人才。則政治雖歷十年百年。終無根本改良之望。其間接惡影響之及於政治一部分者。旣若此矣。而政治以外之凡百國民事業。悉頽廢。摧壞而無復根株之可資長養。故政治有闕失。而社會更無力支柱。以待繼起者之補救。其直接惡影響所及。則國家存所攸判也。夫我國民曷爲積年所希望。所懷想。遽一空而無復餘。則以其所希望。所懷想者專屬於無根蒂。無意味之政治生涯。則其對於自身前途之失望。固宜什人。而八九。而對於國家前途之失望。則亦隨之。此所以舉國沈沈。悉含鬼氣也。嗚呼。我國民乎。當知吾儕所棲託之社會。孕乎其間者。不知幾許大事業。橫乎其前者。不知幾許大希望。及中國一息未亡之頃。其容我回旋之地。不知凡幾。吾儕但毋偷毋倦。不知。

母躁。母騖。隨處。皆可。以安身立命。而國家已利賴之本報。同人不敏。竊願盡其力。所能。逮日有所貢獻。以贊助我國民從事箇人事業。社會事業者於萬一。此則本報發行之職志也。

理財救國論上

康有爲

夫歐洲各小國。如荷蘭比利時。僅當吾一二府地。人民四五百萬。國歲入逾二萬萬。小民生計攤匀。人四百磅餘。如丹墨那威。人口百餘萬耳。僅當吾一大縣。而亦財政雍容。歲入數千萬。德之漢堡。市地二十九里。人口未百萬。而歲入幾二萬萬。是豈從天降地出者哉。蓋得理財之道耳。理財之道無他。善用銀行而已。

善用銀行者。無而能爲有。虛而能爲盈。約而能爲泰。必有實金。而不以實金行。而善能以虛紙運。其行紙也。交互遞代。不以直而以曲。不以單而以複。夫紙者至賤而出之無窮。行之有道。則國以富強。民以饑足。嗟乎。使前清得而用之。國可不亡。至今共和國民困敝。而日仰借外債。以延性命。猶不知理財。乞得實金。仍如舊法。而直行用。

之隨得立盡。又復乞借。夫以歲不足者三萬萬。軍債及舊紙幣。約三萬萬。卽不計紙票及銅圓之凌亂。就借得六萬萬。又復立盡也。今所借者。合各省幾千萬萬矣。盡之久矣。或有知借債者。宜用於生利之業。則以爲鐵道實業。宜若可矣。然而於經國育民之大計。尙無一文及之。是終無以爲立國之本也。而負債之金。如是其巨。民何能負擔之。假令今者外人不索監理。而見借此六萬萬也。適促吾國之亡而已。今因索監理。得激國民之憤恥。而免茲重擔。俾緩危亡。或未始非不幸中之幸事耶。雖然。有人有土。此有財。安有以萬里之大國。四萬萬之人民。而患貧。一至於此哉。無術甚矣。苟得理財之法。國計不患於困乏也。民生不憂其匱絕也。且以吾之廣土衆民。土產博而傭工薄。四者皆萬國無有。苟得其道而善用之。一年而規模立。三年而成效著。五年而國計民生裕。十年而富力無敵于天下矣。

夫所謂理財之道者。妙用銀行以爲樞。通流至虛之紙幣。公債以爲用。搜藏至寶之金銀以爲備。鑄行劃一之金幣以爲符而已。

夫古者理財僅用實金則有限。今之理財者善用虛金則無窮。然而以虛爲虛。無所麗則不能行。行必依于實。以實爲實。無所拓則不能滋。故必運于虛。故無實不立。無虛不行。實者陽也。一也。守藏其一。惟恐不實。虛者陰也。偶也。兩闊闊而相除。惟恐不虛。一者金質也。偶者其紙幣與公債乎。以一爲體。以二爲用。一則主守而不動。二則手足行持。互濟而無窮。一可生二。而由于一。合二爲一。凡三而千萬生焉。故得一而存。得二而化。國爲法人耶。託國庫于銀行。金銀塊其形。而紙幣爲其影也。影可大于形。公債者其拓影也。而銀行爲之神。銀行以金爲本。作其準備。而發紙幣焉。國家以公債票與之銀行。而銀行以紙幣與之國家。而買公債。銀行得公債。以作紙幣之保證。準備可出紙而易實金焉。然而國家之國庫。即在銀行。則金塊在銀行。支用紙幣。亦在銀行。故銀行之與國家。是一。二如身形神之異。而不相離。乃以運轉於無窮。而大生廣生焉。

苟能善是以紙幣代金幣。不憂其不行。改金主幣以收銀幣。不憂不能。一視公債如

貯金。不憂其不能消。凡今昔病民之銅元軍債票。不患其不能廓清也。苟能善是。則術同點金。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裕國富民。文明安樂矣。

第一妙用。銀行爲樞也。入其國焉。銀行得法。盛大繁多。其國之富實可知也。入其國焉。銀行無法。寡少枯槁。其國之貧乏可知也。行於中國。突厥之都鄙。哀其貧弱。則銀行無法。而寡少枯槁乎。雖然。銀行有道。有專獨之國家銀行焉。有分立之國民銀行焉。歐洲各國。皆以國家銀行爲理財之母。紙幣聽其發行。公債付其銷售。以操全國金融之高下。多寡而調劑之。一切統焉。國家之國庫託焉。收支者付銀行。其有不足。亦惟銀行是資。昔法大敗於普。償款十五萬萬佛郎。三年而畢。則國家銀行之力也。惟美則無國家銀行。先是有州立銀行。聽自出紙幣。故濫發有至九倍者。此如吾今之銀號錢庄矣。今墨西哥猶行州立銀行。法限以出三倍紙幣。及一八六三年。美南北戰時。軍餉缺乏。乃發公債三萬萬元。令全國民間銀行。各以資本之一。買公債票。國家許其出紙幣。至一八九〇年。減爲四之一。號爲國立銀行。日本初未有國家銀

行亦師美制。明治五年發行國民銀行令民間銀行納資本銀十之八以買公債票。許其如數出紙幣。至明治十九年開國家銀行乃罷國民銀行焉。

夫以國家銀行能操全國之金融多寡高下而調和之上之資國下之濟民中之對外無一不宜。歐土各國土地無兩日之程呼吸靈便故各國從之學者莫不主其說爲理之極軌也。惟吾中國固當立國家銀行惟地大比全歐而道路未開交通阻滯路隔數月欲以一銀行調和潤脈於一千五百縣之中又有餘力及於蒙藏必無能行者也。故專主歐制但立一國家銀行者中國未可也然則如之何。

美之國民銀行能令全國之民發育增長各適其宜施之中國地大相若最爲合宜。且吾交通不便遠過於美故各省府縣市自古以來各有銀號錢庄各自發達各自出鈔以應其地之所需蓋已闡合美之國民銀行之制矣但國無公債票無期票無股票及公司股票以爲保證準備以增長發育之又政府純行放任絕不檢制不責準備聽其濫出紙幣致多倒撻所以不如美也惟美之爲制則財權散而不聚全國

金融之高下多寡孰宜。莫能知而操縱之。故對內外皆不得宜。以致累銀行大倒閉之禍。亦其一因也。故專用美制。但行國民銀行者。亦於中國未可也。然則如之何。今於是合鑄歐美之制。上有中央銀行。以總提其綱。下有行民銀行。以散布其力。則庶乎兩不失耶。雖然。吾國道路未闢。交通阻塞。滇黔桂之通京師。動踰數月。已極險遠。何況新疆蒙藏乎。銀行之爲用。以便民也。周轉貿易之需要。朝夕不同。豈能踰數月之久。以待國家銀行之接濟於京師乎。必無濟也。然則但立國家銀行。與國民銀行。亦未見其可也。然則如之何。假令依美國州立銀行之制。而設省立銀行。流弊固然也。然且吾國鐵道未通。每省邊縣道路相距。自十餘日。以至彌月。貿易需要。朝夕不同。欲隔此彌月。或十餘日。待於省立銀行。亦無濟也。恐濟款到。而物價已易。款已無用。及其須款時。又無從得之。故我國凡百之治。難以歐美例之。誠以國太大而道路不通之故。金融亦其一大事也。然則如之何。

且就以中央銀行言之。歐土各國。皆因民之資本爲之。亦有國與民並出資本者。惟

俄與瑞典。純爲國有銀行。今爲民國。無用國有銀行之理。然國有銀行。或專橫逞暴。或爲國財牽動。信用隳虧。足以危國。不如因用民立。已爲公理矣。前時大清銀行辦理乖謬。既非國家銀行之體。股本又已大虧。今若專藉民間銀行。改爲國家銀行。則資本皆小。無一足當之者。今卽謂國與民並出資本以爲銀行。而政府羅掘旣窮。庫款不過數萬。何所得數千萬。而充國家銀行之資本乎。待之借外耶。則監理如此。是使吾國家銀行。日受外人之稽核監理也。非徒受辱。更無此理矣。待之民間認充股份耶。則司農仰屋。日月待斃。所得借款捐款。立即支盡矣。四民失業。何時能得股份之充。並與國庫之撥來乎。然則中央之國家銀行也。今衆人漸知其要。從此辦理。或不如前。大清銀行之胡行妄走。然欲此國家銀行之立現於前。不知至何歲何月。始能眼前突兀見此屋也。亦不過畫餅充飢而已。中國今日危困極矣。前朝因此亡矣。財源之本不早定。何能久延歲月於亂世乎。然則如之何。以吾竊計之。上用歐土中央國家銀行之制。以總紙幣之樞於內。副以比利時日本正金銀行之法。以平通匯。

兌借外債於外。下用美國民銀行之制。以集資本而行公債。中用加拿大組合銀行之制。以通信用於國與民。用英蘇格蘭德聯邦臺灣朝鮮特權銀行之制。許發紙幣特權。以發邊遠之富源。行德法瑞典勸業興業銀行。許募公債以助人民之資本。用各國股票交易所之制。而增商運之流通。鎔歐美加日之法爲一爐而冶之。以適於中國廣土之宜。以畀我國民富源之計。合全國而統籌。創特制而利用。周浹完備。其在斯乎。

何以先行國家銀行也。凡各國發行紙幣之權。皆由國家操之。其聽民間銀行發行者。必經財政部之許可。與通貨監督官之押畫。與銀行總理之簽名。然後能行。若我國之銀號錢庄。各自發行紙幣。任其自由。上無國家之監核。中無現金之準備。下無人名之畫押。一旦倒閉。無可追償。昔英倫蘇格蘭百年前。銀行破產亦由此而後禁改。今吾近年銀號錢庄倒閉多銀根緊。商務益凋。民不信用。於是殷富多放資於外國銀行。而全國空虛。軍興後。人皆避地。託庇於外人。放資於外國銀行者。聞五六萬

萬尙不計也。夫金融者國民之生命。國家萬不能不監核而操其大權。若放任自由。一難收拾。二難綜核。則國與民同血枯而倒斃矣。是謂有國民銀行。而無國家銀行。國民銀行者。美創之。日人譯爲國立銀行。美國當南北戰時。軍需每日百萬餉源乏絕。乃令全國銀行各出其資本三之一。買公債票。有公債票者。許發行紙幣。其爲義也。如銀行倒闭者。有國家貯公債款以相償也。則民信昭而銀行固矣。一也。全國銀行之數。與其資本紙幣。藉以知悉。二也。已領公債之銀行者。其有準備金及積金。存款銀則期票。爲保證準備者。許發二成至七成之紙幣。則銀行之通貸可增。而民間之資本流通饒富矣。三也。若其國用乏絕。得以濟急。四也。國與民交利。美名曰國立銀行。日本明治五年效美制。其銀行條例。出其資本十之八。買公債。而許其發行紙幣公債。更有五釐息。故國人爭購之。日人名爲國民銀行。

今吾國紙幣。無從監核。而多倒閉如此。國用乏絕。其乞丐於外。受人監理。如彼公債可發。然民久不信。而誰買之。中央銀行最要矣。關全國金融之命。得其宜。則全國生。

不得之則全國死。今欲招股將安從出。民久不信而誰入股。卽激以大義。勢同捐捨。又安得多數乎。若待之國民捐耶。勢太散漫。零星難集。而當大亂後。兵民困弊至極。絞其身家。刮其脂膏。減其俸餉。卽果集得。尙慮竭澤而漁。大傷元氣。孰若求之銀行。之爲得耶。以較貧富。則合計國民。莫富於銀行。舍富而求於貧者。法尤不善。卽謂軍興後。銀行減色。其財力究勝於四民。國家不藉銀行之力。而何藉耶。若謂強迫。則美日行之。旣可如數而出紙幣。又得公債之息。無絲毫之虧。而有溢息之利。銀行莫不樂行。然則今日救急之圖。莫如立行美日國民銀行之制矣。美日國民銀行。只限買公債。吾則兼進一義。令其充中央銀行股本焉。今請令全國銀行銀號錢庄。照其資本。納其四分之一之數。以買公債票。納其資本積金二十之一之數。以充中央銀行股本。其不願充中央資本者。須買公債十之三。其有公債金則倍之。其當押金銀店。納其資本四十之一。以充中央銀行股本。積金倍之同。

凡銀行領有公債者。許出紙幣如其數。領有中央股本者。皆可爲保證準備。可出紙

幣亦可轉售之。其有積立金銀則紙期票俟組合銀行成後皆可作爲保證準備。出紙幣若干成如美十之一或百之二五其有虧閉者國家爲墳若干成俾人信用。其不領公債票者不得發行紙幣。倒債者法官不受告其舊私發紙幣定期一律禁行。吾國各地皆有錢業公所匯業公所或銀行會館否則當行會館一電令其集議繳欵。公債則分三月買畢。中央股本則以十日爲上期二十日爲中期一月爲下期繳定。蓋一月而數千萬之大欵立集中央銀行股本立興矣。其無公所之地有司與局紳分別告之一月亦可繳定矣。各銀行分二十之一以充中央銀行資本。中央銀行成立即能出紙幣而操全國金融高下之權。各銀行遠之可分多數之溢利。近之可得資本之流通一也。其中央銀行資本之股票與其公債可爲保證準備而可出紙幣可押可售是有大利而無少損也。出資金買公債即可自出紙幣是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幾與未出一文同而可坐得實股尤爲大利三也。夫國家得公債欵即可用爲中央銀行之資本何必強各銀行出二十之一以爲本乎此不獨非强迫而已。

實欲使全國之銀行與中央銀行呼吸靈通。關繫深切。中央銀行溢利。即各銀行之溢利。則其助中央銀行者倍切。情以深於愛國。利亦厚於爲己。言私其雍獻肩於公。公私兩利。豈非法之最良乎。夫民國者。民之公國也。銀行資本家者。民之富民也。選才民以共治。辦國會合。富民以共辦國家銀行。共負擔之。同其憂戚。豈非義之至耶。四也。且中央銀行有出紙幣之權。而苦於無準備之現金。不能昭中外之信用。故令中央銀行以搜蓄現金爲第一要義。所以特令各銀行預中央銀行之股本二十之一者。欲其助中央銀行之搜現金也。雖今者國人現金放於外國銀行數萬萬。內地現金。蓋少極矣。然惟其極少。則搜出愈難。惟銀行或略存焉。蓋近者銀行匯兌不通。反能稍保現銀也。次則當押金銀店略存焉。庶可以易搜現金。且二十取一。亦可以覘全國銀行之資本若干。又可考現金若干。以漸爲搜藏之地。舍此無他術矣。所以並當押金銀店。而並令其預股也。故國民銀行之法。以救今日之困急。國與民交利。未有逾此。國家得公債欵後之大用。別見他篇。

何以必立中央國家銀行也。國家銀行實爲一切銀行之母。爲銀行之銀行。操縱一國金融之權。而發行紙幣。託以國庫。國用不足。則助之。以吾國之廣土衆民。應定股本額爲一萬萬兩。以大昭信用。其銀行部。只與上中級之組合銀行及銀行之大者交接。由各省大市組合銀行公舉人爲董事。就中舉通銀行學者爲總理副總理。國家但派監督爲稽核指導而已。如此則合全國之銀行。爲一大銀行。聯其係關。合力旣大。信用益昭。無所爲而不可矣。查日本國家銀行初立時。資本不過一千萬。今亦不過三千萬。以吾全國資本積金二十之一。及當押金銀店資本四十之一。組合銀行資本十分之二。或與舊大清銀行之資本併合。通商交通銀行之資本計之。必可得數千萬。不足則撥公債所入。國民捐所得。與武昌所借三千萬爲之。又不足。則各省鹽茶與各公司。皆宜令入股四十之一。此皆富商。不爲厲也。勝於國民捐遠矣。事實旣立。再招散股數千萬。吾既有各省府縣鄉之組合銀行。陸續招足。則萬萬之大銀行。不難致也。以此招信於中外。則理財之大基本立矣。卽一時不能速得萬萬。凡

銀行定額多收半數。但得半數五千萬兩倍於日本國家銀行。已爲東亞第一大銀行矣。然無論如何必以招足一萬萬兩爲度。以比英倫銀行之資本一千四百萬磅。竭力保藏分毫不動。而後發行紙幣。則足以大信於天下。規模既定。然後金融高下之權。借貸還債之事。乃可自操而收挽利權焉。

查各國銀行在中國者。資本積金準備亦非極大。但吾無國家大銀行。以收金融之權耳。今列如下。以資比較。

外國銀行資本金

華 濟 豐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圓
麥 家 利	八〇〇、〇〇〇	磅
華 俄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盧布
正 金	二一、〇〇〇、〇〇〇	元
德 華	五六二五、〇〇〇	兩
比 法 郎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公積金

一九、〇〇〇、〇〇〇

金千萬圓
銀九百五十萬圓

九七〇、〇〇〇

金
現銀

八、三三四、八三八

二、八三五、七一九

九、七二〇、〇〇〇

三三八、六三五磅
現金

一、二九四、八七四

一九、〇〇〇、〇〇〇

一、三九三、八五九

準備金

二、八三五、七一九

三三八、六三五磅
現金

一九、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〇〇〇、〇〇〇

三、七五七、二七一

兩

六七〇、〇〇〇

滙

理

六、〇〇〇、〇〇〇

圓

一一、三〇七、八九四

四、六七四、一三九

磅

花

旗

六五〇、〇〇〇

磅

一三五、〇〇〇

磅

一一、〇二三、二三三

磅

有

利

五六二、五〇〇

佛羅練士
磅

四五、〇〇〇、〇〇〇

磅

五、〇〇〇、〇〇〇

磅

一、一〇〇、〇〇〇

磅

國家大銀行既立。則有相須而成者四事。卽當舉行不可遲不可缺者也。

一曰稍借外債以資挹注。

二曰發行紙幣與公債。以廣流通而資保證。

三曰鑄行金主幣。收回舊銀幣紙幣銅圓。以劃一幣紙。

四曰大採購金銀。以益厚現款準備。

何以仍借外債也。夫借外債而辦不生利之事。則一金亦不可也。卽以辦交通生利之實業。猶不可也。以實業之盈虧難定也。若借外債以辦國家銀行。但保守之。以爲

準備。則愈多愈妙。雖十萬萬亦可也。吾國金融枯涸已極。國與民皆無母財。以爲興百業之本。則一切不能舉行也。且外貨輸入。歲超出額七千萬。而賠款償息。歲五千餘萬。是一歲之漏卮。合共一萬二千餘萬。紙幣不能行於外。則國家銀行。雖有一萬萬之準備金。亦一年而金盡耳。幸賴華僑之商於外者。歲匯歸數千萬。可少塞尾閭。又各省歲中。紛紛借外。與外人之携本來經商者。得相彌補。然苟不借外。則尾閭立洩。而國家銀行之準備金。即流出於外。豈不極危。故必謂外債不可借者。亦不然也。但方今中央大銀行未立。外人不信。致行監督。則奇辱大險。不可借耳。若中央國家大銀行成立。有萬萬之外本。則外人漸信。於是照各國例。由銀行借債二萬萬。以一萬萬存外國銀行。以備匯尾不足之抵兌。不必國家代謀。若仍不足信用。而須擔保物。則不得已國家出保物擔之。亦必無監理之辱矣。若六國銀行團。仍過需索。則銀行團之外。英美法比銀行尙多。不患不能借此二萬萬。因有一萬萬存於歐美銀行外。實不過借一萬萬。夫以武昌一隅。尙可借三千萬。安有全國之力。而不能借此一

萬萬乎。今但英比銀行已能借，故監理可不必再慮。而二萬萬必可借得。有此二萬萬之外資，即以中央銀行名一萬萬存於歐美銀行，尚有一萬萬流通於國內。加固有之資本一萬萬，合共三萬萬兩實金。比照圓數，已是四萬萬四千萬圓矣。日本今存實金尙不過二萬萬一千七百萬。明治三十一年，勝我易金主幣時，正金亦不過八千九百萬。越十年，至明治三十九年，正金亦不過一萬四千七百萬。今我國民貧甚，程度不及日本之半。而吾準備金已三四倍於日本變金主幣之時，且幾倍於今日本存款，則亦足以昭信矣。於是一面搜藏金銀以厚儲蓄，一面行公債紙幣以裕流通，財源漸裕，信用更厚，規模宏整。後明後年，尙可再歲借二三萬萬，儲之中央銀行，以益厚準備。則長袖善舞，母財益豐。紙幣益可稍多出。國家可興大工，拓鐵路，辦輪船，民間益可大增資本，興辦一切實業。而租稅亦日漸增裕，公私不復憂貧。此則成效大著矣。

另詳下篇

所借二萬萬，何以必分一萬萬存之歐美銀行也。吾國方憂枯涸，借得之金不以潤

澤吾國民。反存之外國何爲乎。然此實不得已也。吾國貨歲出不逮外國歲入者七千萬。又有外債之息五千餘萬。合一萬萬二千餘萬。前既詳之。若無大款存於外國銀行。則一切匯兌外人不吾信也。而商務難。且歲必劃匯數千萬流於外。則國庫之保守難。新鑄之金幣與寶金皆將流於外。而內國日空虛矣。昔日日本患之。故得吾償款。以一萬萬存於倫敦銀行。至今猶未提還。故商務見信。而財政日裕。以此也。阿根廷墨西哥。哥暹羅。亦行此法。吾今欲取信於外人。舍存款歐美銀行。其道無由矣。然則一萬萬可乎。曰可乎。蓋吾國雖應虧於外一萬萬二千萬。而非用現款也。皆由各銀行匯單之匯割。自華僑匯還款數千萬外。又有借款及外國之人經商者。其應輸出無幾。若歲借大款。則有餘溢。但存一萬萬於外。可以運轉裕如。亦不須爲六萬萬之大借債矣。萬而存一萬萬於外。存一萬萬於內。可以運轉裕如。亦不須爲六萬萬之大借債矣。以方今極貧之時。外人不信。非聽其監理。必不可得。即聽監理。而允借六萬萬。亦非卽交也。必分以數年。乃能交訖。然則以吾之策。待之銀行財政完整後。至明後年。乃

歲借二三萬萬。其收款之時。一也。既得信用。後乃與借。可免監理之辱險。且雖欲多借至十萬萬。亦所必得。然則今赤貧時。何事大借六萬萬之巨歟。以令外人適適驚而多行其輕疑。以召監理之辱哉。無論如今政府所云。以還軍債。遣軍隊。填今歲之虧三萬萬餘。則此六萬萬。得立盡矣。令吾國民永永負擔此浪費之六萬萬巨債。則將何以還之。是真使吾國永遠沈淪也。卽爲統籌全局。爲一勞永逸之計。亦無須一時借此巨歟。以召外人之驚疑脅制也。又借外歟。必當以金之磅計。勿以銀之兩圓計。免外人得起落之致受大虧。且今茲借款。圖爲準備。尤爲改鑄金幣計。必當借金而勿借銀。故必宜以磅計也。若又借銀。則非借外債之意矣。

何以必行公債與紙幣並發也。凡人情於日用藏挾之品。常不欲用重者而欲輕。故用皮貝用米絹之物。不如用五金。用鐵不如用銅。用銅不如用銀。用銀不如用金。而用寶金不如用紙。古之負擔而趨者。今皆易以一紙之匯兌。人皆樂用之。故以紙幣代實金。携藏至便。人所共願。一也。二可免磨損。英倫鑄幣自一八九三年三月至一

八九七年九月三年間共鑄十三萬四千二百九十五安士。凡損失五十二萬三千九百零十磅即今英倫銀行每年金錢磨損百萬圓故不如印紙代之免此巨損也。三大資增本利息考歐洲一八九八年全歐金幣八十一億八千二百萬法郎照今十月十五日時價每三佛郎七一折吾一兩則全歐現金不過二十二萬零五百三十八萬五千四百兩有奇美國金幣三六六二三六一二〇圓折吾五萬萬三千八百七十萬兩日本正貨二萬萬一千七百萬圓折吾一萬萬五千五百六十九十七兩五共二十八萬萬八千九百七十八萬二千九百兩五照十月十五日上海龍洋七錢四分八七五計凡三十三萬萬九千一百五十一圓有奇全地現金只此卽統計紙幣百四十六億六千八百萬折吾銀三十九萬萬五千三百五十兩折五十二萬萬八千四百三十零圓有奇連美國紙幣一萬萬六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四百八十一圓與日本紙幣三萬萬又加多國全地尙不及六十萬萬圓也近今或增然有欲借六十萬萬圓於外者奈萬國合無此數何。

全歐紙幣百四十六萬萬六千八百萬法郎。比正貨溢額六十五萬萬法郎。增以資本生產之流通。即計利息。匀算三釐。亦多溢七千萬圓也。故省金銀之用。而大增國民本息三也。若貨附圓滑。則紙赤紙。流通便利。可增存放滙寄之信用。以便商務活潑。四也。現金有限。不足。則市恐慌。有紙幣可隨時增發。以應市需。則可救市急。五也。故紙幣之體。本同存款。而其用。則富伸縮之彈力性。若其大利。則似架空車道也。吾唐宋之飛錢交子會子鈔票。在萬國之先矣。所患者。有虛紙而全無實金。以爲準備。則民不信用。而價必日下。今之行紙幣皆然。宋元之季。以亡其國。英蘇破產爲此。故後以爲戒。必有法律限制之。若有準備。則便國便民。實爲莫大之利用矣。夫紙幣準備。實應足額。一以備換。二以同價。三以信用。惟考各國銀行之恒例。大率取現金者三之一。或百之四十。以是又生保證物以廣準備之法。以增資本。又爲架空車道之鑿地車道矣。故銀行必須常準備三之一現款。或百之四十。以供存款之提還。其三之一。或百之六十。則有公債票。股份票。一切公司票。商業期票。借單。以爲保證準備。

足昭大信可矣。大約保證之物。凡二十六種。期票爲上。公債次之。若公司票。各國或用。或多不用。惟俄則由國家銀行擔保之而後行。蓋欲廣保證而增資本不得已也。故各國之國家銀行必定紙幣額。以三倍於準備金爲至多。如德比荷班是也。奧匈則限百之四十。法則無定。英略不至倍。皆以保證準備充之。德則於三倍外。行屈伸制限法。以市價時有要需。許其多出紙幣。而課五釐之稅。日本亦然。最爲良法矣。蓋準備之金一。而出紙幣一。固出紙幣之原理也。然人間實金。既不可多得。而民間母財。不可不裕之。以人情樂用紙幣。而不多索現金也。故可多出虛金之紙幣也。然紙幣以代實金者也。無實金則紙幣無所附麗。則同於廢紙而不能行。故以公債票股票公司票。商業期票。借票等抵押之。雖非實金。而其本原自實金來也。惟時價有高下。故不能以實金計。而折低其值。爲數成之保證。亦得充準備焉。若必須現金時。亦可低折而得現金。故謂爲保證準備。創此法者。先自英倫。而後漸擴充變化之。以廣交通之母財。實爲出紙幣之至良法也。吾國極困窮。欲增母財。欲足國用。而數十年。

來理財者。虛言撙節。只行硬幣之舊法。不爾。則妄慕新式。亂行無準備之紙幣。而不知立保證準備法。以廣交通之母財。此所以財政日困。幣制日紊也。

雖然。吾國今欲行保證準備。以廣民間之母財。與足國用。亦不可得也。吾國公司極少。又乏信用。股票皆未流通。國家又無公債。商業期票法。亦未大行。然則吾國銀行惟有借單契據。可以爲保證準備。此外無有可保證者。而紙幣至濫。亦必須依有保證。乃能行之。然則吾欲多發一紙幣而不可得也。若如今所濫發者。絕無準備。寔是不換紙幣矣。近之則鈔價必落。落而不收。必至如元末之一鈔。值三錢矣。遠之則資外人以大發紙幣。而收我實金。積久則全國空虛。國庫只餘一束紙而已。豈不極危哉。則由未識行公債法故也。不行公債法。則民間母財。無從而裕。保證準備。無得而行矣。不徒爲國用計也。

各國以公債爲國民蓄積之大利。而競獎行之。英爲最先。一八八年。凡三十九萬萬磅。法公債。當與普戰後。至九十萬萬佛郎。蓋人民以財產之重。信個人。不如信國家。

也。人挾公債。得以抵押流通。而又有利息也。若銀行。則尤賴公債爲保證準備。可以多出鈔幣。其事尤要。此所以大流行也。吾國未獎導銀行。未知公債抵押之信用。且可爲多出紙幣保證準備之必要。則公債實爲無用物也。而徒以公債強民。若昭信股票。則且並本位乾沒之。是同於强迫民捐。安得不望而生畏也。

今欲多出紙幣。以裕母財。而足國用。非有保證準備不可。欲行保證準備。非有公債不可。欲行公債。則有道焉。非强民爲之也。如前說用美日之法。令國民銀行。出其資本十之若干。以買公債票。而許其自出紙幣行用。則彼銀行。未有絲毫之虧也。而有邱山之益。則公債可以立消流矣。且爭購之。而不勞强迫矣。行公債愈多。則國民母財愈足。而銀行之保證準備立矣。（一國之消公債。亦有合宜之中數。多則價低。此爲今日言之勿泥也。）國用自從之而足。不待言矣。今人皆仰望於外債六萬萬。吾謂不如望之內債五萬萬也。行吾法。則內債易集矣。今請發公債票。以五萬萬兩爲額。年息五釐。以無期償還法行之。夫吾國人聞無期償還法。或驚疑而郤步焉。然公

債者。以備國民流通。而非爲永藏者也。若如中國民間借債舊法。不能流通抵押轉售者。則必須早早償還宜矣。公債如不能流通抵押轉售者。則公債爲無用之物。不能大行於國民之間。而各國不競行之矣。甚至若英美焉。欲還與國民。而民不願者。何哉。公債者。月日流通轉售。非永在一人之手。其須款也。則抵押轉售於銀行。其高下。皆有市價之一定焉。故國家之償還與不償還同耳。皆於個人之藏公債者。無預也。國家雖不卽償。而國家銀行遇公債太低時。亦復收而高漲之。故不患其太低。故公債者。同於市面之實金。國民公共之物。何須償之。若償還之。則市面少此金額。流通。國民之生計反減矣。但爲國家理財者。或慮納息太重。故欲償之。而減輕國家之負擔。無尙須量市面之金額足否。必勿使金額不足。擾及市面。乃可償之。不然。以英美之富。而欠公債數千萬萬。何爲者。豈其力不足哉。夫亦可思其故矣。

五萬萬公債票。不勞國家之自發也。交之國家銀行。聽其發售。國家銀行。既有此五萬萬之公債票。爲保證準備。即可出五萬萬紙幣。以繳交國家。然國庫卽託在國家。

銀行。一切支發。亦在銀行任之。故語其名也。銀行買國家五萬萬之公債。而償國家以五萬萬紙幣也。語其實。則公債紙幣皆仍在銀行。自爲流通。國家即銀行。銀行即國家也。但數部另爲戶口而已。就其數而核之。則國家憑空發五萬萬公債之多也。銀行能憑空繳五萬萬紙幣之多也。就其實而核之。則國家與銀行皆以紙易紙而已。但以紙易紙。而委曲重疊其法。國家即憑空得五萬萬之用。銀行即憑空得五萬萬之保證準備。民間憑空多得五萬萬之母財。以供運轉流通。於國與民皆得無量大利。豈不異哉。則公債之妙用爲之。以一舉而三善備焉。然非有穩固信用之大銀行。則紙幣不能信用。公債不能銷售。亦無當也。故須有萬萬之資本。三萬萬之準備金。而後發此五萬萬之公債。乃能信用而推行焉。故本末相資。首尾相應。內外完具。然後收此大用。歐土各國之小國寡民。而能足國計。以裕民生。或大國敗後補其襄敝。振其困絕者。悉用此法也。俄之槐脫。奧之布黎士。意之盧薩。志是矣。夫公債之有用如此。何不更多發乎。則當量民力而爲之。國民初消公債。未能驟多。他日必可。

更多。今則尙未能一旦銷售此五萬萬之多也。俟其盡銷後再發公債未遲也。且亦當少留餘地以與民間之股票及公司票發達以爲保證準備也。

若今國家銀行未成立。則公債票自政府分交各省縣發與各銀行買受可也。前議每銀行納資本四之一者。以民信未孚。又未能通例意。故照美新例至少者行之。若日本例初定納資本十之六。後改定納資本十之八。他日見利。國民信用亦可照日本例十之六。或十之八行之也。日本行之。而國民皆喜躍而得利。吾國初辦。或納資本十之五亦可也。

今吾國理財統籌全局。應用金額若干。紙幣若干。準備現金與補助幣若干。此最難定矣。歐美與吾太不類。請以至近之日本比例而議倣之。日本近者財政發達。與我國今情相隔亦遠。請以日本明治三十年初改金主幣時比例議倣之。其時正金準備。九千八百二十六萬一千四百七十三圓。日本人口四千二百七十萬八千二百六十四。發行紙幣二萬萬三千六百二十二萬九千〇五十八圓。是時盡收大銀圓。

其新舊小銀圓。值三千九百六十五萬六千四百二十圓。銅錢值一百三十五萬圓。每人均計用主幣二元半。弱用輔幣一圓。合計人用硬幣三元半。弱用紙幣五元。弱若以吾人口十倍日本推之。則吾紙幣應發至十五萬萬。主幣準備應存至十萬萬元。若七萬萬兩通行硬幣。應至四萬萬元。若三萬萬兩。乃可各國用補助幣多寡不一。大約富國多用。貧國少用。英六圓。德國四圓。法國三圓。而俄與日本希臘不及一圓。惟班用至五圓。葡用至三圓。此爲變例。我民生計程度不及日本。我今亂後尤貧。或謂吾國人口不過二萬萬六千萬。亂後飢寒水旱死者無數。今半計之。依其明治三十年幣制。暫加五倍。以應時需。則現金準備。至少應有三萬萬四千萬兩。紙幣應有八萬萬兩。每人均二兩計也。補助幣應二萬萬兩。每人均計半兩也。合共十三萬萬四千萬兩。試先行之。若其不足。乃再倣加。至是購收現金更多。或可多借於外債。則增出紙幣可也。旣大用紙幣。後人情共信。輔幣可日減。不必增鑄。卽必需之。是時銀行呼吸靈通。欲增輔幣與紙幣。至易爲力矣。惟日本三十三年。準備金減至六

千七百萬。三十四年亦減準備金至七千一百萬。即三十七年準備金亦減至八千三百萬紙幣。增至一萬萬八千六百萬。蓋其保證準備多故也。吾今發八萬萬之紙幣。以五萬萬公債爲保證準備。以三萬萬爲正金準備。必不可少矣。

今即定以三萬萬爲準備金。銀行資本一萬萬外債二萬萬。共三萬萬計。以八萬萬爲紙幣額。以二萬萬爲補助幣額。共流通之幣。以十萬萬兩計。大約不能少於此矣。法國敗於普後。禁行實金。惟用紙幣。西班牙于非利賓敗後。其馬德里京亦禁行實金。惟用紙幣。暹羅改行金主幣。亦禁行現金。而用紙幣。今日本幾幾同之。此各國之成例也。吾今經軍興後。可據此例而行之。其于實金。則國家搜購之。而禁民間之通用。務保全之。勿使輕易外溢。但以紙幣通行。惟輔幣可用銀銅之硬幣。而袁多益寡。國家銀行以時操縱損益之。國家銀行發行此八萬萬紙幣。先以五萬萬繳交政府。買公債票。亦非卽交也。政府需用時。隨時支之可也。

吾國舊幣之亂甚矣。非盡收之。卽有銀行不能理財。政府所先着手者。莫如劃一幣

制矣。凡全國舊發之紙幣。舊鑄之銀圓銅元。應限期一律收回。先提四萬萬兩。收回舊幣焉。聞銅元舊值三萬萬元。舊銀未知實數。惟舊部稱大圓四千餘萬。小圓一千四百兆。外幣八千餘萬。今亂後流于外。必不及此數。其紙幣之數。雖難知。舊時各省多自發。但東三省已三千萬。今政府謂軍興以來。軍債已三萬萬。然實計之。亦不過數千萬。合此兩數。以一萬萬兩之紙幣易之。大校可盡。若銅元易回。雖有大虧。然銅質即可再鑄。若銀圓購回。即可爲準備金。各國易行金幣時。銀多漸不用。鑄二萬萬兩之輔幣行之。度無不足矣。政府既有借款一萬萬兩。一面趕鑄新金幣。趕印紙幣。皆以兩計。幣成發于全國銀行行之。即通禁舊幣。凡舊銀幣紙幣銅幣。既禁而不用。自易收回。計近之大都市中。一月易畢。遠省窮鄉。三月皆易畢。銀圓鎔爲塊。除再鑄補幣外。以供準備之用。合北方銀錠計之。當可多得若干。萬萬爲準備金矣。然則政府以四萬萬紙幣。舉舊時銀幣銅元紙幣。皆可盡收。令數十年積弊。一旦擢除廓清。比于武事矣。除收舊幣爲以紙易紙外。餘且可爲鑄新幣及準備之大用矣。且行兩

數之幣。則舊圓數之幣皆無可用。勢不能不盡數繳易。是于收全國現金。尤爲弊絕。風清網羅畢舉矣。夫吾國所最難有現金也。今行兩數之制。則可將舊幣全收。幣制永定。準備增多。信用昭著。豈非善之又善者乎。此四萬萬紙幣。除以易紙幣之無用。墊銅元之大虧。及墊銀幣之微虧。與改鑄銀銅各幣費。粗舉大略。作爲去二萬萬外。尙餘二萬萬。以此二萬萬爲勸業興業銀行之資本。及購債票餘一萬萬。充政府之用。則公債紙幣之子孫千億矣。

政府今所宣告。謂今歲國用不足。凡三萬萬有奇。財政長布告。亦謂不足二萬萬八千餘。故全國震驚。外人益疑而相難。然實核之。則未然也。蓋執政在行路中。事忙無假細核也。查前清預算。支數多謬。所開海軍一萬萬。徒供親貴之糜費。除購船實欵外。可節甚多。郵部支至五千餘萬。比宣統三年之二千三百萬。加倍尤謬。外度二部。亦多妄支。冗員千數。薪水人數百。皆在應裁。而籌備之二千四百萬。亦非要務。合應裁數千萬萬。陸軍四千萬。計二十四鎮。每鎮百五十萬。實浮支三十萬。合應節七百

餘萬。況此二十四鎮者。今多散遣者乎。其他若再核實所出入。不止此數。若舊債之息五千萬。前朝預算已開。不須重出。至四國借款。所稱改幣實業。與粵漢川漢鐵路三者。皆未有交款。惟郵傳借正金銀行。及津浦所借之三百萬。與各省新借者。亦無新息二千萬與千餘萬之多。卽連外債五千萬。已有海關存款足支矣。若夫遣散軍隊。事爲最要。然前朝預算欵。已有千三百萬萬。今之兵數。或稱八十師團。或稱六十師團。然各省師團。皆號稱多數。而非實額。鄂號八團。而實六團。蜀號六團。而實五團。各省同之。今非與外競之時。無須多兵。若核實散遣。僅留前清額之二十四鎮足矣。散兵人給二月之餉。每散一團。僅費廿四萬。若散三十六團。共八百六十四萬。尙餘五百許萬。足恩恤之費。卽有不足。與夫賠商民。及規復建築皇室經費。則前清預算籌備之二千四百萬。儘可給之。亂後歲出。或減三數千萬。然可以各部裁核欵補足之。則出入大概。必可相抵。專綜核之。尙大有餘。然則無可適適驚也。但當亟行弭亂。恢復秩序。則稅入足支所出。今所重要者。在統籌全局。爲新中國奠不基耳。今但當

搜求現金。極力保藏。以爲準備。而流通紙幣。行用于國民。以噓枯吹生。政府之五萬萬紙幣。除以二萬萬購回舊幣。及銅元之虧外。有二萬萬以爲勸業興業銀行。尙有一萬萬兩。以辦他政。則凡嚴警察。備法官。通道路。查土田。營鐵路。輪船。經營蒙藏之要政。無不可舉。恢恢乎游刃有餘地矣。尙何舉國患貧。仰乞于外哉。

何以必鑄行金主幣也。吾國幣制之亂極矣。銅元盛行。數在一百二十萬萬上。又復新舊銅錢並行。害在民間。降爲銅主幣國。一也。銀塊之錠。權量之兩錢分毫。與銀圓角並行而不割一。隨地各異。幾爲無主幣國。二也。新圓與舊銀圓並行。中國銀圓。與各國銀圓並行。銀水火色。高下不同。市市各異。三也。權量四十種。處處不同。四也。銀紙由銀行各出。不歸總于國家。亦由各國銀行各出。無主幣于主國。五也。銀價日低。而不以金爲主。聽外人操金價之漲落。而內商無權。仰命于外。幾同投機。商勢危險。六也。旣無主幣。猶無尺度。不能量物。莫權輕重。舉國不知所從。卽有銀行。無從措手。七也。幣制之紊亂。至此極矣。若不改定金幣。以爲之主。而盡收舊幣。則一切幣制無

從起。一切財政亦無從理矣。近人亦多知舊幣之亂。而易幣之利。思易舊幣。苦于無
欵。無從變易。蓋德人勝法日人勝我。得賠重欵。乃易行金錢。奧人則賴舉債而後能
易金。今則四海困窮。安所得易金之巨欵乎。或倣照印度呂宋行虛金之策。則彼二
者皆有主國。故虛金可行。我則萬萬不可。惟今既有資本準備之萬萬兩。又有借外
債之二萬萬兩。必宜立鑄金錢。以爲幣制之主矣。且近年來。萬國皆已變金主幣。遠
之窮國。若突厥波斯墨西哥。皆已變矣。近之日本印度暹羅。南洋非利賓。皆已變矣。
惟我中華一國不變。夫豈能以一國而受廢銀之下游。聽金主之操縱哉。然則不欲
行金主幣乎。大勢交迫。又烏可已。惟同一變金。而應用金單本位。或時行本位。孰宜
主幣之輕重。宜如何。金銀之比價。宜如何。輔幣。宜如何。衆論紛呶。可商榷而得所折
衷焉。

一吾國可照美法。定爲跛行復本位。定金銀比價。爲二十五換。以吾國金少銀多。銀
亦宜充準備。故依跛行復本位也。

一請定四分純金爲一金圓。折計舊銀一兩。以爲主位。查美以四分金爲一圓。日本以二分金爲一圓。然七錢重之銀圓。卽法之五佛郎也。歐人今皆久廢不用矣。奧國於重二錢七分之佛羅練士。今亦廢而改用錢三重之佛郎。乃至日本名雖爲圓。而國中之銀輔幣。只用半圓以下。且改輕爲二錢八分。且當改金幣之初。即將七錢重之大圓。一萬六千萬。盡行購回融銷而賣之。故除美洲產銀。用此七錢之大圓外。大地萬國。無用過三錢重之貨幣者。惟俄之盧布。印度之盧卑。最大矣。吾國今始變新幣。豈可於人廢棄者。而復摹效之一也。且我國數千年用兩錢分釐之權量。成俗久矣。即今已變用圓。而全國商店人家之簿記。舊日之債券。皆承用兩錢分釐而不改。即今借外國債之進支。亦用兩錢分釐之數。若兩之與圓折計。則甚繁而不便。二也。夫幣制輕重。本不可依於權量。以致泥守難變。然初變之始。必依權量。後乃棄權量而獨行。故雖變法。民便之而不驚也。即英之磅辨士。德之馬克。亦皆古之量名。今乃爲幣名耳。况以銀兼爲準備。更不能不定金銀比價。則權量愈不能廢。今以四分

金爲一兩。以金爲主。實是獨行。但初時爲銀比價。俾舊之銀幣有所遵循折衷。皆以廢銀收之。若舊幣盡收後。舉國皆行新幣。則兩錢分釐之數。久自忘之。自然廢矣。至時定行金單本位可也。今先可承舊。令民便而不驚。豈不甚易。三也。更有要者。今方舉全國舊幣而盡收之。若新金幣亦依七錢之數。與舊無異。則舊幣難於全收。若行用兩數。則與舊幣圓角之數絕殊。人皆無用。不得不售易新幣。以此迫行新幣。而廢舊幣。其勢至順。以此搜購舊銀爲準備。其事倍易。四也。故竊以爲新變幣制。必以兩計。而萬不可以七錢之元計也。既以兩計。則從美以四分爲一兩。約照今金銀比價二十五換。亦爲得宜。何也。以今金價太貴。銀價太低。吾國三十餘換。其虧太重。近者印度突厥。皆行用二十換。吾欲倣之。惟配折以兩計。數不便。美國與吾對海交易。既大不如直用美制。以四分爲一圓。但吾銀向來久低。難於驟昂。故彼以四分金抵一打拉銀圓之重七錢者。吾以四分金抵重一兩銀者。及舊幣既收。久而久之。兩錢數忘。盡則吾之號一圓者。與美一圓者相合。他日於一二錢之輔幣改鑄稍輕。同於美。

之角。則吾幣制與美平等無異。十六換矣。竊謂今改金幣之制。莫良於是矣。四分之金主幣既定。則鑄四分純金之幣爲一金。增鑄純金二錢者爲五金。當五兩。純金四錢者號十金。當十兩。發出紙幣亦同。名曰一金。不名曰兩者。令後來易於去權量也。凡各國始變金幣時。皆行用小金。美國昔亦有一圓之金。當一打拉。法有五佛郎之金。幣突厥有二十七碑。亞士打之金。幣即當一打拉。五法郎者。瑞典有五克郎之金。幣皆可爲法而採用之。他日金幣制大定。或亦如美。專行五圓十圓之金。而收回一圓之金。無不可也。英號稱金磅。而行金磅。名實皆正。德法記數。號稱馬克法郎。金雖無之。猶藉銀輔幣爲記號。各國皆然。惟日本以圓記數。而金銀主輔之幣。皆無圓者。但紙幣有之。雖未嘗不可行。然無其實而稱其名。未見其正也。今不從。

四分金主幣既定。比價一兩爲一金。則銀銅之輔幣得可而推矣。

請定銀總重一錢。純重九分者爲一銀錢。以十錢易一金。

銀總重一錢。純重一錢八分者爲二銀錢。以五錢易一金。

銀總重五分。純重三分五者。爲半銀錢。以二十錢易一金。

請定鎳重二錢者。爲二分錢。當二十錢。以五十錢易一金。

銅重二錢者。爲一分錢。當十錢。以百枚易一金。

銅重一錢者。爲半分錢。當五錢。以二百枚易一金。

銅重七分者。爲二釐半錢。當二十五錢。以五百枚易一金。

銅重四分者。爲一釐錢。值一錢。以千枚易一金。

惟美法銀多難於收回。故行復本位。且慮復本位難於維持。恐價爲強定。易作幣。多出僞銀。則直行金單本位。直以四分金爲一圓。鑄爲金錢。兌以紙幣。值金一兩。而不明定金銀比價。聽其自然漲落之勢可也。如此尤爲直捷便利。但以四分金爲一兩。最於吾國爲宜。而必不可用七錢之圓耳。

何以必搜購金銀也。凡用紙代金之義。只有信用而已。信用之極。數千百萬之金。可以一紙得之。夫豈一紙之能信用至是哉。蓋有儲金以準備其來取也。既準備其來

取則可不取矣。譬練兵者。日準備人之來戰也。旣準備其來戰。則可不戰矣。故治國者。雖保和平。不能不日嚴武備之容。欲昭信用。不可不日預準備之金。夫紙幣者。不能出國境者也。出則無用。挾紙一卷。周行於大地萬國。而無損礙者。其惟英美之紙幣乎。美之紙幣。非惟流行外國而已。且出高水以爭之。則信用之至矣。遊於華盛頓之造紙幣廠也。故紙如山。崇墉櫛比。皆疑爲書肆也。女工三千。印聲登登。跋來報往。燒舊寄新。郵寄紛紜。車軫接輪。則全美數千萬萬之產貨。以漲天塞地者。在是矣。嗟夫。何其紙力之宏遠巨大如是哉。遊於費釐地費之金庫。則金銀爲璧。盈千爲磚。凡十餘萬萬焉。保守藏局。非大凶荒。不少癸也。其於藏金。不動如山。故於紙幣。流通如海。蓋紙幣特其化身耳。以吾國之用金貨。而廣土衆民如斯也。區區二萬萬。何足以廣信用。而澤枯骨哉。故必如美之所藏焉。而後可。則大搜購金銀。其最要也。購於外國。恐其價漲。然則惟有搜之於國民而已。吾國民向來知有家。而不知有國。今者危亂困窮。則國之由。與其發憤爲國民之捐。而政府隨收隨支。隨支隨盡。無救於窮。卽

無救於亡。則愛國而未知其道也。知愛國之道者。盡輸之公。而其私不失分毫。易之於國。而於己反生大利。則莫如國民以金銀質塊。售於國家銀行。斯中國大富矣。國民被潤澤而大豐美。與美爭衡矣。蓋吾國若有十餘萬萬之實金銀。以爲準備。則公債更可多發。紙幣亦可多出。以應市面之用。而適其宜。然母財之豐嗇。非專視貨幣之多寡。貨幣之爲物。少固病。多亦病。滯固有中數。今但極言之。不必泥也。母財豐溢。則農工商礦。莫不興舉。雖欲不富。安得而不富。即彼美國。今以富力雄於萬國者。而在前四五十餘年。南北戰爭。軍需日百萬。無所出。鐵路未築。道路未通。農工商礦皆未開。非與吾今中國同哉。曾幾何時。而已騰歐駕英也。夫國家旣特禁實金。而通行紙幣制。則賦稅俸餉貿易。莫不用紙幣矣。國民藏金銀者。自首飾器用外。無所用之。若售於國家。則不失其價。可爲賦稅貿易之用。未損分毫也。而國家得而藏之。則以不用爲大用矣。夫民國者。國民之公產也。譬之族姓之祖嘗也。祖嘗豐則子孫分其租。入亦豐矣。故謂藏之於公。而私已不失分毫。交易於國。而身家反生大利也。吾

國民不知此義。則中國難當難強。窮乏易亡。吾國民知此義。則中國之富可以期年。卽其強不待十稔也。此非政府數人。銀行數人能爲之。當合全國民共爲之。而後可致也。

一搜購之於國中之銀行當押金銀店也。此三商業皆金銀之匯聚。而於國家銀行。皆爲股本。如一家然。應令銀行當押。凡有以金銀存放者。皆繳售於國家銀行。惟許留新補助之銀幣。以備行用。其當押遇有金銀器當斷者。皆售於國家銀行。不得私售與人。其金銀店。遇有以金銀器物首飾找易者。除本店須用外。餘皆代國家找易之。交其近地組合銀行。取回幣價。而存繳國家銀行。其金銀首飾店。應用金銀若干。許購於正金銀行。夫計定用兩數之新幣。則一切之舊幣必無用。既可立行盡搜。方今經亂後。人民困窮。金銀首飾器物質押於當押。而不能贖者必多。若一以歸國家銀行。所獲無算。

一搜購之於各金銀礦也。凡全國金銀礦產出之金銀。必繳售於國家銀行。不得私

售與人。

一搜購之人家也。中國雖窮而全國之金銀質不少。金則婦女首飾尤多。若改行金主幣。金價跌至二十五換。人民必大受其虧。則大怨矣。南洋改金幣時。但星架坡已虧三千萬。故今政府宜預宣布全國以改金幣之期。而許特照時價三十餘換購之。則改二十五換新幣流行時。人民不虧。而可不怨。國準備金。益得充盈。即可以購得之。金鑄金錢焉。非一舉而三善備乎。吾國更有要義。金之爲質。實爲幣主。萬國同之。吾國向不以爲幣。故金鑄不開。徒供器物首飾之用。故金箔之虛糜日甚。而金乏。加以近者萬國交通。歲流於外。若不改易舊俗。力保實金。以爲準備。則中國無富國裕民之望矣。日本婦女不用鉶鍔。費金甚少。歐美金本富溢。而首飾但重寶石。不貴金銀。我國以金爲至需要之時。而人民婦女專糜金爲首飾金箔之用。至可惜也。今激厲國民。空損其財於國。何如激厲國民。勿糜其金而售於國乎。但使全國婦女不用金飾。全國國民不用金箔。皆售於政府。民無少虧。不待捐捨。而政府以爲準備。可以

大擴財政之紙幣。可以厚增國民之資本。百業皆興。我國富於金礦。不三數年。大出其金產。以與美國爭勝矣。至是富者雖爲金屋可也。且首飾尙華。故歐美重寶石與珠。以爲首飾。視用純金者爲鄉曲樸粗之物。試以寶石與金比較。寶石五色相宣。異光陸離。錯雜之美。視金之一片黃色。實太樸矣。若銀之賤。歐美人只爲器用。不充首飾。故富者欲競首飾之美。重。豈知人用金銀。反非美重也。何可虛糜之。以失國幣乎。竊謂寶石產自外國。不可好尙。吾國向重珠玉。色至華好。今歐美上流。多捨鑽石而佩珠玉矣。吾國富家首飾。若好華美。宜專用珠玉。共棄金銀。一轉移間。而金與銀滿於國家銀行。中國母財。不可勝用矣。此所謂化無用爲有用也。事關國計。雖行之禁令。亦義所宜然。維由報館爲文鼓動之。由女士倡首飾用珠玉。不用金銀。俾國民自然而然易俗。婦女不帶金鎖。盡收之於國。然而中國不富。國民不富者。未之有也。三年之後。可復使金銀徧地矣。若不行此。則中國敝乏。金銀全流於外國。民糟糠不飽。將爲人奴。尙何金銀首飾之足言。印度婦女手腕釧鐲以數十。而永爲人隸。

同一金銀。視其用如何耳。昔宋人之不龜手藥也。有以爲洴澼絖。有以爲破國封侯。日本以金爲銀行準備。而國富強。吾國但以爲女飾。而國貧弱。吾國人何擇焉。

一搜購於華僑也。分設正金銀行於美之紐約。或三藩。息士高。加拿大之灣高。華。檀香山之漢那盧路。澳洲之雪梨。此四地者。華僑至多。而用金之國。昔但美中歲滙逾九千萬。今人少減。滙亦必減。然合加檀澳計之。歲必近二萬萬弱。若吾有銀行。滙水稍高。接其滙兌。則自吾國發紙幣與之。而在彼地購易金塊以歸。一轉移間。而得實金無量矣。若慮外人滙劃不足。其究也。將必以寶金彌之。否則終流於外。則吾有萬萬巨欵。存放外國銀行。可以抵之。且至此時。吾庫已充實。更可昭信。或可多借款貯外。以益張吾信力矣。南洋銀行。不行用金。而富人金器最多。盛衰起落極易。暹羅華人二百餘萬。潮人最盛。瓜哇。則閩人不多。若在暹之濱角京。與星架坡。瓜哇之不打喂。緬甸之仰光。開設正金銀行。收其滙兌。收其銀。並購其金。此則次之。然須候銀行財足。乃可次第及此。合數法行之。吾藏金大充。信用必著。長袖善舞。得以發吾廣土。

衆民之力。與英美競爽。豈復患貧哉。

一聽人之自由鑄金幣也。各國皆有此例。凡國民欲鑄金銀幣者。可託造幣局鑄之。政府但收其鑄工之費。而國家多此金錢流通矣。國家既通行紙幣。則終收於國庫。而可多準備金焉。豈不一舉而三善備乎。

何爲立組合銀行也。今銀行最新完備法。莫如組合銀行。自加拿大創爲也。各地都邑城市。有銀行若干家以上者。各出資本十之若干。以成一銀行團。是爲組合銀行。各銀行公選人任其事。以時公議之。凡金融之高下。物價之騰落。皆考求之。各銀行資本準備之厚薄。商務與需要之多寡。皆報知之。各銀行須增減其幣。以應時需者。請求紙幣於中央銀行而發與者。皆由組合銀行代發而監督之。其有虧敗。則組合銀行。分償其若干成。如其資本之數。以其分償也。將累及組合銀行。故組合銀行之監督各銀行甚密。而其資助各銀行。亦甚得其宜。自立此法。加拿大銀行之倒閉者甚少。民間之受益甚多。美國慕其法之美。而意之良。各市亦多師其制。爭立組合銀

行焉。合各市有銀行十家。其資本在五百萬以上。得立組合銀行。吾中國土地既大。道路不通。京師之與邊壤既遠隔。邊縣之與省會又遠隔。各地銀行之與中央銀行也。欲呼吸交通。以時應其需。其道無由。其發達亦無由。今若于各省府大城市之有銀行。銀號。錢庄若干家以上。令其按照資本額出十之若干。以爲信用組合銀行。照銀行通例。實收半數。雖號收四成者。實二成也。略分三級。省會組合百家。資本百萬以上者。爲上級組合銀行。其小省邊僻不及格者。亦得附列爲上級。其雖非省會。而能組合百家。資本百萬以上者。亦列上級。其爲各府縣城市。組合十家。資本十萬以上者。爲中級組合銀行。其鄉市組合五家。資本二萬以上。爲下級組合銀行。其當押店。亦爲鄉僻金融所。關許加入焉。上級組合銀行。求發紙幣。買賣公債。行用幣制。搜購金銀塊。皆直接中央銀行。而受其稽核。中級近地者。求發紙幣。買賣公債。行用幣制。搜購金銀塊。亦可直接中央銀行。而中央銀行稽核之中級銀行。遠地則與各上級組合銀行交接。以便轉輸直速。若下級組合銀行。地近上級組合銀行者。於求發

紙幣買賣公債。行用紙幣。搜購金銀塊。亦可直接上級組合銀行。而皆受其稽核。其遠地者。則與中級組合銀行交接。而受其稽核。其組合銀行於各本店。尤得稽核之。凡各級組合銀行。皆以其資本金十之一。充中央國家銀行資本。或以其十之一。充正金銀行資本。或以其十之若干。買公債票。以爲保證準備。其有放款。則紙貯款股份票期票。得爲保證準備。應其限度。以十之七或十之三。發以紙幣焉。

上級省立組合銀行。略猶美墨之州立銀行。有特重之權利焉。猶德國之聯邦六銀行也。亦少類英國之蘇格蘭十銀行。阿爾蘭六銀行。得特別發紙幣焉。以聽其應各州縣之請求。以供不時之需。惟紙幣簽名。由中央銀行節制消息。與德同。不如美各州之恣肆。不如蘇格蘭阿爾蘭之獨立也。酌於墨州立銀行。德聯邦銀行。以助國民之增本。凡省募公債收國庫。皆託而流通焉。縣市之組立銀行。以助縣市人民之增本。流通雖無省立之大權。而一縣之募公債。及國稅地方稅之收入。託焉。鄉市之組合銀行。信用雖小。而一鄉之募公債。及國稅地方稅鄉稅之收入。託焉。亦重要矣。其

將來興業銀行可託者。或改易之。既有若此非常大利。則不勞強迫而爭組合矣。各組合銀行可常貸與各銀行本店。其可信者。務優助之。務如其資本之數。或增數倍。而稽核之。其不足而需欵者。隨時補之。以應其急。其有虧敗倒閉者。則組合銀行。償其若干成焉。其組合銀行之股票。可作準備。可分押可分售。但押售後。其本銀行所貸原本之幣。與其權利失否。由各組合銀行相機定之。不能議定。而必有情面存焉。

或慮信用組合之法雖佳。而近于強迫則不可。是大不然。夫各小銀行。以一資本。可化增爲組合銀行。一利也。又可化增中央國家銀行。二利也。民間貸回紙幣。多如其所出之本。或過優之。則轉運不虧。三利也。時需緩急。他人不能信用假借而已。所分出之組合銀行。易假貸以應急。四利也。銀行虧敗倒閉。吾國所深患。故人多託欵于外國銀行。有組合銀行以償其若干成。則人間易于昭信。五利也。組合銀行勢力大。而信用著。易獲溢利。各本銀行。可分得之。尤爲意外之溢獲。六利也。中央國家銀行。

操全國之財權。立于不敗之地。可出保證紙幣。大利不可思議。而民間各銀行可與組合銀行。間接而爲股本。其溢利則分于組合銀行。仍分與各本銀行。七利也。民間不費一文。但一轉移間。而爲中央銀行。及各省縣之組合銀行股本。與國家省縣。大生關係。八利也。中國銀號錢庄。資本薄弱。人難昭信。最爲銀行之忌。且分店多。則用工人多。亦爲虛糜之費。故美日國民銀行。皆限其資本額。其村鄉三千人以下者。至少在二萬五千元以上。卽今日本銀行家議論。尙曰勸各銀行之合併。而合併銀行之事。亦日有聞。今驟勸吾國人以合併銀號錢庄。其事至難。以人民爲銀號錢庄者。多非合股。但一二家賴以爲生。勢難一旦公之於衆也。惟今倒閉者多人。情亦畏其難矣。若有組合銀行。則信用大而資本厚。各小銀號錢庄。勢難與爭。自漸即於淘汰。是不啻各小銀行之皆合併也。大利九也。可以代收國稅。地方稅。鄉稅。代募公債。旣增體面。尤有大利。孰不爭組合之。大利十也。有此十利。人之所樂。亦何勞於强迫哉。以上專就各小銀行之利言之。若今吾國中央銀行。最要首在發紙幣。售公債。搜買

金銀購回舊紙幣。然皆難下達。况國土廣莫。假之吏手。則凡百作弊。何況金銀託之各小銀行。則資本極微。難於信用。若中央銀行多分支店。固各國之通例。然在吾國。則支店尤易大作弊。大清銀行其前車矣。故中央銀行欲大改革建設。行茲數者。其道無由。不得其良法。則無一而非作弊之媒。益信用之失。而國計遂不可挽。苟各省府縣鄉。皆有此組合銀行。則中央銀行一切託之。如中央之支店。至穩而可信。大利十也。以上就一私人興公國言之。尙非組合銀行必不可缺之圖。其必要而不可缺者。則以吾國土地太大。而道路不通也。歐土各國。鐵路若織。全國皆一日之程。日本亦無過二日程者。吾國邊遠。距京師以數月計。距省會以三四十日計。各地銀行市價。有須大增貨幣。或市價低溢餘貨幣。安能於數月數十日之程。而待救於中央銀行。或存之於中央銀行乎。中央銀行應其求而發幣以救之。到時已成無用。若存於中央銀行而欲取之。急時又不可得。然則中央銀行只能爲國。不能爲民也。邊遠窮困。應拓利源。應助市用。應助邊用。孰從而得之。今有組合銀行。代中央爲支店。縣鄉

之金缺乏。而市價多須。則求過於供。得以發幣立應之。縣鄉之金溢餘。而市價跌落。則供過於求。得以存放其餘金。而令彼小銀行有息焉。然後邊遠有挹注之。本國家得呼吸指臂之用。足民而後國可富。則利莫大焉。十一也。若患組合銀行之亂。發紙幣。若美之州立銀行然。則用墨制。必須中央銀行簽名以限之。應用時。則銀行監查官。電請於中央銀行。得許乃能發用。仍須監查官。與地方長官。國稅官。各持鑰開之。公同核發。照德日制。限屈伸法。課以五六釐之稅。其時價已下。無所須用。復繳藏之。銀行監查官。與國稅司長官。各執其鑰。無得妄發焉。吾國土最大。道路最不通者。舍此莫由矣。

我國各地。銀號。票號。錢庄。皆有組合之公所。皆有自治之法規。公議銀市時價。及交易鈔票法章甚嚴。故以金銀關係之重。國家毫不監督。絕不干涉。而能成其業。今以上海漢口考之。山西票號。則有匯業公所。餘則爲南北市錢業公所。漢口及各省皆然。廣東則有銀行會館。法規皆公訂妥行。北京珠寶市。則有錢市。然則組合銀行。乃

天然之事。吾國先創行之久矣。但章程未精密。推廣未宏大耳。今若因其匯業公所。錢業公所。銀行會館。組合之舊。爲之改定條例。悉照加拿大美國組合銀行之例。令各業號錢庄。更增集資本。公選董事。其省會大市。有過百家。或數十家。資本過百萬者。許爲組合銀行。中央銀行。付以代辦之權。其縣鄉十數家以上組合者。付以縣鄉代理國稅國庫。及公債之權。則一轉移間。而組合銀行之制定矣。蓋有所因。而最易爲功者也。中國銀行。通流全國。乃至蒙古新疆。並設支店。且信用久著者。山西銀號爲最矣。聞山西尙多藏鑑。未知然否。然山西帮辦理銀行之法。多與泰西闇合。惜不能擴大耳。今若能勸令山西各票號合爲一大銀行。資本必有數千。其規模既定。且可再增。則付以日本正金銀行之權利。令其分支店於倫敦紐約巴黎。及雪梨灣高華漢那檳路。及南洋瓜哇星架坡仰光濱角。令其募借外債。搜購金銀。以助中央銀行。實策之上者。惜山西人見不及此。今中央銀行。藉一官僚之信用。甚難矣。或直以爲中央銀行亦妥。要無論如何。以山西帮爲組合銀行。實爲中國銀行信用之大者。

吾猶日望之也。

一設正金銀行于外也。以借外債。通外匯。分支店。搜金銀。以爲國家銀行之輔。查歐土各國。借外債。通外匯。分支店。皆以國家銀行爲之。蓋資望極重。故自不拔。德帝國銀行。支店二百四十。蘇格蘭十銀行。支店千。英十五銀行。支店七百餘。加拿大三十八銀行。五百支店。日本國家銀行。少設支店。不與外交通也。以正金銀行代之。但表面則分而爲二。推其用意所在。蓋以日本初創國家銀行。爲一國金融所繫。若少有失敗。則全國財政。爲之牽倒。故少立支店。不親擔借外債。通外匯。俾可以永立于不敗之地。可謂至穩矣。惟通外匯。借外債。立支店之事。必不可少也。故另立正金銀行。以代之。亦厚其資本準備金。以昭信用。資本凡二千四百萬。幾與國家銀行等。用爲國家銀行之輔。蓋國家銀行如政府。而正金如出使者也。有居守者。有行者。各自爲職。皆不可缺也。吾國初欲創國家銀行。無歐土之人才資望。宜法日本。另設一大銀行。民與國合辦之。厚其資本準備之金。至少亦須二三千萬。以昭信用。分設支店于

紐約倫敦巴黎柏林以通匯兌。而調其高下。若匯價太高。則引高之務。令吾國不大虧。則不致以金融權聽命于外人。而俛首惟謹矣。其國有急。則在紐約倫敦巴黎募債。而不致以借債之舉。歸于國家。而危據本部矣。又設分店于澳洲之雪梨。夏威夷島之漢拿櫈路。加拿大之灣高華。暹羅之濱角京。緬甸之仰光。瓜哇之不打喂。及星架坡香港。與我各通商口。匯兌皆通。搜購金銀。亦易着手。吾今交通銀行。通商銀行。皆不足以任之。或合併之。再增資本。或庶可耳。惟道路遠隔。廣設支店。稽核爲難。流弊無窮。前大清銀行。可以爲鑒。爲政在人。非才不舉。必不得已。初辦之始。先辦紐約銀行。次及巴黎倫敦。以通匯兌。而平金融之價。其餘以漸推廣可也。

一邊遠設特權銀行。以開富源而便拓殖也。查英有蘇格蘭十銀行。阿爾蘭六銀行。瑞士有三十四銀行。德有聯邦十九銀行。今減爲六銀行。日本有臺灣銀行。朝鮮銀行。北海道銀行。美墨有州立銀行。皆聽其自出紙幣。與中央銀行略相類。雖體裁各

有不同紙幣亦有保證。墨各州則限以三倍。昔美有浪發至九倍者。今已例改限禁之。德美聯邦事可無論。若日本臺灣等銀行于正金準備得發紙幣保證準備得加倍其本。又行制限屈伸法于市場。需款時可多出紙幣。但抽五釐之稅。蓋以邊遠地例難與中央交通。市價時有需要不能遠請之中央一也。邊遠地利多蕪鬪之。則富源可殖。非藉銀行多出紙幣不爲功二也。故予以特權許出紙幣誠不得已之宜也。臺灣資本僅二百五十萬而大用已如此矣。朝鮮銀行雖有濫發然可隨時收節之。吾國自西藏新疆內外蒙古吉林奉天滇黔南寧環州打箭爐十二地皆宜設特權銀行。厚其資本或多或少小畧皆當以二百五十萬爲之。政府以千五百萬之紙幣再招本地人入股半數則立舉矣。用蘇格蘭臺灣朝鮮銀行例許其對正金準備發行紙幣對保證準備發紙幣加以限額。其市價需要時亦用德日制限屈伸法許其多出紙幣而課以五釐之稅。則巖疆邊圉地利可闢富源日拓農牧林礦出產無窮屯田練兵無事不可矣。尤爲今治邊之要也。

考吾國疆理至大。道路未通。中央銀行萬不能以貫注之。實宜每省開一特權銀行。以資挹注。乃便于闢地利而厚民生。但開之太多。則中央紙幣不能操權。且滯消矣。且欲提挈全國金融。時其消息。亦頗爲難。故不如付組合銀行。以代辦中央銀行事。較易操縱。若夫極邊懸遠。則不可不付以特權。卽甘肅亦宜行此法也。何以設宅地抵當銀行以興農工也。吾國四海困窮。民貧極矣。加軍興後。母財乏絕。民不聊生。欲復本業而無資。况更興業乎。且今爲物質競爭。機器繁興之世。若物質不講。工業不起。機器不盛。永無與各國競爭之時。則暗爲各工商國所奴滅矣。吾國人多價賤物產繁多。實爲農工之國。然民貧已極。非國家獎助。欲興農工。其道無由。昔德大非特獵之以曹魯士強也。曹地寒瘠。民患困窮。乃創爲宅地抵當銀行之法。令各地之大地主。聯成一會。各以其第宅田地出抵。發爲債票。俾中產多信之。購其債票。且存款于其會中。乃又許有債票之人。得借款以興農工之業。今推演而成宅地抵當銀行。自是始也。今德之土地抵當銀行爲競爭義。其銀行押出六十餘萬萬

有城市銀行。有地方銀行。有村落銀行。其發債票。許十五倍於其資本。今自來因河兩岸。以至拜認巴登。罔非新宅。工業盛於大地矣。法之土地抵當銀行。爲獨占義。當千八百五十二年。其銀行本二萬萬六千萬佛郎。債票三十七萬萬佛郎。貸出四十萬萬佛郎。今則但巴黎貸出已逾百萬萬矣。蓋城市居其十之八焉。瑞典行之。四十年前。其京士多貢城。皆漁村茅簷。今輪奐輝美崇閑。幾冠歐土。雖窮乞之宅。亦居白堊綠窗之六層樓矣。林曠皆闢。土地價起。隆隆日上。求其所由。皆自土地抵當銀行爲之。歐土各國。以土地價算。國富以築屋。增其地價。用起農工之業。國家乃賴以增稅。入日本明治二十九年。勝我之後。思休養其民。乃創勸業銀行。資本千萬。許發債票。照資本十倍。令各縣設農工銀行。資本歲有增。許發債票。照資本五倍。蓋以土地抵當者。皆長期而薄利。故公家助之。初發債時。信買極艱。其第一二次之債票。皆政府購之。即第三第四次之債票。尙是政府所購爲多。特令郵政貯金四分之一。購農工銀行債票三百萬。今則漸著成効。人民信用已有八千餘萬矣。其初定之法。令

農工二十人連帶而貸之。其借法有年賦貸法。有定期貸法。有直接貸。有代理貸。有特別擔保證。其義以補助農工爲主。而不欲貸於都市。故日人施於整耕地。開墾排水林木灌漑。鑛業工業漁業爲多。借於公團尤多。德法土地抵當。皆以原價十之五十之六爲定。日本貸法更下至十之二三。村野地則有下至百三十二者。日本之息年賦與直接者率七釐有奇。定期與代理者率八釐有奇。然其各縣農工銀行每苦無貸本。則國家廣爲設法以助之。自府縣郡之金庫。皆許代理之。又爲勸業銀行代理國債。地方債券。及耕地產業漁業。一切年賦定期之貸付。與有價證券乃至定期存款外之存款。銀則之成數。皆得以充債票之準備。而派員監核銀行。勿使債券之亂用焉。其法至詳美矣。德國又有擗快先法。爲小農工生業金融。實爲有益最新法。吾亦可行。我將欲富國必先足民。否則雖設各種銀行。厚其資本。仍不能徧逮窮民。且無以爲獎勵農工之計也。吾國近者知獎實業。而商工之公司。實非國家所宜爲也。不知爲土地抵當銀行。以補助人民之母財。而終日仰屋。言興實業。亦無由也。以

法之土地人民僅當吾十之一。而押逾百萬萬。吾土地至大。若以地宅押貸。不知若干千萬萬之價。乃與法比。今乃以無一土地抵押銀行之故。吾人民雖富有田宅。而除鬻賣外。得金無術。即欲爲工商。欲整耕稼。亦惟有仰屋自嗟而已。是吾國撫有萬里之土地。無限之家宅。不以爲本。而坐棄之。吾民亦資本皆無。惟有田宅。而無以抵押。則百業不興。生齒坐困。無術甚矣。夫有土此有財。安有坐自暴棄。而致以困窮爲人奴滅哉。然則今欲舉此銀行。依法之獨占法乎。德之競爭法乎。抑如日本乎。吾國地大。國家僅置一勸業銀行。不足應各邊遠也。則法之制不能行也。人民未信解此義。德制未能驟行。其酌日本而少增之。應令每省設一勸業銀行。每縣設一興業銀行。鄉村多立擗快先。RAIBEINN。政府可先提二萬萬兩爲資本。及購債票。計省立勸業銀行許照資本出十五倍。縣鄉興業出十倍。或五倍之債票。俾公私人民。以宅與地。抵押借款。以起資本焉。吾國民每逢水旱。性好惠施。由各報紙。勸導富民。合資爲之。勝於施捨。則得資本與債券。或不難也。卽或初時難之。而有權出十倍五倍。

或十倍之債票。則人必樂從其有不舉。則設產業組合所許發債券。如德之巴登公國法。今每縣富民自出其田宅爲抵押。而出債票。俾中人易信而存款焉。購債票焉。特令國縣鄉之金庫。皆貯於是。俾人信之。許有債票者得貸款。無債票者不得貸。夫人誰無緩急。勢必爭附本而購債券矣。亦如日本諸法爲之。廣籌債票之準備。以國家地方稅入金庫託之。一切農林漁鑛之組合。與勸業銀行之代理。皆託焉。亦分別年賦與定期之償還。限其息額。無過八釐一分。以便貧民設監督巡核之初辦之始。必苦資本不足。難應紛紛之抵押者。以大信潮昭。存款漸多。國家厚助之。則可漸盛矣。

夫街市宅地之抵押。尤爲興起國富之要圖。建築愈多。則地價愈漲。人民坐增其富。源農工商鑛。亦隨之而盛長。于是國富大增焉。蓋各國之算國富也。以不動產之屋地爲主。夫木石泥沙。滿地皆是。至無用也。然伐木石于山野。而樹之爲壁棟。融泥沙于河濱。而陶之爲磚瓦。文以丹青。妙其彫刻。不過工匠一轉手耳。而值逾巨萬。或百

數十萬國富卽增。化無用以爲大用。孰有過此。然且屋基愈大。園林愈多。佔地愈廣。電車愈通。荒地愈闢。則地價隨屋址電車之所至而增價焉。今歐美有避暑之俗。中人以上冬夏必異其居。冬處城邑。夏處郊野。及夫山水佳處。中人必有二宅。否則不齒於社會之游。卽不當避暑時。城市繁囂。富者惡其養生之非宜。貧者畏其賃宅之昂貴。故多夕還郊野之山居。農赴市街之操作。電車愈多。荒野愈拓。鐵路輪船電街車大工場煤氣廠電氣廠自來水排洩渠與夫河渠水利道路交起並作。城市與郊野之地價並增。則國富之增無量數矣。紐約尺地。皆過千圓。其至貴者有二十五尺地。而值三百萬圓者。若滙於中國。可值六百萬。計吾邊一府一縣之地。或不能值此矣。同有土地。善用之則如彼。不善用之則如此。吾擁此廣土。棄木石于山林。棄泥塗于河濱。則不值一文。屋小而陋。則所值百十元而已。又無夏居之增。避暑之地。地價不增。而國富亦隨之枯槁。在吾舊國。寶尙儉之使然。然于理財之計。實大相左矣。今歐美民居日闢。地價日漲。加拿大之灣高華域多利等處。十數年前數圓之價者。今

值萬圓。乃至南洋日本。本地價日增。國富日增。惟吾國不知。乃以日絀。亦不可不思變計矣。夫以法國之地。僅比吾二省。而不動產之價值。凡一千二百萬萬。但巴黎以內之屋。押於銀行者。抵百萬萬。日本不動產。亦值十三萬萬。吾國第宅雖劣。而都市甚多。土地甚大。比法國爲例。應值一萬萬萬零二萬萬。卽不能爾。豈不能比日本乎。雖今全國宅地之臺帳。未加核算。然屋地實爲國富之本。土地抵押。實爲起民資本之由。而於吾國之民貧尤切。不可不留意也。

夫人民理財之法。侈食爲下。侈衣爲中。侈器爲上。蓋飲食者。只有虛糜。一出而無復原者也。故爲奢侈。宜尙儉以救之。衣雖舊。可再染敝。或改爲紙。然所還原。有用者寡矣。雖非全虛糜。然亦爲侈。惟以中國產也。於商有利焉。則聽之。器者。難壞而可久。精美之器。可厲工作。而競於物質。其器保存。亦可展轉人間。在個人有之。急時可售。非盡虛糜。在公衆尙之。得獎伎藝。競工巧。爲今世之宜矣。故侈器宜尙。有益於公衆也。在個人爲侈。在公不得以爲侈矣。若屋者。非一人一家之私物。而一國之公物也。以

一人必不能久佔者也。流通於國民之間。愈多愈侈。則流通之值愈多。民愈饑。國愈富。俗愈文明。所關至大矣。故歐美人獎導之。美人月工所入。而租屋費其半。既盛宮室。又益衛生。花木扶疏繞其外。毡毯紗簾華其內。中人之宅。過吾公卿。豈故爲是奢侈。而不知禁哉。誠以其可積國富。即可裕民生。故也。即或在個人強勉支持華屋。或稍苦之。而在一國之公債與文明。實大利矣。旣國民之公利。則非侈矣。吾國人不知此新法。徒泥於尙儉之義。以飲食衣服一例並視之。以茅屋土階爲美。故吾國人苦如牛宮馬磨。屋亦等於馬廐牛欄。徒令外人誚爲野蠻。此知一個人之私德。而不知公衆富美之義也。故國富民生無藉也。欲求富美文明。獎民美屋爲上。美器次之。衣服爲下。若飲食。則爲奢侈。宜厲禁之。國民明乎此義。則富源有基矣。吾粵人也。今試以廣東省城之舊警之。其人口百萬。其爲屋十萬有奇。大約公所會館。大富家。值十萬者百。共千萬。值五萬者四百。共二千萬。值二萬者千。共二千萬。值萬者萬。共一萬萬。值五千者四萬。共二萬。萬值千者五萬。共五千萬。是已合值四萬萬。以抵押半價。

言之應押二萬萬。廣東近者殘破。自不值。然在承平時。增此二萬萬。流通於一城中。則農工商礦。由此二萬萬。以舉實業者。以增出產。以養貧工。展轉相生。富利何限。此尙爲省城也。請以縣城言之。吾聞潮州之海陽。邑居三十萬家。屋五萬有奇。其十萬之屋。十其五萬以上之屋。百其二萬之屋。千其值萬之屋。一萬。其值五千之屋。一萬。值二千之屋。二萬。值千之屋。二萬。其值二萬萬一千六百萬。以押半價計之。應添萬。值二千之屋。二萬。其值千之屋。二萬。亦其比也。此猶爲縣城也。以吾粵大鄉計之。若順展轉相生。富利何限。若順德香山。亦其比也。此猶爲縣城也。以吾粵大鄉計之。若順德之龍山。龍江容奇。桂洲番禺之沙灣。新會之外海。南海之九江沙頭之類。計之。大約人民十萬。屋萬家。地方十里。其祠宇值十萬以上者十。祠屋值萬以上者百。其屋值五千以上者二百。值三千以上者千。值二千以上二千。值千以上者五千。值五百以上者二千。共值一千九百萬兩。其桑畝值數百。今姑以畝三百兩折之。十方里之地。除山林村宅三分之一。得六萬畝。應值一千八百萬兩。屋押半價。應增銀九百五。

十萬兩地押十之二。應值三百六十萬兩。合應一鄉增銀一千三百二十萬。以流轉之。以舉農工商礦之業。以增出產。而養貧民。展轉相生。富利何限。此極富之鄉也。若吾鄉銀塘小鄉之貧者矣。男女人口三千。屋五百。田土三千畝。祠價三千以上者十。祠屋價二千以上者一百。值千以上者二百。值五百以上者二百。共值五十三萬。以屋押半價計之。應二十六萬五千。地畝一百。共值三十萬。以地押十之二計之。應得六萬。吾區區小村。驟押得三十二萬五千兩。流通於一村之中。以舉農工商礦之業。以出生產。以養貧民。展轉相生。富利何限。夫以直隸河南廣西雲貴之鄉。茅竹爲屋。畝地千錢。誠難押値。然都市仍有可爲。地價仍有可恃也。苟若吾粵與江浙四川。之比。以發富源。則可自生風雲。不可思議矣。蓋屋與地。爲人民所自有。富民以屋與地組合而供抵押。則可出債券。有債券。則可得金幣。復抵押以得金幣。而以舉農工商礦之業。相引於無窮。故知此義也。但得大縣之地試之。其富利已不可思議。若以吾粵言之。各縣各鄉各族。皆有公業公產。若順德之青雲社。東莞之萬頃沙。歲入皆

十數萬金。各鄉族之公產。祖嘗亦歲入萬數千金。小者歲入數百。若組成興業銀行。或興業會社。以不動產抵當得款。展轉分潤。以舉農工商礦之業。可一舉而成之。夫歐土市府小國。數十里之地。若漢堡伯雷間之類。能富其國。歲入萬萬。園宅葩麗。士女昌農。工商名天下者。豈有他哉。有國家銀行。出紙幣以豐其國。有興業銀行。以豐其民。故耳。又行於布加利牙之新國。百並並作。公所渠道屋宅偕興。日不暇給。得新理財法故也。安有以萬里之廣土衆民。而患貧者哉。或疑建築太多。投機必盛。盛同賭博。中產易敗。貸款無歸。故德土地抵當銀行。倒者至五家。羅馬亦有聞焉。街市抵押。似不可行。豈知此論。乃土地當抵盛後之事。與吾國今情。無可抵押。事勢相反。即試問巴黎市抵押。占土地抵當銀行十之八。凡百萬萬。何有弊乎。若吾國今無起本之地。尤不可因噎廢食也。(論詳見下)今吾國經破壞後。民尤貧。地宅尤賤。不能比昔時。若善爲勸業銀行。補助於上。大獎興業銀行。鼓行於下。以不動產爲抵押。廣興電車電廠。鐵路輪船。自來水煤氣燈。排洩渠。及開河渠。修馬路之業。以業生業。以

富生富。但起本有賴一年之間。舉國色變。三年而規模有效。五年而民豐足。十年而農工商礦之業。霸於大地矣。

何以設股票交易所也。吾國商務不振。資本乏絕。今人人政策。皆不知昌實業。不能富國矣。然實業出於資本。資本有實有虛。各國股票日日出售。商店人家可藉抵押。銀行可以爲保證準備。於是紙幣可以多出。蓋與公債同一妙用焉。皆以爲增資本之法。若股票不日售。而爲私人定質。則商店抵押無物。銀行無以爲保證準備。而紙幣不能多出。即資本不能大增。故以金爲商務公司資本同。而股票流通。則爲生產物。股票不流通。則爲不生產物。股票流通。則可化一爲萬。股票不流通。則以一爲一。止是不生。而無用矣。同有金錢資本。而善用焉。與不善用。相去如此其遠也。吾國商務股票。皆一二三人二二家之私業。定質而不能流通。別爲生產。商店不能抵押。銀店不能以爲保證準備。欲多行紙幣。其道無由。雖欲增資本。孰從而增。蓋無股票交易。所以爲之流通故也。且股票交易之法。非止爲增保證準備。多出紙幣而已。又有非

常大利存焉。歐美公司之法。股票散之市。有注名者。有不注名者。其購得公司之股票者。其望收得公司之溢利者少。望日以其股票售之市場。而獲利者尤多且大也。蓋商務之溢利。吾國必一年乃計而分之。股票交易之溢利。則日日可得。且有驟漲夫歲分溢利。與日分溢利。相距以三百六十倍計。則至相遠也。入紐約之股票交易所。開于晨九時。散于午十二時。購客列坐。爭呼于樓主者高聲。算畫于下數時之間。商務交易。以二十萬萬計。有大贏者。有大敗者。大贏有至萬萬者。于是傾動國產焉。片時片紙。畫諾飛電而畢矣。夫以二十萬萬之貿易。若運致金錢。而彼此數之。懋遷商貨。而論價移貨。費千夫之力。十日之工。以市易數百萬者。恐未易集事也。若加數百倍。而爲二十萬萬。恐吾中國之人民之衆。終歲商賈之勞動。亦不及此也。然不過約紐半日早市之交易耳。紐約市易。固日日有此。則一市而當吾全國三百六十倍之交易也。夫交易大而多者。工商盛而資本繁。市易少者。工商少而資本少。即可以其倍數計之。此吾國所以極貧。舉四萬萬人之富力。而不足當歐美市場之一吸。

也。夫貧富之競。十則下之。百則奴之。千則滅之。當商爭之世。而若此。能不爲奴滅乎。或者曰。此投機也。得無害民。然以紐約計之。就購股票者。均計得失。勝者七十五。敗者二十五。以多數取決。則從其勝者。所謂兩害相形。則取其輕。兩利相形。則取其重也。故紐約市三十年前。無股票競賣時。富百萬者僅百人。富千萬者寥寥。自有股票競賣後。富萬千者百人。富百萬者千人。此其成效。不可廢矣。然架空賣空。皆以一紙。積三十年。銀行必一倒敗。美人早知之。至丁未年冬。未及三十年。美銀行累至大倒。其已事矣。美中富人。懸重賞以求銀行免倒之術。至今未得。而大利所在。歐美行之如故而益盛。卒不能因一噎而廢食也。或疑商務之股票日轉。人不望商利之溢。則公司工商之業。豈不敗壞。則不然也。歐美人之爲商業。其立法至巧妙矣。彼招股之董事。必富實或有才望之人也。彼之督勸其工商業。至精且勤。惟恐其無溢利也。惟其諸董事所據之資。必已過其公司之半數。而後有權操縱其商業與資本焉。其所溢利者。過半爲諸董事所坐收者也。雖然。其中更有妙法焉。公司無溢利。則股票無

人過問。欲出售而不能也。公司常溢利。則股票永不落。諸董事亦無妙法以獲無窮之利。于是諸董事時爲起落。任其報告焉。當股票大漲之時。將其所有之股票大售之。則獲大利焉。已而巧報商務不前。令股票驟落。而復以賤價收之。又獲大利焉。頻爲起落。則同一商業之中。而獲利無算矣。購得股票之股東。既以股票日售之買之。不過借股票以爲競博之計。于其本店之贏虧與否。得利與否。意不在是。不過計也。其得股票也。如五日京兆。如旅人三宿。旣不望其終歲之溢利。亦不憂其終歲之虧敗。故不憂其商業之奸欺也。是以其信公司而購股票易也。若其督商務之實業。收商業之實利。勝則大益。敗則大虧者。彼諸董事十數人。或大股董百數十人而已。然是諸董事及大股東。旣有股票漲落之頻獲其利。又是十數人與百十數者。皆互能監督稽察。而無能欺之者。亦與吾小工商業之屬於一二人。以便于督察同也。是以其工商之業。甚穩而日精進也。雖然。其任意報告。時爲漲落。亦必稍依實事。以信衆聽而不欲行欺盜焉。蓋在半虛半實之間。以行其或漲或落之術。其妙用。亦與公債。

紙幣等。故諸董事者。既獲一年中商業真實之溢利。又獲無量數股票漲落之溢利。虛實並進。化一爲二。爲無數。故其致富易也。歐美中商人。但能積資。望爲人信。從可招股者。必致巨富。用此道也。若如吾國。某某鐵路。某某公司。純行欺盜。以求利者。則無恥而又無術。又歐美公司之所不屑爲也。今吾國公司。不爲人信。則股票不盛。而大工商業不成。若有股票市易。所以流轉股票焉。令大股東爲董事者。得務其實業。又時其漲落以獲利。自不屑爲欺盜之舉。令小股東競買股票而日售之。不理公司之贏虧。與否。自不致視公司爲不信用也。然則必有股票市易所。而後公司乃見信。投機無定。中人之產。必爲吞敗。競股票市易所之不可行。此審中國今日之情勢也。而獲利乃可大增也。或謂公司旣多。則小者必併于大。而大公司必併于托拉斯。如中國今者。公私交匱。幾成赤地。全在增資本。獎富實耳。資本增矣。富豪多矣。而後貧者。依以謀生。中產得以漸富。地利賴以廣闢。大工大商。賴以舉辦。而後國賴以立。吾遊美西。烈論之鄉。關山六年耳。而十里之中。樓閣抗山。園林繡野。相望。電車曲折。畢

至銀行信館戲園公會之地畢備。且妙麗幾冠美國矣。則細約數十富人合資營之也。又布滿之有火油。表之有佳礦。一呼而集。期月而成大市。地利咸出矣。吾國若多富豪。如迦利忌落基花路摩根者。豈止內地之農工商礦可大起。即遠邊之遼蒙回藏之實利。可速拓殖。中國之貧民。豈復憂生。中國之富源。豈可思議也。故今全國才英。竭才盡智。皆以爲增資本。獎富豪計耳。若遽憂股票市易之有弊。與夫投機之有害也。是與不識中國之奇窮。而欲行社會均產之法無異也。知防弊之義。而不知獎富之謀。是與于顛倒本末之甚者也。吾固持賭博之害者。然非以論于救今中國奇窮之時也。此假本不欲附入恐有獎厲投機之疑。然實不能抑也。但當節之附注于此。

今令各通商大市。開股票交易。所以漸推行于內。又曉令各公司商店。以商業註冊。製爲股票以出售。各報推發之。則股票流通。商店可以抵押。銀行可以爲保證準備。紙幣可爲多出。而後資本可計日大增也。若慮投機不穩。則政府可隨時禁限之。然投機之業。今未能開。卽開之亦止可本國自爲競爭。而萬不可與外競。去年橡樹之

虧可爲殷鑒。蓋以瓜皮小艇而與四萬噸之鐵艦競走。未有能任其浪者。是則可戒也。

以吾此說行之。先定國民銀行。以集中央銀行之資本公債。而發行紙幣于上。各省縣鄉有組合銀行。以交通國民于中。有勸業興業銀行。股票交易。所以裕民于下。有正金銀行。以平通匯兌。借貸外債于外。有特權銀行。以闢富源。佐邊用子邊數者並舉。而中國猶患貧者。未之有也。

物質救國論

康有爲

論中國近數十年變法者皆誤行

夫中國土地之大。人民之衆。物產之多。教化文字風俗之統一。其欲以強國至易易也。大地未有其比也。苟得各國物質之一二。即足自立。不待其致精而求備也。故爲中國謀者。無待高論也。亦不須美備之法也。苟得工藝砲艦之一二。可以存矣。可不憂亡矣。今日所急急者。救亡耳。既不亡矣。則其後之盛強繁美。不待期而自致焉矣。

論一誤於空名之學校

然竊觀數年來舉國之所奔走馳騖者何如哉。以昔者兵船砲械之未足也。於是進而言學。夫歐人數百年興學之變也。始則爲古文學。進而言人道學。近百年來乃講寔用學。又進而爲國民學。而十年來所以摹仿東西學校者何爲乎。不過語言文字之微。堂室窗戶檯椅之式。歐美政俗之粗略。分毫未得其寔用。乃先將中國數千年之聖經賢傳道德名義而棄之。夫旣謂舉國皆康德斯賓塞倍根笛卡兒柏拉多亞里士多圖之無救於亡。而豈區區誦蟹行拼音之言。講堂室窗戶之式。略知歐美之粗者所能濟乎。

論再誤於自由革命之說

旣又深原夫政治之本。攻專制爲不可。於是發明民權自由立憲公議之說。引法美以爲證。倡祥其詞。煽動全國。於是今之床頭之堅三尺之童。以爲口頭禪焉。夫自由二字。生於歐洲封建奴民之制。法國壓抑之餘。施之中國之得自由平等二千年者。

已爲不切。英博士齊路士曰。不知中國者。以爲專制之國。乃入其境。則其民最自由。賣買自由。營業自由。築室自由。婚嫁自由。學業自由。言論自由。信教自由。一切皆官不干涉。無律限。禁絕無壓制之事。眞知言哉。其比之歐人之限禁繁多。過之遠矣。或者不知人已誤以爲歐美之強。其所服藥必極補益。而妄用之。則無病服藥。必將因藥受毒而生大病。故今日中國自由之教。亦令人發狂妄行。子弟背其父兄。學者犯其師長而已。蓋自由已極。無可再加。若欲加乎。舍此何進。且英文非里泵。Padom者僅爲釋放之義。尙含有法律之意。若日本所譯爲自由二字。則放手放腳。掉臂游行。無拘無管。任情肆意。不怕天不怕地之謂。則人道豈有此義理乎。此等名詞。不特意偏而不舉。亦且理窮而難行。而可公然標爲名理。從之者舉國若狂。不辨皂白。夫使中國而爲野蠻。無文學之國。則可也。然而中國已爲五千年文學之國。而此等無理不通之名詞。公然通行。視爲聖人之金科玉律焉。豈不大愚哉。或明知其不可。而以其便於任情肆意也。或怵於西歐强盛之由。大哲之說。而不敢難也。世說新語曰。

愍道人與一道人過江。懼不得食。乃定立義曰。心無二以動衆。其說大行。愍道人寄語之曰。心無二豈是道。當時爲瞰飯耳。歐人之言自由者。標一義欲立名以動衆。蓋亦心無二之類耳。今有愍道人在。則笑之矣。明季學者好擇二三字以樹義。王陽明稱致良知。湛甘泉稱隨處體認天理。耿天檉稱知止。聶雙山稱寂然不動。劉蕺山稱慎獨。如此類者不可更僕數。夫道有萬千。裘葛異時。舟車易地。兼備而後可行。有本有末。大小精粗。內外文寔。陰陽夾持。乃可徧行。安有偏舉單詞偏語。而可行者乎。卽爲至理。亦必偏而多弊。君子慮終計患。不敢妄稱也。况自由之無理者乎。法國當時。祇以民人對君主之壓制言之耳。非就普凡人倫事理言之也。卽孟的斯鳩之言自由。亦曰或言帶刀自由。或言留鬚自由。或言抗暴主之專制。開民權公議之自由。或言革命之自由。要皆含有法律之意義。夫於自由之上。用帶刀留鬚等字。則有限之自由。而非無限之自由矣。卽今各國憲法所號爲言論自由。宗教自由。遷徙自由。出版自由者。亦所謂一事之自由。而非普通之自由矣。姑無論其言論出版之自由。尙

有法律之限制。文部之檢定。卽以美之寬大。其得罪政府而無據者。且下獄終身。或至殺。他義類是。夫旣有法律。則是桎梏囚人。而稍令遊園。或仍有足鐐而僅放手枷。使之飲食。號稱自由。何以異此。然猶著明某事之自由。以限制之。則自此一事外。皆不得自由可見矣。此皆出於歐土封建之世。及天主之教。壓制之極。故志士大倡此以紓民。若不著明某事之自由。而僅提倡自由二字爲義。則必上無法律。下無阻礙。縱意恣浪。絕無拘檢。而後得完自由之義。然天下有此理乎。其可一刻行乎。夫自由之義。孔門已先倡之矣。昔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之我也。吾亦欲無加之人。不欲人加。自由也。吾不加人。不侵犯人之自由也。人已之界。各完其分。語意周至。然未至大同之世。尙未可行。故孔子謂非所及也。夫道非一言可舉也。是故一陰一陽乃謂之道。人之生也。若手足不能舒放。身體不得反側展轉。口鼻不許呼吸啼笑。則孩提已死。不得生矣。然若聽孩提之童自由。任其持刀弄火。則又安得不死。故有聽其自由之時。亦有禮法拘束之時。此乃人道之自然。終身由之。不在辨難不能去取。不能加

減者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故自其極端言之。雖在重囚。亦有能行立之自由。雖在隋煬武后。縱欲自恣。亦有不能行其志之一時。然則舉天下之人。無一不少有自由。亦無一能自由者。特視其分數之多少耳。若自由二字完全義。則雖萬千年大同世後。亦無能致也。必若致之。則惟野禽獸能然。夫野禽獸者。無法律之限制。無教義之拘檢。縱情恣欲。浪遊任食。真能得自由之完全義者也。夫禽獸之所以能自由也。以其無羣道故也。人道以合羣爲義。以合羣而强。旣有羣。則有人己之對待。旣欲合之。則許多調睦和就之法。而萬不能行其猖狂浪行肆情縱意之爲。苟有此也。則性情乖戾。行事悖謬。所謂方命圮族。而必不能合於其羣。故自由之與合羣。其義至相反。故苟天地祇我一人。無羣可合。則不須法律。不須教化。則自由之義可立。苟有兩人。即當有法律教化。自由義卽不立。蓋我欲自由。勢必侵犯人之自由。若不侵犯人之自由。則我必不能自由也。故夫自由之完全義。必無可致也。苟云某事之自由。則已在限界之內。而他事不得自由。卽不得立自由二字之義。是故吾先聖不立此。

義也。非不知立之也。以欲立之。而人羣所不許。有此義也。若謂歐美人得自由。則大謬之論也。歐美人至重法律。調及纖微。一切皆不得自便。少不中律。罰卽及之。其拘困服從過於吾國人百倍。安得謂自由也。歐美人又至重禮法名譽。若起居動作。服食。皆無法律。然風俗所行。苟有不協。則非笑嘲訕而輕薄之。生其地者。懷之畏之。爲謹。安得自由也。至於官吏。有官吏之法律風俗。學生有學生之法律風俗。工商有工商之法律風俗。皆戢戢惟謹。是故動作有法。行事有度。謂之文明。而豈聞學生以不受師長之學規。汚壁毀牆。以爲自由也。若以從法律服教化。則斥爲服從。笑爲奴隸。則行徧歐美。其良民善士。無一非從教化服法律之人。無有以逆法律背教化爲美者。亦無有以服從爲惡者。且人生於群中。自言語飲食衣服動作。何一不服從於前人。雖極自立。然不從此則從彼。究何能免乎。且服從乃與自立爲對義。不與自由爲對義也。人生羣中。事事須服從。亦事事須自立。不自立。則不能成一器用。不合羣。則不能成一羣業。此如車之有雙輪。屋之有兩牆。並行而立。而相成者也。譬如合羣磚。

以成屋。苟散沙則不能爲磚。然磚而不方平如式。圓凸尖腫。則亦必棄去而不能爲用也。且觀歐美人之行事。最尙專制。任立一事。皆必推立一長以主之。而下皆服從焉。故歐洲官制有正長而無副官。故其事能行。蓋苟不服從而言自由。則爲庖厨者。浪遊而不作食。則衆皆飢死。否則必致人人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而後可也。如是則通工易事之義遂絕。亦人道可一日而息也。凡百作工者。不服從而言自由。皆捨業而嬉。而天下之事皆廢。則天地可一日而榛蕪也。若此則無理之言。豈能樹義。而舉國若狂。幾若以爲救國之奇方大藥。亦可怪也。其愚何可及也。吾國人在唐世前。無裏足之俗。甚怪自宋後。何能天下移風。以裏足之苦。而人人從之。甚可怪也。今之妄倡自由者。而舉國從之。曾何異乎。推非里袞之義。但主開放。蓋由法國風俗壓制既甚。故以開放爲上義。譬之久在囹圄者。一旦釋枷解鎖。得出獄耳。非謂可以胡行亂走。猖狂妄行。遇庫支錢。逢店飲酒也。夫釋枷解鎖之與猖狂妄行。遇庫支錢。逢店飲酒也。相去不可道里計也。而以釋放誤譯爲自由。此日本之誤也。而不知者。誤以日

譯之誤。而再演大之。又加中國已自由而加重其藥矣。宜其見大害而不見絲毫之益也。故釋放之義。在中國人施之於婦女奴隸則可也。施之於國民。則吾國二千年來本已大受自由之樂。本無待於釋放也。若以未有選舉權以參政事。則索選舉權可也。夫選舉權之與自由。至相遠也。選舉權乃國政之一事。自由乃人身之無限。豈可混合之以生他病乎。凡立義皆有度量分界。何可於此大義以易世化民者而亂之。夫自立釋放之義。各有度界。尙不能與自由亂。何況選舉權乎。中國法律太疏。教化太寬。從此採用歐美。益當加密。今之遊歐美者。當知之一飲一食。一行一坐。發聲之高下。吐唾之迴避。禮法益當整飭。恐令後人益不能自由耳。若無病加藥。日言自由。則必中風狂走。勢必士背學。吏犯法。工不職。弟逆師。子叛父。盡棄規矩。法度教化。而舉國大亂。不待大敵之來。而不能一朝居也。其可行乎。以此化民。此真如洪水滔天。生大禍以自溺也。吾遊德國。整齊嚴肅之氣象。迥與法國殊。嗚呼。此德之所以強也。俾士麥之遺教遠矣。方今中國之散漫無紀。正宜行德國之治。而欲以自由救之。

所謂病渴而飲酈也。其不至死不得矣。

中國救急之方在興物質

然則今者救國之急藥。亟服之良方。皆不在是。而我國之所大敗。而不能自立者。亦不在是。即中國所以不如人者。亦不在是。然則果何在乎。以吾徧游歐美十餘國。深觀細察。校量中西之得失。以爲救國至急之方者。則惟在物質一事而已。物質之方體無急。以吾考之。則吾所取爲救國之急藥。惟有工藝汽電砲艦與兵而已。惟有工藝汽電砲艦與兵而已。夫爲國之道。萬緒千條。缺一不可。如人之有體。然百體具備。乃謂之人。苟缺一官。即爲廢疾。不得齒於人類。故凡論理。而偏舉一事者。皆不全不備之道。學爲廢人而已。其於國也。亦奚不然。吾一生論理每發一義。必舉其本末。内外大小。精粗完滿不漏。而後爲之。萬不肯舉一端偏致之論。以毒害吾民。但理有先後緩急。而救火追亡。更不可雅步鳴琚以從事也。此吾今者救國開方之意耳。夫今中國之缺處固多矣。而吾暫緩一切。獨汲汲焉特以工藝汽電砲艦與兵數事。至粗

者相望何也。誠以百凡要政之缺。可以一朝而舉。而工藝汽電砲艦與兵數者。不可
曰吾欲爲之而卽爲也。

論歐人之强在物質而中國最乏

夫百年來歐人之強力。占據大地者。非其哲學之爲之也。又非其民權自由致之也。
以物質之力爲之也。汽船創始於嘉慶六年。至道光十一年。遂以二艦駛入廣東。而
盧敏肅督粵。調水師二萬。帆船三千。不能拒之。嗣是二十年間。而開五口。開十一口。
入北京矣。美之侵日本。浦賀亦然。而安南。緬甸之滅。皆以此故。假令今日汽船未出
也。則雖以歐美之文明事。而加於今日十倍。爲不能於中國少有所損也。有汽船之
後。其壓力之速如此。未有汽船之前。則亘古萬年不相通。即如墨領周地球之後。歐
人文明新學。亦大進矣。而三百年相通以來。無分毫之能侵壓。當彼百年前。英旣全
滅印度矣。其勢亦已橫厲矣。而道光二十年時。領事義律。尙拜跪於粵督前。戢戢惟
謹。及汽船之速率日加。則舉歐西一切精奇之器藝兵力。盡舉而壓入。故致近來之

惑惑也。故魏默深謂師其長技以制之。當時固未知歐人之別有文明道德法律政治文學哲理之盛。而就中國本有之文明論之。則保國之道。中國所缺乏者。乃最在物質。假令當道咸之世。乃遲至同治光緒初時。大獎勵新器藝。新思想。則今日之製作已數十年。以我國力之厚。人民之慧。已可與歐人並驅爭先矣。豈復有來侮者乎。然則魏默深之論。至今猶爲至論也。曾文正李文忠郭筠仙皆頗從默深之說。又皆居要地。惜乎其未能深講而力行之也。自光緒二十年以前。中外大臣之奏牘。及一切檔案之在總署者。吾皆徧覽之。皆知講軍兵砲艦而已。惜乎其未及物質之學。一切工藝化電汽機之事也。夫無物質之學。及一切工藝汽機之本。則其軍兵砲艦必不能至精。僅藉購於外國。一有兵事。卽守中立之局。而無從措手矣。安有立國而若是乎。其後也。亦知自開船政廠。及津滬之製造廠矣。而中國之大。過於英德法之本國。以十倍。而區區一二小廠。雖有若無。自甲午之前。福建船政廠。僅成廿四艘。吾遊津滬之製造局。而問之。津之製造局所造之火藥銅帽子。僅足當前敵七日之用。滬

之製造局所製之毛瑟槍。一日僅成七枝。是一歲僅成二千餘槍也。中國之兵百萬。若有戰事。則後備兵更需無數。而此物皆中立國所禁者。卽能竊賣。其事極難。且亦非國體也。若就滬製造局而論之。則須二百年乃給中國兵之所用。乃能一戰。夫至於二百年。則大地將合之時。槍礮將廢之日矣。夫我而不知製槍礮船艦以待敵。而欲制挺以撻秦楚可也。旣知敵之長技。而欲師之以制之矣。則必一切與歐之列強相等而後可。而所辦事如此。則何必歲靡百萬多此一舉。以授守舊者攻擊之藉口乎。招商局之開辦。已數十年矣。而船主駕駛者。至今無一華人。創辦之始。固不解矣。然數十年來。猶不能開一航海學以爲之乎。日本之開航海學也。在甲午之後。不及十年。今已一切自爲船主矣。况我之開招商局而已。四十年乎。於招商局中開一學。其於中國之大航海之多。曾不足爲微塵。乃並此而不知舉行。而終古舉手待人。當事者之謀。其愚何可及也。且同光數十年來。所開之新器局。所皆官辦也。夫一切待於官辦。無論財力不足。不能多開也。即使財力能多開。其能有競爭致美之心。以興

歐洲列強敵乎。又能有無窮之大廠乎。必不能也。今數十年來。諸使之游記亦多矣。即如德之克虜伯廠。英之阿姆士莊廠。及墨邊廠。最有大名者。諸使所熟遊頻購者。矣。其物徧於吾國之砲臺矣。試問此數廠爲官辦乎。爲民辦乎。則無一爲官廠也。然則諸公何爲不獎勵吾民而爲之也。將慮民之有槍砲廠而致亂乎。則今歐洲之槍砲廠多矣。何慮焉。且中國固無此民造之廠。而何嘗不亂。何嘗不能購運於外國乎。假令有廠焉。造成一槍砲廠。固不易。官可監查其出售之數。及購買之人。至易易也。商人之畏官以事封之也。甚至以莫大之廠。豈敢貪區區之利。而致封乎。此可不必過慮也。不獎勵民廠。而欲待官廠之爲之。與不爲同也。然則數十年前之言軍兵砲械實與未嘗言同也。況於工藝汽機化電一切物質之學乎。此固歐人之長技也。然則魏默深師其長技以制之之說。寔未嘗少行也。中國向有中外之界。雖國民之學未開。而愛國之情深。排外之理篤。實不待於教也。以今者國民之說大倡矣。人人之知愛國。應更甚矣。而以今日媚外之甚。寔遠不如昔者。風氣未開時也。歐

人之強也數百年來學校之間說三變矣。自古文學復倡後始則爲人道學。近數十年來則爲國民學。終則爲物質學。吾國民學之不知無可言也。然即今人人有國民之資格。又有公議選舉之民權。此其難至誠非可以歲日計功也。然使無物質之精新。終不能以立國。夫國民爲精神之本。而物質乃形式之末。以常理言之。末固不如本之要也。而以今日中國之所最乏者。則在物質也。無物質之實用。而徒張國民之虛氣。以當大敵。亦猶制梃以撻秦楚也。必不能也。蓋精神之本。又在人道學之道德禮義。而不能以國民虛矯之氣當之也。立國之道固多端。譬如築室之需羣材也。不可以一物盡之。立說者萬不可以偏舉也。吾尤惡夫發偏至之論者也。國民之說。固吾所最鼓舞提倡。鄭而重之爲今日救時之藥也。而以兩者較之。則物質之重要尤急也。以中國之人道學固備矣。且有過於歐人矣。即因昔者一統而誤有天下之故。而少國民之說。然亦自有中外之界。以爲愛國之切。也是發之亦已多也。其所絕無而最缺。而不能以立國者。則在物質之一事也。故吾之於物質學。最爲深切而諄諄。

也。

論英先倡物質而最强

同在歐人之中。其國之物質最進者。其國亦特出於歐洲羣雄中而最强。夫論二三百年來德法之哲理新學。何減於英。德人康德之學說。既無有出其範圍者。若雅得黑智兒。皆爲大家。而百年之哲理大家。若福祿特爾孟的斯鳩盧騷智德路勃封陀林比刊特爾舍等。出以哲學理施之實行。與夫以一切平等自由之說。革除前古之專制。及一切舊俗。宜無若法國者。革命之喋血數百萬。前後垂八十年。尊行道理。而以爲教。乃至欲實行公產之義。宜無若法國者。然勝法而據印度。得亞丁。撫有加拿大。於是收澳洲以海軍商業冠大地。而聲威之赫奕。語言文字之通達。歐洲列強無及之者。卽強霸之法。亦退縮而遠讓之。則以英國最講物質之學植產之義故也。蓋尋新地。創新法。製新器。此物質之大效。而歐人之所以雄跨大地者也。凡主動力之創始者。必先收其效。歐人已然矣。而英國者。又歐人中物質學之主動力也。故英人

又最先收其大效焉。蓋溯其初尋新地者。先有甲頓曲與晏遜矣。而物質之尤爲大效。今天變色人變用而地縮形者。莫如汽機。而華忒創之。英人以爲重生日。誠不謬也。吾過蘇格蘭之哈布顛。見華忒之遺居。觀其立像。尤欽遲之也。若夫阿克來之製新器。覓哲活之爲新陶。格蘭布敦之創新織。馬薦之創煤氣燈。若斯之類。不可悉數。而達爾文爲創生物學之祖。更因物質而令道德人羣。皆一新焉。更上推歐人之學說。撥千年黑暗。而致萬里光明者。則倍根創實驗學派。爲之先驅。而自陸克霍布士彌兒敦。以至於斯賓塞。凡英國之學派。皆偏重物質。故能致此大效也。英國以物質最昌明之故。故自雍乾之間。不過爲歐洲小國。地不及德法三分之一。人民不過數百萬。不數十年。而地廣數萬里。人民數萬萬。蓋數十倍於德法焉。倫敦之人口。蓋數十倍於昔。爲地球都會第一。乃至噫顛堡拉士貢栢明濂諸邑。昔者戶口寥寥。今亦人口百萬。蓋其工場煤氣電氣商業開道。浚河電線。印刷裁縫紡織。一切皆汽機爲之。致然。則皆自乾隆四五十年間創爲之。英以此汽機物質之故。冠歐洲而橫大地。

增國百倍。實爲地球千萬年來文明勢力增長所未有也。則物質之爲之也。夫以歐人與他洲較物質之效否。既可深明。然歐人同講物質者矣。然講物質之有先有後。有多有寡。而國力之進退。遂若此其遠也。夫以德法學術之精。霸業之強。以緩講物質。故其土地人民。猶遜於英數十倍。若西班牙者更無論矣。然則吾人之所鑒。觀以爲法戒者固有在矣。

論今日強國在軍兵礮械其本則在物質

夫方今競爭之世。何世哉。吾敢謂爲軍兵礮艦工商之世也。此數者皆不外物質而已。故軍兵砲艦者。以之強國。在物質。工商者。以之足民。亦在物質。今我中國而欲立國於競爭之世。强兵足民。皆當並起。而不能少缺也。而强敵之壓迫日甚。則欲自保護其國民。亦有不能如其願者。安得待我從容富國足民。而後禦侮乎。波蘭之見逼於俄。安南之見迫於法。埃及之見壓於英法。此其至易見者矣。若夫朝鮮。尤爲近者。忽而閔妃被殺於日使。忽而國王見遷於俄館。而宰相閔泳翊。允中等死焉。近者。

高麗民氣非不昌也。以採木一案拒日。卽撤通使而裁兵。同於亡國矣。近者迫壓我國之事。若膠州旅順廣州灣之割。及各處鐵路礦山航路商業之取。無案之索賠。已不可言矣。蓋自同光已來。史不絕書。至今則勢將岌岌。苟不從事於軍兵。則無復自立之地。英征非之帥顛當。入我灣高華保皇會而語曰。方今世界只有軍兵。勿信其他所謂文明也。故俾士麥以鐵血爲義。蓋爭亂世立國之需兵也。猶冬寒雨雪。人之需衣也。無衣無禡。則無以卒歲。而將凍死。故夫能自立而自保者兵也。號稱爲文明。使人敬之重之者兵也。掠其地。虜其民。係繩之。劫奪之。奴隸之。而使其人稽首厥角。稱功頌德者兵也。今日木勝俄。則歐人大敬之。兵乎。兵乎。人身之衣也。營壘之壁也。文明之標幟也。土地文明之運取器也。立國而無兵。是自棄其國也。此至淺之義。無人不知。亦數十年來諸能臣之所同知。蓋自曾文正李文忠沈文肅丁雨生諸公所日倡導者也。然卒兵不少治。戰則必辱敗。至於寒冬無衣。栗栗疲縮。此諸公之不能無罪。而物質之無其本故也。今將欲治兵乎。如何乃謂之有兵。夫兵猶衣也。人之製

衣必集成其衣料。足以周身者。度其暖力。足以禦寒者。而後裁之縫之乃服之。假令衣料不足以周身。或有胸而無背。或有上體而無下體。或有一衣而無重裘。則風雪仍感中於肌膚。卒亦凍死而已。今數十年諸公之議兵也。或有陸軍而無海軍。即陸軍乎。甲省有而乙省無。丙省洋操而丁省土操。或有戰卒而無後備兵。急則募市人爲之。聽直省之自爲募練。而兵部無全權。以操縱指揮之。是無縫人也。洋操土操雜。是棉絮與禾稈雜用也。有陸無海。是有上體無下體也。甲省有而乙省無。是有胸無背也。不量今各國之兵勢如何。而思有以抵之。是不審寒度風雪之高下大小也。以若所爲。不籌全局。亂舞僥僥。欲製一衣以禦寒。猶未可也。乃以數十年百國交通之久。壓迫之甚。而所以對待之。如此其愚謬。真不可解也。夫歐人他學說。他政法之不知。固無責於彼矣。豈兵者自保之道。至淺之說。而亦不知耶。自同治以來。終日言之。頻歲言之。詔令不止千百。奏議何啻萬億。靡餉何止數十萬萬。而以全國才智之所經營。國命寄托之大事。乃等於兒童弄沙作飯。剪綵爲戲。乞丐百結。露肘見脊。何其

怪異之。甚至於創辦海軍。是何等事。而太后於光緒十三年以海軍三千萬之款爲興築頤和園之用。海軍衙門置在頤和園中。凡園中若禁止折花汚地竊物等事。尙貼海軍王大臣之姓名告示。王大臣則醇親王慶親王李鴻章定安曾紀澤也。當萬國競爭強隣壓迫至急之世。以國事軍事游戲至此。此則自古無道之君所未聞也。雖周幽烽火尙未至。是演斯絕怪之妙劇。欲不亡得乎。若謂不能大練精兵。以爲無經費乎。則甲午祝壽儲二萬萬兩。假令以此費早爲練海陸大軍。豈有敗辱乎。至乙未敗後。詔裁海軍。日本人大驚而訕笑之。豈知其爲停頤和園工程。乃出於善政乎。中國軍政國政之不可測識如此。游戲奇怪如彼此。固無可議者也。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之者。復何論焉。今又經庚子之禍。夜雨淋鈴。君臣同走。艱苦更備嘗矣。近歲尤議治兵。岌岌矣。若袁世凱張之洞等。亦各能治一勁旅矣。各省有治者。有不治者。情形不一。款式不一。章程不一。若夫槍砲之精足與否。海軍之復修與否。則皆不顧也。吾見其鶴衣百結。露肘穿脰。兒童剪綵爲劇。猶如故也。寒風亦

既凜烈矣。冰雪亦會切膚矣。凍死之不憂。而尙兒戲之無已。以四萬萬人之國。而顛狂游戲若此。欲不亡得乎。今將欲製一衣。築一室。亦必備足儲材而後可。若孟浪小試。終與無衣無室同科。況於兵之大事乎。苟能不能禦侮。則靡費無量。亦與未嘗有兵同耳。度數十年執事者。亦非不欲備兵也。殆以經費無從籌故也。夫謂經費之難籌。誠是也。然何以祝壽則有二萬萬兩乎。賠日本敗款則有二萬萬三千萬兩歟乎。賠八國敗款則有十萬萬兩之歟乎。合此十五萬萬之歟。以治海軍。更及農工商學。則中國於地球莫強焉。其拓地闢土。不知幾許矣。不此之預計大局。恐後不止割地賠款也。夫歎之必當籌而不能不出一也。一則以強而可取諸人。一則以敗而頻輸於人。其得失之相遠若是。未審執政者何取焉。夫至省一衣之費。以中寒獲病。展轉醫藥。其費過於一衣千百倍。乃至爲省一衣之費。而鬻田廬且病死焉。其愚而失算。亦何可言也。

論今治海軍當急而海軍終賴於物質

今將欲統籌兵備。則海陸軍固乃國所公有。而不可少缺矣。若以經費不足。而有先後緩急之圖。則何先焉。應之曰。如築屋然。堂室固要。而門庭亦不可無者也。以昔者美德之故事言之。美則先有陸軍以自守足矣。德先有陸軍以敵近鄰可矣。若今中國之勢。惟防俄日乃急於陸兵。英之於西藏。尙遠法之於安南。非大敵也。方今新世。以海爲萬國交通之大道。故言乎陸。則有俄日英法之界。言乎海。則凡有海艦者。即皆爲界焉。故昔者敵之擾我海疆也。一艦縱橫於海上。朝閩暮廣。今日入長江。而明日犯天津。則我七省設防矣。馬江之役。法未嘗擾粵。而粵之防禦費千餘萬兩。豈知法之取安南也。用兵三年。福利請欵於其議院。第一次五百萬佛郎。第二次一千萬佛郎。第三次三千萬佛郎。第四次四千萬佛郎。當時銀價不賤。一兩可值五六佛郎。則盡法人滅安南之兵費。不過吾粵一省防禦之費。而南北洋尙無預焉。德之取膠州也。海軍猶未大成也。然以二船來。而百里之膠州得矣。山東之鐵路礦務取矣。假令吾陸軍雖有百萬。精練之卒。將奈之何。彼以艦擾我沿海。聲東擊西。多方以誤我。

屢擾以疲我。則我數年之兵費。疲敝耗竭。雖或不敗。而斷無勝彼之理。然以百萬之防兵。以禦數艦。工商不行。士民惶恐。其爲敗也。蓋已甚矣。苟有海軍乎。則如法德之來。已先截之亞丁。錫蘭。恆郎嶼之海峽矣。彼勞師而襲遠。豈能多來。又從何飛渡乎。而我當國者。絕無遠謀。不知竭力以營海軍。甚且取以爲頤和園之佚遊。亦無議矣。夫德國之強。而前數年。海軍未備。猶爲人侮。若馬尼拉之變亂。德人爲所蹂躪。而不能救。尼加拉及古德瑪之自立。而不能彈壓。黑都共和國之亂。德之臣民被捕。終日望救。而無一艦之至。故於西一八九七年。德主威廉二世詔議院曰。德國之兵艦。不能保護在外之臣民。且曾費巨資。而不能與一等海軍相敵。則向之巡艦。皆同廢物。故知維持國力。不得不多備兵艦。以防他國之輕侮。與歐洲之戰事也。且平時於遠洋諸國。亦宜增駐兵艦。以保護臣民。於是國民皆贊成之。其海軍統計表。且稱大營海軍。於人口移住外國。及海上商務航海造船漁業殖民。皆因有海軍。而獲大益焉。於是決費四萬萬一千萬馬克。以製大艦十七。鐵衛艦八。大巡艦十九。小巡艦二十。

六。水雷及砲艦若干。當八九月時。俄以誤擊英船幾開釁。吾時在倫敦。諸大臣約見。而皆以俄事未暇。舉國譁然備戰。吾問英人。謂英海軍制勝於俄。何所慮。英人謂俄聯法不足畏。獨慮德助之耳。德人海軍近者新強也。云云。即此一端。德兵艦之聲威已見。他日之掠取土地。更屬無限。德人嘗誦富蘭德令士之說曰。海者。地球之大路。萬國運動之大野也。發其實力在此。廣其願望在此。一國權民之提籃。天下財政之乳母也。不知此義。是忘天與之權。故國民無船舶。猶鳥之無翼。魚之無鰭。獸之無爪牙。兵之無軍械也。豈止不能成大業哉。惟安待以望爲奴而已。其言可謂警切矣。吾國濱於太平洋而無海軍。何異萬寶儲藏。海盜環集。而孤島無舟。坐待賊至耶。且吾國民徧於大地。凡七八百萬。與英旗隨日月相出入。其爲財富不可究詰。以無保護。故聽人之驅逐侮辱踐踏。而財源與生計皆屈。假有兵艦保護。則旅民之增多生計。商業之發達。日月滋長。不可算數。吾聞昔者。海軍艦之至星加坡也。艦隊有登岸者。英巡捕以事阻之。隊勇毆巡捕。英吏不敢問焉。以英之強。猶遜順若此。海軍之威棱。

甚矣。然而數十年來不知極力營此當列強交迫而抱持萬里之珍藏絕不設備。狡焉思啓。何國蔑有。唾手可得。何事不爲乎。且大地萬國。何國爲強。何國爲大。則莫如英矣。英者地兼五洲。雄視四海。問其強之所由。則海軍之故。故英之海軍。常冠大地。故其海軍冠於大地者。其土地人民亦冠於大地也。且大地萬國。何國以數十年之間。增國有百倍者乎。莫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及英矣。是四國者皆起於蕞爾。而葡萄牙猶小。僅能當中國一府之地。以先從事於海故。故驟致膨脹。西班牙嘗以此霸歐洲焉。至今南美廣土無垠。猶其遺民也。文字語言風俗皆西班牙也。今西班牙之祖國雖弱。而百年之後。南美必有莫大之國出焉。則西班牙之孫枝所發也。是故有海力者。可謂爲雖弱猶強。雖死猶生也。夫英荷諸國。於歐洲陸軍無名也。其於歐洲大陸。不能增分寸之土也。假令英僅治陸軍。窮極其量。不過爲拿破崙而止。安所得今日之廣土衆民乎。僅治陸軍者。開闢皆有止。遇於強鄰而不得進焉。治海軍者。則天地廣漠。惟其所取。故英人之俗。以波濤爲國。以波濤爲國者。猶以周行地球立國也。

宜其旗之徧日月出入哉。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所求如此。故以三島之小而徧地球。我國之義。僅在保守門戶。而強鄰已破門而入。據室而處。欲保無從矣。故其在今日競爭之世。眞欲保守必先擴張。蓋惟擴張。乃能保守也。不然諸葛之治蜀也。用兵不戢。屢耀其武。豈不憂民而好殺哉。誠以不張皇六師。則人亦將侵我。至此而禦之。則兵不習戰。而無可恃。國小有警。則全國震動。勢將不國矣。故終身以進取爲退保。以擴張爲防禦。令敵人疲於防守。而我內國得以從容從事於農工。此諸葛不得已之至謀也。今雖少異於三國。我國至大。苟能內治。亦可以止外侮矣。然大地新地未闢者。尙無垠也。以吾國生齒之繁。甲於大地。則移民生殖。實不得已。若南美之廣土。實吾之植民地也。吾國久能自治。與強鄰永保和平。而保護植民。以廣生計。實有國者之天職。不可以已也。故有陸軍者。僅以防俄日而已。尙不足以防他國。若有海軍。則不止防內。且可以拓外焉。進之有強英之威。稜弱之亦有西班牙之裔胄。故強陸軍者。僅可望一身之不死。而強海軍者。且可得子孫之長生。孰得孰失。不待智者而決。

之也。且我陸軍雖云未備。而未嘗無一二焉。若海軍則自日本戰敗後。艦隊士伍。掃地而盡矣。數年來雖少有萌芽。其足當漫野牛羊之踐踏哉。夫以德國之強勢。而憂患猶如此。何況我乎。我而不能內治。固無可爲言。卽內治已備。而無海軍。猶有心有目。而無手無足。是亦供人執縛屠割之資而已。且陸軍可以內練。其事迅速。無求於人。若海軍乎。則一巨艦之製。最速亦須三年。而海軍之將弁。須學三年。士卒又須練之數年。而後可用焉。且製艦亦須次第。乃能增加。海軍將士。亦必在艦練習。乃能增長。此非可如他事焉。謂我欲發憤。卽能發憤者也。我及今爲之。非五六年後。不能致用也。然且偏軍寡艦。苟不能與第一等海軍國比者。亦不能從事焉。猶之廢物也。艦隊旣非可立成。大軍更不能速致。則從萌芽而至合抱。非十年不能爲功。然且若列強見忌。或聯合遏阻。若庚子之約。不賣軍械。然則吾本無鐵甲艦廠也。是則欲營一艘。而無從也。然則及今不早經營海軍乎。經營海軍而不自營鐵甲艦廠乎。及於被縛割宰之時。猶牛羊也。牛羊者食草於大陸。自以爲肥腯至樂。與世無關也。不知夫

屠人者。一旦贊之屠之。剖分其手足身首。寸剪而尺斷之也。朝游原野。夕甘鼎俎。嗟乎。吾悲夫吾國之不預營海軍。將剖分而登他人之鼎俎也。日本之於俄艦既殲之。則束俄軍於一陸而縛之矣。與我對憑太平洋之強美乎。則已破孟祿宗旨。而東來取呂宋矣。今年總統羅士佛大治海軍。將欲與英比矣。捷足而逐鹿者日多。伸牙鋸爪者日甚。奈之何。尙有龐然大物。奄然高臥。喘息於龍虎獅鷲決鬥之下者乎。夫以有海軍之利如彼。無海軍之害如此。然則海軍不可不急營。有若救火拯溺。不待言矣。然欲營海軍而已。無艦廠。仰生命於他人。卒與無海軍同科。而國命終無可托。則艦廠之急如救火拯溺。又不待言矣。我有閩廠二十餘年矣。而無少長進。迄今猶之老舊之小廠也。意者官辦之過耶。我遊於英之拉士貢。及麥邊阿姆士莊之船廠。作工皆二三萬人。船渠若大河。其闊大之氣象。固非他國所能比。即荷蘭丹墨瑞典之船廠。我皆遊之。已甚偉大。然此區區當吾一府之國。即吾國有若此之船廠。固未足恃也。吾嘗遊德之漢堡馬德者。船艦新造之時耳。六七年前。德欲造大船。必資於英。

今其支蒲羅船場。以巨資築成船渠。尤極宏巨。軍艦大船皆可泊焉。其諸市船場。凡十二。工匠迅速。船艦精巧。價值又廉。故各國多與購艦。商業甚盛。日本曾與購十餘艦。我國亦與購七艘。司德定市場亦盛。日本曾與購萬噸之大艦。而以漢堡爲最矣。漢堡之船場。又以美利加公司爲大。開創僅五十年。造船八十餘艘。近五十萬噸。冠於大地焉。歐美一歲往來船客約三十萬。而德居六萬。法僅二萬。德月行四次船廿五艘。法月行一次船四艘。漢堡入口船數一萬二千噸。數六百五十萬。較三十年前多五倍。全國各市港增二三倍。蓋能獎勵商業者。其速效如此。我閩之船政廠。滬之招商局。亦將四十年矣。是時日本維新方始。未有多汽船如我焉。而德日今如此矣。夫造船非極難之業也。不過鐵板鐵釘爲多耳。然製式之精。則鑒觀今古。日異月新。務求巧速矣。我遊荷蘭英德法之博物院。自大地內之軍艦商船。古今之變式。進化之層累。皆有縮型。莫不備具。凡千數百彌十數棟。蘇格蘭與荷蘭爲造船之祖。其博物院之船式機械。尤爲專備。而所遊各船廠。亦皆集各國之軍艦。商船之縮型。以備。

畫則者之觀摩。蓋當競爭之世。不盡備內外各國古今之船式。則所經營製造者。盡歸於無用。且今一艦之費。多至千餘萬金。若艦成而不如人。則虛糜巨帑。如投海中矣。故尤不得不捨大體。各國至新之式。而比較之。又必盡具其舊式。乃知進化之所以。而不得已改良之故。亦可一覽而明焉。然我國之大。乃無此博物院。何況於古今萬國之船式乎。夫以國力猶無博物院以備之。而區區船廠。計本求利。何能浪費而得之。至鐵板鐵釘。雖至淺之事。及其他轉砲之機軸。亦至易明。然用鋼之生熟厚薄。如何。製機之滑敏堅久。如何。是皆操之甚熟。有程度焉。以我國之大。而無大製鐵廠。若大治亦製之矣。其能比荷丹等小國者乎。我國地方幾里。人民幾何。應需軍艦。商船。幾何。而言變法者數十年。乃區區之萬國船式。製鐵大廠未有焉。將何以競爭乎。且軍艦又不可徒恃人者也。三十年前。旣知購鐵艦矣。如以鐵艦爲不可有。則勿購。旣知購之。則知其要用矣。而不求自製。其愚又何可及也。夫海軍之鐵艦者。今日保己國與掠人國者之有手足羽翼也。知手足羽翼之有用。而不求自有之。可乎。假彫

木爲手足。張布爲羽翼。其能行持飛游者幾希。然欲爲之而不可得也。以無其船式。製鐵機軸之材料。工匠也。苟已有船式。製鐵機軸諸材料。工匠。則今日不製乎。無大害也。如美國是也。一旦欲爲之。則爲之。若今年之羅士佛之定議。經營第一等海軍是也。夫所謂萬國之船式縮型。製鐵造機之工匠材料者。物質也。非空言也。空言可以期月而學之。此物質者。不預蓄數年前。而欲得之於我。欲爲之時。不可得也。若夫礮者。尤海陸軍所共托命。而槍者。陸軍之步兵馬兵之所托命者也。德國者。大地新強之國也。以得賚賜之後。膛鎗而割奧。以克虜伯礮而勝法。人所共知也。議海陸軍以自強。旣數十年矣。而於槍礮。乃不知自求精製。而待購之於他國。有如庚子之約。禁售於我。則何如。不將束手待斃乎。且卽聽我之購之。而槍礮之式。日新月異。我竭國力。以購之。則人已視爲舊式。而棄之矣。吾遊克虜伯礮廠時。廠主指各新式礮示我曰。此皆中國所未有也。袁世凱。岑春煊。昔曾來購。皆舊式者耳。又指以示我。然則我今購其新者。不期年。又視爲舊而棄之。是糜餉無數也。若不棄乎。則人遠我近人。

速我遲勢必求敗而已。如甲午日本之役。我槍亂發不及日軍。而日軍槍發我之前。鋒立盡焉。曾後膛槍之勝奧。開戰七日而大敗深入之。即賠欵割地焉。故今者之戰。苟械有不敵。勝負立決。無可爲言。當此之時。雖數十萬士卒。皆盧福祿特爾孟的斯鳩及一切全歐哲學之士。曾何足以救敗。故槍礮一事。斷無倚藉他國之理。只可採用之。故今各國新出一軍械式。必禁他國之購之。吾遊英阿姆士莊廠。覩三寸徑轉機之過山礮。英之新出以破波國者也。卽禁他國購之。由此而推。欲購槍礮而倚於他國。徒得其舊式而已。我國人於此學太淺。但見舊式已大驚奇。夫以其棄餘之舊式。而與其新用新式鬥。不待問而知其勝負矣。夫使今爲一統之時。銷兵器以爲金人鑄劍戟以爲農器。猶之可也。然旣不得而已。變爲大列國之勢。霸義大出。競爭最烈之時。而此托命之物。乃不知自爲之。而倚命於外國。其愚又何可及也。夫一切他學政治法律理財諸術。諸公不知可也。至於槍礮之最淺。而數十年來。諸公又日言軍兵礮械矣。乃今我叩其兩端。空空如也。此尙不舉。他更何言。眞不知數十年來。

諸公所終日經營者何事也。雖然諸公非不購械也。惜不知爲求精也。不自求製槍礮諸式。製鐵機諸匠。則無致精之日也。吾遊於柏林武庫中。及巴黎博物院。與拿破倫墓旁之武庫。其兵械既無不備。凡槍礮彈藥之式。劍戟甲冑之具。帳篷運車之形。橋梁陣壘之狀。萬國古今進化之序。程度可明。各國亦類是。而德之武庫尤備。是皆從實形測考之。非可空言致也。其妙法在新機。其精堅在製鐵。吾所遊歐洲製鐵廠尤夥矣。自比利時瑞典英德皆見之。英若拉士貢廠數家。及阿姆士麥邊數廠。而以德之克虜伯尤宏。大處處皆有黃人作工。問之則皆日本人。無一中國人也。其在阿姆士莊日本十人。亦爲軍官焉。製鐵且未有學者。則我之艦礮。何從誕生。然則數十年呼號。而曰吾欲自強。吾欲不爲人所凌弱。侵分。是猶居朔雪玄冰之地。終歲不豫製衣裘。至朔風凜冽。大雪漫天。乃赤體而號寒也。惟待凍死而已。夫一物之能成。備萬物而爲之用。苟有一缺乏。卒不能成。艦礮乃歐人萬有物質中之一事。然其製作精新。備極繁。非今所能詳舉也。此非大派學生多聘名匠。亟亟學之。學成而又必

有實在演試。如是數年。然後真能傳其法。又必待有明敏靈巧之才。不泥其跡。而更新其法。其新製者。又能與萬國競。又能統計全國。器數皆備。習練皆熟。而運輸靈通。財用豐足。然後可以一戰。苟少有一失。終歸於敗。則亦與未營治兵艦槍礮同耳。故欲自強。不受人凌弱侵分者。又當合治物質種種之科學。徧收其用。而後兵艦槍礮。乃可致精。此欲治兵艦槍礮者。又僅治兵艦槍礮所不能者矣。

治軍在理財。理財在富民。而百事皆本於物質學

夫海軍一大艦。動逾千萬。巨礮一尊。費數十萬。尋常陸軍過山小礮。亦須萬數千圓。乃得一口。以中國今日之負債。纍纍加稅重重。何從治此。然則欲治海陸之軍。其根本又不在兵政。而在財政矣。夫籌餉之巨如此。竭一國之所入。不足抵國債三分之一。此非撙節搜括之所能爲也。蓋其本又在富民。民不足。國孰與足。富民之本。在精治農工商礦。轉運之業。而更新之。然是五業者之競爭。非精於物質之化學。則無從措手也。故今日者無論爲強兵。爲富國。無在不藉物質之學。不以舉國之力。全國之

才亟從事於物質之學。是自惡其國之壽。而先自絕之也。奈之何吾國數十年來。能臣才士之所經營倡導。而不知學此以自絕其國命也。故以其通貫言之。則數學及博物學也。以其實物言之。則機器工程學及工土木學也。以其求精新者言之。則電化學也。以其運輸言之。則鐵道郵政電信學也。以求文美言之。則畫學着色學樂學也。夫是數學者所謂物質學也。凡新世界國家人身萬事之用。得以日出精新者。悉賴數者組織而成。如五味五色五聲之不可須臾離也。新世界之所以新者緣此也。有此者爲新世界。則日升強。無此者爲舊世界。則日漸滅。故夫戰事之有速發槍礮也。鋼製大砲也。炸藥也。汽船也。汽球也。兵艦也。礮臺也。新世界之新兵器也。非舊世界之兵器所禦也。非兼通物質學者不能製之。開礦鑿路。運河隧道之機。今新世界以之縮地交通。取寶之至術也。此非舊世界所能辦。非新學物質學不能從事也。水壓力天然煤氣電線。海底電線電話。留聲顯微鏡。千里鏡光線。電氣燈及電力連傳機器。蒸汽船。蒸汽唧筒。今新世界尤要之物質學。凡軍國民之大用。乃至物體知識。

道德風俗國政。悉因以剖晰變動。則以至粗易其至精者矣。以舊世界之物當之。何異大風之震落葉。怒潮之捲昆蟲。莫不摧破毀滅矣。如夫芟草刈稻。播種起土。耕耘各機。紡織裁縫。製膠造玻璃陶磁諸新機。皆農工之新法。新世界富民之所賴。其與舊世界農工之術。相去百千倍。富亦百千倍。富旣百千倍。則可盡吸奪舊國之生計。而奴隸其人民矣。夫開通一河。亦小事耳。而蘇彝士河一開通後。歐航之東來者。省三萬里之程。一月之計。歐貨日賤。而船隊亦易東。所關豈不大哉。夫電線能通語意於萬里。鐵路能縮大地於咫尺。舊國經年而不能通一信。舟車數日而不能至者。今則皆以頃刻成之。減費增壽。大變之力。未有過此。而汽船一出。滄海無垠。遂使大地交通。亞歐鄰比。凡此至粗至淺之物。而全球之地理人類。實賴此而發明變化。其古今搖動變遷之大。無如三者之力。當汽船初出世之頃。帆船廢者值二百萬噸。昔以牛馬運者。費二三百元。鐵路旣出。運價十元。足以當之。汽機之力。今各國值二萬萬匹馬力。可代十萬萬人之勞。作以全球人計。勞作人僅三萬萬作力。三倍於全球之

人則富力亦三倍遞加。故新世界之生計。亦三倍於舊世界之人。其生人樂利如此。又不止通運靈速。文明開進已也。物質之益固多。而是三者實開通新地球之怪物。使新世界突現於人間。則非他學之功。而物質之功也。蓋物質之學。以日積而日進。日集其大成。而因以日增其速率者也。其始以指南針船艦。蒐討之於全球之中。漸乃以蒸汽煤汽電力千里鏡顯微鏡。窮測之於精微之物。於是新器與新理互出。新地與新法交明。繼長增高。互相助長。材料器物之增長既甚。故物質科學之發明日多。於是以小爲大。縮遠作近。照暗爲明。省日增壽。速行開智。倍植人口。開闢地利。增產滋富。移風易化。治國強兵。蓋無不由物質而來。而於他學無預也。

道德救國論

放鶴

天下不治而屢瀕於危。積悴之士。沈憂之民。洞其微。燭其幾。知世變之方來無窮期。而怒然思有以救之。傍徨乎八極。瞻眺乎神臯。腥風吹來。元規汚人。五都九道。熙熙如春。獻灑文替。鳴鳥不聞。嗚呼。國其亡矣。不可治矣。繼而思之。佛言三界惟心。造惟

西人亦云英雄造時勢。中國言人定勝天。然則國之亡。正亡於委心任運之徒。咨嗟涕洟。拊膺扼腕以爲不可救。則真不可救耳。故夫救國無他道。其動力發於志士仁人之心。且夫以吾國民之德性。本具有組成泱泱大國之能力。是以經五千年。如靈光巋然獨存。而在當時與吾並建於世界者。如埃及印度巴比倫馬基頓羅馬迦太基諸大國。皆已煙消燼滅。聲沈響寂。蕩爲飄風。去諸無何有之殫。而吾國力非但無損。且駿駿日以發展焉。此吾國民所當自豪者也。試一披其歷史。則吾先民之英文鉅武長圖大念。躍然見於紙上。蓋非秉有宏毅剛篤堅貞之德性。不能幾乎此。此真所謂大國民者也。然至今日而國民之德性流轉放失。漸乃趨於亡國之途。此其責在仁人志士。補苴張皇。有以陶鑄國魂而使之復蘇。蘇之無他道。亦惟曰正人心。端學術而已矣。問者曰。有是哉。子言之迂也。民國成立。政局屢變。共和之基。僥焉如不終日。而外力侵迫。如楚歌四起。咄咄逼人。監督財政已成不可逃之劫。數鹽政之主權已失。實業開放。礦產悉付於外人。而鐵道瓜分。尤爲翫心怵目。均勢一定。操刀而

割者。不待陳孺子之爲宰。早已迎刃而解矣。國亡旦夕。不委心任運。則櫻冠披髮。徒跣而救之。或者可也。仁義非不佳。急則治其標。子乃爲是學術。人心迂遠之談。何以異於揖讓而救火者乎。應之曰。不然。自古外患不足以亡國。國之以外患而亡。必其國之歷史宗教風俗雅頌民德民智。舉不合於立國之原素。而無持久之能力。因適然之趨勢。一旦形成國家。歷試焉。而其道漸窮。經甚深之天演。而其國漸弱。終之與埃及印波蘭爲伍。此豈外力之足以亡之哉。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適者生存之公例。然也。吾國果以貧而致亡乎。夫貧非病也。吾國今日非物質上之貧。而道德上之貧。非財政破產之憂。而人材破產之是懼。人材者國家之金玉也。猶龍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人材銷乏之說也。其國有土地。有人民。曷爲而至於破產。蓋人者仁也。天地之性人爲貴。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正人之謂也。管子亦曰。赤地千里。不爲有國。愚民百萬。不爲有人。人材破產之謂也。詩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

不死何爲。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
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夫仁義禮智。非
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然而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則所謂陷溺其心者然也。是故
欲蘇國之魂。惟正人心。端學術。爲急。夫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尹和爲之人也。舍之禽
獸也。學至乎禮而止矣。苟子勸學篇 禮之失也。其當殷周絕續之交乎。書曰。殷罔不小大。
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又曰。天毒降灾荒殷邦。方興沈酣於酒。乃罔畏。畏。咈其
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灾。蓋綱紀之濁亂。而
道德之變落。數語如見矣。武王克殷。封康叔於殷墟。則亦惟震動恪恭。以儆其不德。
而誥之曰。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而終之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
周。予其殺。然則殷之亡。於人心之肆。所謂上無道揆。而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
信。君子犯義。小人犯刑。歷史之公例。未有能逃者也。記有之。壞國喪家亡身。必先

去其禮。禮者國之干櫓也。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由禮。謂之無方之民。天下皆無方之民。則其去埃及印波蘭焉不遠矣。周之盛也。免置之野人。安貧賤而不息於道。江漢之游女。無或敢以非禮相干。詩人推本於文王之化。而吟詠嗟歎之。其後風俗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傳詩者序之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此言世衰原於道微。禮壞樂崩。而後生民之亂。乃以次而亟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世。

其風已不復古。然而其民氣未醒。其士習猶正。其人皆能則古。稱先而非禮之是懼。故孔子稱之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又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然而春秋戰國之交。其間無史者一百三十三年。而人心世道。乃至於一落千丈。此其比較。顧寧人氏嘗言之。曰。春秋時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閒。不待始皇之並天下。而文武之道。掃地盡矣。嗚呼。吾竊觀於今日之世。運而有我。殷淪喪之悲。又竊觀於今日之人。心學術。而有披髮伊川。其禮先亡之懼。此吾所以不憚苦口煩言。危詞聳聽。而冀當世之仁人志士。稍於此加之意也。且夫光復以來。哀鳴血淚。而發求道德之高聲者。當以不佞爲之首唱。其時蔡元培氏方長南都教育。不佞與之書。謂國家之強也。非以有形之武力。乃以斯民人人具宏毅剛篤艱貞之德。膠固於

無形性分之中是以見利而不趨見害而不避甘枯槁而不悔蹈金革鼎鑊而無所於悚此則立國之命脉所謂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今民國志士其抱純粹之宗旨者固藉蒼水稼軒諸公之靈胚胎於先天蒙滋於學說而亦非無便媚之徒視趨勢以爲定向人第見東南光復之旅風舉雲搖豈知北省義民碎首暴斃於專制壓力之下僵仆相望而未已其肝胆之價值與血同其寶貴也其頑迷固執根器之不利固不無見笑於吳越之秀民然使盡天下之人而朝秦暮楚以爲巧則國家之元氣殆不足以支十稔其分際固不當以通閉智愚判矣此論普通之民性也請更言其高者自滿清末運憲黨稍稍萌芽民國勃興結社斯衆然黨勢之鞏固固藉德智經驗以爲之魁而亦必賴黨員人人富堅強弘忍之力乃能貫激其黨論而不撓彼元禮孟博諸賢其道器豈復孔馬買范所得望其項背耶歐西大政治家其褪躬亦各有律令用能與政敵角戰而不搖其精故英相格蘭斯頓之提出愛爾蘭自治案今相愛斯葵斯之改革英國上院制其魄力固可驚其道器不可及而黨員之德

性更可想而知焉。且從古道修者謗興。德高者毀來。是以康齋有訟弟之嫌。鄧鄭致杖母之獄。服膺聖哲。猶不免爲人持短長。若操行一不當。則身名俱裂。卽政策亦隨之犧牲矣。歐洲一黨之魁。其受反對黨之糾撻。至纖屑不遺。蓋治道以相勵。相切。相監制。而進。而感情。則以相反。相戾。相攻擊。而傷。雖羣己之權界。分明。終必因羣。而及己。此亦現勢之無可如何者耶。抑非獨如此已也。凡英雄政治之慾望。比庸人聲色貨利之量。爲尤奢。人無不有擴張黨勢之心。卽人無不有利用大黨之念。故一大政團之組織。景從之俊彥。多卽羣慕之朋徒。亦不少。每有服官清室。曳裾王門。一旦脫身南來。居然革命共和之鼓吹。逆料異日者總統任滿。國會更選。此輩即大扇其競爭運動之狂潮。因國事以爲私利。金錢威力。甚於甲兵。酒食逢迎。有如京邸。不有道德。以爲之裁制。譬彼舟流。誠不知其所届矣。(中略)且今人心日趨於陰沈。慘毒之途。暗殺流行。而方熾彈丸一發。志士殞身。同志相戕。何論異己。人道之賊。莫此爲尤。若講明正學。使陽和之氣。布濩寰區。或足以消弭無形之隱患。此中消息。誰能參之。

原文甚長。此特舉其一節。其後提出講學之議。而以表章潛德。淬礪氣節爲入手之方。蔡氏願謙讓而未遑也。方吾寓書蔡氏之時。人心披猖之運。初不若是之烈。不過微見其端。然而見其微者知其著。而又不料江河日下。其末流至於如是之極也。且其斯人之所以奔競而不知返者。其目光所在。不過名利兩端。名之歸宿爲權位。利之歸宿爲金錢。是故爭名者必於朝。爭利者必於市。朝廷之爵秩濫。則士有希榮干進之風。而簷宇不飭。綱紀頽敗之風斯長。求之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瑣瑣姻姪。則無臚仕。又曰。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求。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求之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奔競之風。極於前清之末。朝廷以鬻爵爲事。權貴惟貨賄是圖。懷刺朝來。輦金夕至。甚者假羽流以諧價。飾艷妻而爲媒。名教氣節。於焉掃地。光復以後。南方黨人。又益以喬桀卓特之態。躍登要津。招致游客。細大不捐。狗尾公卿。羊頭都尉。

伶人走卒。濫廁衣冠。狗盜雞鳴。亦膺組黻。陽消陰息。彼此代興。今則亡國大夫。又當鉤軸。一丘之貉。無所輕軒。世有禹鼎。無煩南董之筆矣。其更始稱帝。膳夫庖人。錦衣繡袴。下江平林。授以尙書顯官。曹孟德崇獎跋弛。下令再三。至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孝不仁。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不圖吾身。皆得親見於此。而議尊孔倡道。是航斷港絕流。望以至海也。昔光武鑿新莽之代。士氣卑凜。頌德獻符。幾遍天下。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後風俗始爲一變。光武所謂知治本者也。且夫受爵不讓。詩人所譏。難進易退。儒行所尊。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是以書首堯舜。春秋託始魯隱。龍門知此意也。世家以泰伯爲首。列傳以伯夷爲先。亦所以尊讓德也。有漢一代。讓爵之風。史不絕書。時則有若韋玄成。劉愷桓郁。丁鴻徐賀。鄧彪郭賀之倫。或得請。或不得請。或佯狂披髮。采藥深山。雖不免於肥遜鳴高。要其蟬蛻軒冕。敝屣榮祿。以視今之淮派粵派。角勢爭權。昌言罔忌。並立而不相下。力竭而始退步者。其賢不肖。相去何如哉。抑尤有。

異者。一方提倡尊孔。一方又盛行奪情者。古今絕大難行之權事。聖賢所不輕許也。孔子修春秋。書武氏子來求贈公羊子曰。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蓋時雖世大夫必俟三年喪畢。乃卽先君之廟而命之。武氏子未受命而爲大夫。受者有失。受之者與有失也。居憂而出爲使使者。有失使之者與有失也。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禮曰。喪不貳事。其或變此者。則亦有故矣。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旣殯而致事。(致事還其職於君也)殷人旣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然則聖人之意。亦昭然明矣。奪情之舉。往往起於叔季亂離之世。人情澆訛。饗貴富而競榮利。時王下短喪之詔。宰相無總已之文。周末至於漢初。猶然其能挽薄俗而返之古者。不得不推崇堂夏侯議禮諸儒之功爲多。世變莫甚於魏晉六朝。紀綱蕩然。而戎夷充斥。然而禮教之功不墮。清議

之力猶強。是以陳壽有疾。使婢丸藥。謝惠連愛其郡吏。居憂賦詩。傳播於時。物議指摘。沈滯數載。梁武崇尚玄虛。捨身佞佛。獨於喪禮致嚴。每見士大夫丁憂起復。面無戚容。輒廢置不用。而一時風尚。雖期功之喪。亦且相率去官。蓋丁憂之制。考諸聖訓。案之天理。無一而可云當廢者也。自辛壬之交。既由政治革命。而進於倫理革命。之途。賢者提倡短喪。而不肖者至行公妻。正式政府成舉。一切而反之。古袞冕謚爵。均議規復。甚者如區區竹刑。亦若愛不忍舍。獨於奪情之舉。雖非軍事省分。而亦動援曾胡之例。不知曾胡當日。固嘗棄官奔喪。旣葬而後起。之非如今日。迫令在署持服。以爲塗飾耳。目之具者也。抑尤可詫者。聞國務院下令各省。許行前清旗員百日穿孝之制。夫百日起復。滿清不以加之漢人。彼自用其夷禮。於我無傷。然而旗員中如裕謙之倫。猶且籲請終喪。若有甚慕乎中國之禮教者。今以事事復古之民國政府。乃以此令與尊孔祀天並行。其無乃不類矣乎。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詩曰。庶見素冠兮。吉人欑欑兮。勞心博博兮。序曰。刺

不三年也。言庶幾一見之也。求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記曰。惟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今試問圜丘之上。以短喪之義告上帝。天其許之乎。又求之孝經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今方納民於軌物之中。而以奪情短喪之令詔天下。是使天下相率而爲不孝不悌也。不孝不悌。是使天下相率而爲犯上作亂之行也。無乃不可乎。夫短喪猶未見諸明文。乃若奪情之徒遍天下。其實已與短喪無殊。不加之禁。而又翹直督以風示天下。滔滔其誰不樂從。是揚奔競之燄。惟恐人心不陷溺。禮教不凌夷。而仁義不充塞也。夫爭名之爲害旣如此矣。至爭利之害。抑又甚也。老子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史遷傳貨殖。乃又推之曰。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旛。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刦人作姦。掘塚鑄幣。任俠並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驚其寶。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撲鳴瑟。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避干。

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阨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鬥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竭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詭哉此言。舉世界倡胥雜技。游俠奸雄。鉅細無遺。而納之於金錢之橐。利之時義大矣哉。乃若孟子之言。則更有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也。此義利不並立之證也。語曰。桀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也。胡可專也。又求之禮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書曰。何總於貨寶。生生自庸。言生生爲萬民之事。在上者不可與之爭也。是故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夫匹夫。

專利猶謂之盜。若公卿大夫而專利也。是盜之不如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言爭利者之害群也。先王知利之毒天下。中於人心者至深。故提倡名教。名節爲以之坊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卽不無一二矯僞之徒。脫粟布被。以鳴高敞車羸馬。而自給。猶愈於肆然而爲利者。是以漢世士務修身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士自束髮讀書。父師所以勸之。非其道。一旦服官。卽求其所大欲。而放意肆志焉。夫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悖逆而猛勇者貴於官。傳語禹此風馴至清季。扇而益熾。服官一命。乞靈銅山。俟門十重。無非金穴。鼎革之際。綱紀蕩然。府庫蓋藏。席捲私橐。共和之氣靄靄天半。就而矚之。非烟非雲。乃爲金銀。是以黨徒入籍。議郎投匱。司理折獄。壯士攻城。非懸金爲賞。莫之或顧。而政府復利用國民之惡德。從而獎勵。雖設臺百級。而揮金如土。閒曹濫竽。

官職駢母此裁彼設終無已時坐膺明社出綰軍符珠玉無脛千里來會嗚呼楚令尹之不作霍冠軍之已亡袞袞諸公其將爲猶太之民以娛老乎昔仲長敖著覈性賦謂倮蟲三百人最爲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惟賴詐僞迭相嚼囁等而下之至於臺隸僮豎唯盜唯竊初觀此言似太苛酷乃今思之殊爲篤論善乎管子之言也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恥者又廉之本也孔子之論士曰行已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今之貪墨黷貨者皆不知恥者也良知之所不能鞠清議之所不能刼而其心死矣雖賣其國以肥其家猶且不顧而爲之也故曰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夫利之爲毒至於如此正人心端學術者所以殺其毒也提倡名教名節以爲之坊者亦所以救其毒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道爲外籒對乎事功言之也孔子曰君子

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其術爲內籀。主乎心性言之。也要之欲以道德之權威。裁制功利者。此亦吾先民長慮却顧。洞見一方。知言利之極。其禍不至於上所云云不止也。且自漢唐以來。政教人心。交相爲勝。吾既以名利兩字盡括之。其中亦有倚伏之理也。大抵西漢務利。東漢務名。唐人務利。宋人務名。元人務利。明人務名。二者不偏廢也。要各有其專勝。好名勝者。氣必彊。其流也。攬權怙黨。而終歸於無忌憚。好利勝者。量必容。其流也。倚勢營私。而終歸於不知恥。故明人以氣勝。得志則生殺予奪。泰然任之。而無敢議。其非張居正。其代表也。清人以度勝。得志則利害賢否。泛然聽之。亦無敢議。其非則李鴻章。其代表也。一代之朝局成。而人心亦定。終明之世。居位者。大率負彊。使氣魁傑人也。清則賢者優容。不肖詭隨。在位者貪不去之身。陳說者務不駭。之論。學者建不高之職。師儒築不堅之垣。尋尋常常。逶迤靡曼之中。獨曾國藩挺講明正學。大唱宗風。而湘中人材。一時遂如勾萌之畢達。卒延清社蔚成中興之功。

學術之有益於人心世道如此未幾而合肥代興大倡功利主義既以休休之度包孕羣流智愚賢不肖並集於其麾下又以洋務爲流行之新政而外交海軍軍容國容皆以合肥爲之中心人材薈至而輻湊今支其派猶布朝野而湘鄉扶世翼教之精神則因是斬艾以盡故民國功利派之發達當推合肥爲之先河夫功利本爲先民所不贊乃自留學生之歸國歐風大昌凡經傳之所辭而闢人倫之所諱焉而莫如深者經一度之藻飾辯護遂若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流風所被披靡四方狂泉共飲不飲反恥嗚呼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靈均之歎復見於今故今日之人心法以二因而成一果因果旣明而後補救之術可得而言也雖然今日人心之毒向所陳者猶未盡也吾舉其要約爲二端一曰媿世界大國民之精神必以勇往進取爲之基而其道尤始於勤樸求之語曰凡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勤且樸者興國之原素也故在天爲健行在地爲厚德在人爲有道之士在國爲創業貧而能勤且樸焉斯富矣弱而能勤且樸焉斯強矣不

返乎此。欲化民成俗。所謂適燕晉而南其轍也。清之季。民國之初。治化日汚。上則淫佚無藝。下則皆窳以偷。生民財日耗。而國殖不進。公私赤立。然而籀其社會。徘徊其國門。淫靡汰侈之風。無以異於巴黎倫敦。蓋處漏舟垂堂之下。而有豐亨豫大之觀。刺繡紋不如倚市門。此情此意。髡髮遇之也。求之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云。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於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士也婆娑。詩序皆曰。閼亂也。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詩序曰。刺奢也。國不競而多難。而媿甘食好衣。以自給。是之謂無遠慮矣。是之謂媿。且夫一國所以貧富之由。不在財之盈胸。而在貨之消長。國之成貨多者。其贏財衍。國之成貨少者。其贏材穀。無論其財之衍與穀。皆必有所歸。墟歸墟於貨。是爲母財。歸墟於飲博游俠。是謂支費。民之支費多者。必蝕其母財。母財日以少。國殖日以衰。歲費過殖。國之所以日趨於貧且弱也。夫沃土之民不材。而瘠土之民

向義三吳楚粵。其人醉心於服食玩好諸妖。故強狡者習爲富貴以夸市人。而愚頑者無所得食。盜賊充斥於山野。經兵燹瘡痍而其象益著。三晉秦蜀之民。纖齋儉勤。耳目不炫於紛華。生事雖穀。民之自好者較多。燕京四方交會。爲首惡之區。其民美衣豐食而無積聚。而上自執政。下至政客名士。無不以飲博狎邪導其民。民安得而不相率而爲驕汰淫佚。驕汰淫佚者。實國財之仇讐也。日日取其國中生利之母財。而襲擊之。以促其國之破產。况民力足以生財。而民德民智之醇醨。其直接之關係尤鉅。驕汰淫佚者。又民德民智之仇讐也。日日取其國之智愚賢不肖。爲縱欲敗度。無恥不廉。以構成亡國之運。乃若乘屋播穀之風。同袍興師之詠。則概乎未有聞也。一曰肆國家之所以成立。必先有無形之法律。裁制斯人之盪決。而後有有形之法律。生蓋人與人相處。必有物焉。檢束而整齊之。以維持其秩序。然後其群乃能成立。否則人縱其私。蕩然無紀。號曰自繇。自繇將爲天下病。群且立。渙而見隸於他群。此有形之法律。古者名之曰禮。禮之變者名之曰刑。求之禮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

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夫共和之國無貴賤。固也。然而貴賤者名之代也。有國家斯有秩序。有秩序斯有系統。不可踰也。踰則未有不盪決者也。苟盪決焉而無所制裁。則法蘭西之暴民者。如飄風驟雨。豈能終日刑天干戚。祇自舞於深山窮谷之中。以之組織國家。未有能成者也。求之傳曰。賤妨貴。少凌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詩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言亂民之將以毒其國也。且夫政之與教。相爲表裏者也。故整齊嚴肅之風。必當自學校始。求之記曰。入學鼓篋。遜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猶等也。言學生有服從之義也。吾見今之學校而心傷也。十年以前。學生感泰西自由之學說。以爲莘莘者異日將出而主宰中國。豈能悒悒爲人下。則相與抉闔。檢破約束。以與執事抗。於是罷學之風潮遍各省。而奇偉不平之。

士復從而鼓勵之。故學校之中無名分。而師弟之間皆平權。其餘風所被。教員至卑躬屈節。詔學生以求一日之安於位。不敢抗顏以道自尊。于是學校之中跳踉馳笑。皆如猿狙麇鹿之不可與群。居則譖浪。出則徵逐。遇事則挾衆鼓謠。間以學術。則掩耳橋舌。而不知所對。遑論道德。嗚呼。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其關係於中國前途者。非細故也。夫肆與媿。吾國民之所以日趨於亡國之術。道禮曰。君子莊敬曰強。安肆曰媿。又曰。敖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樂極則悲。生矣。此吾所以睠焉顧之。而潛焉出涕者也。然則正人心。端學術者。謂非救亡之要道乎。問者曰。欲正人心。端學術。其道將何從。則應之曰。道在講學而已矣。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學則正。否則邪。故禮壞樂崩。絃歌輶轡。聖人猶憂之。詩曰。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也。求之禮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禮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

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容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求之語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又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然則禮也。樂也。學道之梯航也。進而求之。則六藝四德其要矣。六藝賅乎禮。四德賅乎仁。仁者義之本也。禮者義之節也。仁義禮智。吾國相傳之國性。正人心。端學術。則於此求之矣。若慮其言之廣漠而無朕也。則吾請退而言近儒。近儒之學。大抵分爲三派。曰宋五子。曰陸王。曰顏李。十年以前。不妄見政界之頹靡。人心之陷溺。而不知返私憂竊歎。以爲救時之藥。宜取儒先之學。而講明之。顧私心獨好陽明。而尤醉心於泰州之學。如徐波石趙天洲耿天臺之徒。以爲磊落奇偉非常之行。視世之陰邪佞媚。如黃鵠一舉。而俯見鷄鶉之捨於榆枋也。儒佛本一家。諸君子之爲學。旣破我執。自無所用其法執。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狷者有所不爲也。諸君子殆所謂進取之狂乎。山農心隱。亦任俠之流也。旣而見世運。

之墮。人心之披猖頗有似乎王學末流。於是發篋得博野蠡縣之書。則又以水火工
虞兵農錢穀。納之於講習討論之中。要其歸則艱苦實行。而以是爲可藥夫優容軟
熟。檢修袂而養姁步者。於是欲取博野陽明而鑄爲一家。夫博野固深斥陽明以爲
課虛叩寂之心學者也。然而陽明固曰知行合一矣。陽明之戰功治績。陽明之行也。
而博野之開物成務。則博野之知也。苟各去其偏。而用其中。又何不可貫通之有乎。
且夫宇宙之事理至繁。必使各因其才。盡其天演。人擇之作用。然後能相引以俱上。
若使有一焉獨占論壇。不循天則。以強服其他。則斯民之思想將憂其厄。二者之爭
可也。爭必有人折衷以融爲一說。於是復有說焉。起而與此第三者爲爭。亦萬無終
古二說。終古爭此數言。而無一說焉。進於是者。是以夏峯講道於明清之交。首以溝
通朱陸爲已任。其言曰聖學本天。本天者愈異而愈同。不本天者愈同而愈異。又曰。
自渾樸散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之分。互起爭長。然皆不謬於聖人。所謂小德
之川流也。有統宗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敦化也。又曰道之一正。

於至不一處見一所謂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也。夏峯之言可謂通儒之論矣。夏峯以是通宋五子。陽明之郵吾卽以是通陽明博野之郵且以是通程朱陸王顏李之郵數君子者皆孔孟之徒也。世或謂陸王之徒多僞才。程朱之門多惑士。時當危疑震撼之交。則任者可以當大難。而謹小慎微者退處於無權。故陽明泰州之學可以救中國之亡。日本其先進也。吾謂不然。自古緯地經天之事業必從謹小慎微中醞釀槃礴而成。程朱之學積厚而流光。伏流千里而後肆名教名節之坊一見於明之東林。東林諸賢之朝龜鼎將移。虞淵日暮。諸君子不委心任運。而願拋頭顱。奮血肉以相撲拒。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東林諸儒之謂也。最後毅宗之變。攀龍鬚幕。螻蟻勇者燬妻子。弱者埋土室。亦以東林之士爲多。彼東林者固皆程朱之徒也。玉步已改。清主當陽。則有高彙旃劉伯繩邵廷棟刁蒙吉王朝式之倫。艱貞刻苦抱缺守殘。皭然無滓於異朝之命。其氣節直駕夏峯二曲亭林梨洲而上之。彼諸賢者又皆程朱之徒也。其後再見於湘鄉道咸之交。倭艮峯唐鏡海講學於京師。亦似謹小。

慎微。而尤抱持門戶之見。斷斷焉而不稍假借。宜其收效爲甚微。乃曾羅一與其間。遂有博大昌明之氣象。曾氏究心三禮。尤以水火兵農河漕鹽政。納之於禮學之中。不期而與顏李之教合。其後湖湘子弟戰功被乎全國。南及臺灣。而北跨天山。其將雖中。騶道德猶高勝乎淮軍。此湘鄉之賜也。夫湘鄉則亦程朱之徒也。三家之中。顏李獨最不昌於時。其故則因朱子得孫明復春秋之傳。深中時王之好尚。而博野獨標六府三事三物四教。崇尚實行。深闡考訂著述。以爲支離。不程不朱。不陸不王。遂爲程朱陸王之徒所環擊。而毛西河方望溪文章經訓之傳。又從而排擠之。宜乎不昌於後世。然博野者豪傑之士也。蚍蜉之撼無所傷也。博野之言曰。聖人學教治皆一致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明言。千聖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則易簡而有功。失之徒繁難而寡效。故罕言命自處也。性道不可得聞。教人也當時及門。皆望孔子以言。孔子惟率之以下學而上達。道不可以言傳也。言傳者。有先於言者也。顏曾守此不失。子思時異端將盛。或亦逆知天地氣薄。自此將不生孔子其人。勢必失。

性學本旨。不得已而作中庸。直指性天。而孟子承之。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尤於先王之成法致意也。程朱出動談性命。相推以爲發先儒所未發。僕觀之。何曾出中庸分毫。徒參雜釋老。令異端輕視吾道耳。若是者何也。程朱失堯舜以來學教之成法也。程朱苟遠宗孔子。近師安定。以六德六行六藝。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類。教其門人。成就百數十通儒。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任。吾門人皆任之。險阻艱難。天下所不敢爲。吾門人皆爲之。吾道自尊顯。釋老自消亡矣。博野又有曰。秦漢以降。著述講論之功多。而實學實習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經義治事齋。雖分析已差。而其事頗實矣。至於周子得二程而教之。二程得楊謝游尹諸人而教之。朱子得蔡黃陳徐諸人而教之。以主敬致知爲宗旨。以靜坐讀書爲功夫。以性命天人爲授受。以釋經注傳纂集書史爲事業。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無有也。此其所以自謂得孔子真傳。天下後

世亦或以眞傳歸之。而卒不能服陸王之心者。誠不能無歎也。陸子分晰義利。聽者垂泣。先立其大通體宇宙。見者無不竦動。王子以致良知爲宗旨。以爲善去惡爲格物。無事則閉目靜坐。遇事則知行合一。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無有也。此其所以自謂得孟子之傳。與程朱之學並行中國。而卒不能服程朱之徒之心者。誠不能無歎也。他不具論。卽如朱陸兩先生。有一守孔子下學之成法。身習夫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屬。而精之。凡弟子之從游者。則令某也學禮。某也學樂。某也學農。某也水火。某也兼數藝。某也尤精幾藝。則及門皆通儒。進退周旋。無非性命也。聲音度數。無非涵養也。政事文學同歸也。人己事物一致也。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合內外之道也。如此則君相必實得其用。天下必實被其澤。異端可靖。太平可期。書所謂府修事和。爲吾儒致中和之實地。位育之功。出處皆致者也。是謂明親一致。大學之道也。博野之言。如

此夫今日而談性天。考傳注。誠無救於國之亡。乃若敦品植行。戒欺求歎身體而力行。涵咀而詠歎。痛戢浮陽。虛憣之氣。鞭辟以入於沈深。果毅之途。不獨求道之所必需。抑亦動心忍性。拯民國於阽危者。非此不能有濟也。程朱陸王顏李以及東林諸賢。湘鄉曾羅之輩。其志同。其道同也。吾於紫陽。取其敬義夾持於陽明。取其知行合。一於博野。取其開物成務。皆救世之先覺。自度度人之寶筏也。數君子者。皆中國之國魂也。其所唱導之學說。中國之國性也。嗚呼。吾國性之流轉放失。已數十年矣。及今而提倡焉。所謂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而况乎兄弟親戚之警歎其側者也。我國民而稍有思治之心焉。則吾先民之言。豈特足音而已也。將以勘諸心體。諸身而後推諸人。施諸事。以企及夫大國民之德性者也。吾先民之所以爲大國民者。其道可舉也。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如是其有責任也。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如是其不妄干進也。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

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如是其不貪得也。禮義以爲甲冑。忠信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爲是其守死善道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乾健也。自强不息也。如是其開物成務也。惟博野亦曰。內篤敬而外肅容。人之本體也。靜時踐其形也。六藝習而百事當。性之良能也。動時踐其形也。絜矩而上下當。心之萬物皆備也。同天下踐其形也。若博野者。眞所謂豪傑之士也。若夫入手之方。則大易之言可師也。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行之則在乎國民之自奮而已矣。蓋非講學末由也。乃若今者。則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嗚呼。吾恐死喪之無日矣。

軍國民教育救國論

▲爲各省教育會聯合會言也▼

吳家煦

嗚呼。今日何日。今時何時。非所謂危急存亡之秋乎。自歐戰開幕。而均勢之局面變。

自青島交兵而中立之壁壘破臥榻之旁他人鼾睡張牙舞爪虎視眈眈者實欲舉我全體而鯨吞之一髮千鈞危乎殆已是故今日所可懼者不在瓜分而在鯨吞瓜分有不能平均之缺點故相監相守莫敢發難爲其目的物者反得偷安且夕若鯨吞則不然力苟能及則徑前撲之耳欲知力之能及與否當視歐戰之久暫以爲衡日耳曼民族以堅忍不屈著聞於世媾和息戰未易言也俄法英以連雞之勢合力拒敵不難曠日持久是媾和息戰亦未易言也于是而肆鯨吞手段者得此大好時機可以出其全力一試其技矣當其衝者奈何不急起直追以羣策羣力亟謀所以自全哉

今之言救國者莫不曰治標則練兵治本則興學其言誠是顧自前清迄今興學練兵已垂二十載國家之度支地方之賦稅核其用途興學練兵實居大宗而考驗其成效徒見造就一般不農不工不商之學生與夫爲盜爲匪之兵士其成績之可見者學生能入政界執教鞭譯書籍以圖餉口所取皆本國金錢而不能與外人一角

逐也。兵士能防內亂，勦土匪而不能與外兵一對壘也。處此列強並峙，天演劇烈之世界，其不隨淘汰之潮流以去者幾希。欲一反其弊，非以練兵興學合一爐而治之不可。其法無他，曰實行軍國民教育。

蒙嘗聞我國教育家之言論矣。或主張道德教育，或主張國民教育，以云切要誠哉。其切要矣，然而教育之收效必在十年數十年之後，以風雨飄搖之國家何能待此。十年數十年悠久之歲月，譬如大儒集其徒衆，講學於盜窟中，將見大道未行，盜已入室，挾其徒衆以去，迫充廝養之役，不從則殺之耳。是道德教育等之迂遠而不足，以救國也可知。有救國之實效者，厥惟軍國民教育不觀夫歐洲古代之斯巴達乎。其能稱雄一時者，軍國民教育之功也。更徵諸日本，自明治維新甲午戰役以來，國運之隆，如旭日東昇，方興未艾。然全國學校中猶勵行其嚴格之體育，務使耐勞習苦，能跋涉山河，能受寒地之風雪，用是一戰勝俄，遂霸東亞。以彼例此，積弱如我國，尚不知以軍國民教育訓練國民者，三韓之續爲期當不遠矣。

今請言軍國民教育之與練兵有截然不相同之點。夫兩軍鑿戰能國而忘家視死如歸者有愛國心以激之也。愛國心何自起不外平日之學問與感觸醞釀而成。蓋國家與國之關係既明斯公與私之界限能除試問練兵所招之兵士強半目不識丁不知國家爲何物者臨事能效力於沙場否乎。羣不逞之徒一旦無所得食乃應募入伍藉口糧以果腹能恪守軍律不爲擾民之舉斯已幸矣。若施行軍國民教育於學校中則學生於世界大勢及家與國之關係平日固已瞭然於胸。一旦國有緩急投筆從戎當必能前仆後繼殺敵致果者此練兵之不如軍國民教育一也。應募之兵士固多無業游民但舍棄其小職業而來者要亦不乏其人。設一旦遣散舊時之職業已不復措意然因曾受操練之故體格已臻強壯又因曾爲團隊生活之故朋類亦旣繁多設有衣食不完卽流而爲匪其機至順實例之發見者數見不鮮矣。以視受軍國民教育之學生無事則各安其業有事則奮勇直前者其利害之相去爲何如此練兵之不如軍國民教育二也。國家練兵須備鉅款苟并軍隊於學校中是

不需多費而得無量數之愛國軍人。此練兵之不如軍國民教育三也。

要言之。練兵所造就之兵士有強健之體格而無愛國之精神。興學所造就之學生具愛國之精神而乏強健之體格。施行軍國民教育則互補其缺。自臻美備數年之後。苟有外侮。則舉國皆兵。有恃無恐。何難厲兵秣馬。與輕侮我者一決勝負哉。救國之要策。誠無過於此事者已。

施行軍國民教育之法。非僅僅於各學校參加兵式體操爲畢乃事也。一言以蔽之。無論大小中學校。皆以軍學校視之。而更施以軍隊之訓練。與軍事無關之一切學科。悉爲刪除。俟國基鞏固之後。再注意及之。未爲晚也。苟非然者。雖學問家輩出。而政府不能用。即用矣。而財政窘迫。所學亦未易見諸。實行卒之猿鶴蟲沙同歸於盡。大好民族已註奴籍。及是而圖晚矣。

抑有進者。蒙爲此言。聞者必將詆爲夢囈。笑爲不識。時務蓋政府方重讀經。列爲專科。而學校中又絕對不許貯藏槍械。若施行軍國民教育。刪除與軍事無關之學科。

則讀經耗費時間。既在刪除之例。槍械又爲軍事演習上所需。務在必備。此事之窒碍難行。有斷然者。顧時事無常。隨機而變。勢之所趨。人力難挽。當歐戰方起之際。政府中人孰願以青島附近爲交戰區域者。迨事機既急。勢不能免。欲保守中立。於是不得不劃出交戰區域。以圖自全。軍國民教育亦然。強鄰逼處。操刀欲割。救國之計苟無逾此。政府豈有不願施行者乎。否則彈雨槍林中赤手空拳。子曰詩云。不足以退敵而國亡之後。雖宣聖復起。外人亦未必因之能完我疆圉也。政府庸詎不知此理哉。

蒙今有一言。敬告全國之教育家曰。今日非諸君從容研究教育之時代也。所謂教授法當如何改良。管理法當趨重何點。學制如何變更。課目如何分配。諸君而能注意於此。熱誠固可佩。其如迂遠而不適於時勢乎。總之我國而不欲圖存。斯亦已耳。如其猶有人心弗忍。見神州之陸沉也。則非行軍國民教育不爲功。比者各省教育會將開聯合會於直隸。蒙以爲首。宜提出軍國民教育問題。付衆討論。如能通過。則

建白於教育部。要求其採納施行。想共和政體民意為重。全國教育界所公認表決之問題。政府必能依照所議見諸事實也。則我國前途庶有豸乎。

鐵道救國論

涂恩澤

自蘇彝士河通而世界之形勢一變及巴拿馬運河告成而世界之形勢又一變始則由閉關之世界一變而為交通之世界繼則由交通之世界一變而為大同之世界立乎大同世界者必知大同之趨勢大同之趨勢維何即交通政策是也鐵道者交通之利器也舉凡內治進化之原國際競爭之點罔不由此故英欲滅杜蘭斯哇爾也必先造縱貫大陸之鐵道德欲殖民於南美也必先攬巴西之鐵道權鐵道者其真為亡人家國墟人土地之利器哉我國數千年來無鐵道之名詞自墨雨美風潮流東漸鐵道名詞始發現於太平洋之東大陸上是我國鐵道非原動的乃被動的滿清以鐵道要政任用非人官辦則弊竇叢生民辦則因循坐誤以致垂四十年之久尙不能成一萬里路良可慨也民國成立謀國鉅公救時碩彥皆以籌辦鐵道

爲前提。抑知欲籌辦中國今日之鐵道。當先就世界大勢上。以定進行之方針。其方針維何。卽鐵道政策是也。吾人所主張者。有兩大政策。一曰開放主義。一曰混合制度。曷言乎開放主義也。以民國今日之情形。百廢待舉。財政問題。首難解決。欲於十年之中。籌款六十萬萬。造路二十萬里。實成爲紙上空談。決不能做到耳。惟有實行開放主義。利用外資。則十年二十萬里之鐵道。其庶幾乎。查用外資興築鐵道。各國行之已久。皆享其利而無其害。獨我國用此政策。害多利少。其故何哉。實以滿清政府。未得利用外資之法。以致種種失敗。如津浦滬寧。以借用外資之故。幾致全路主權。盡入債權者之掌握。蓋因借債時。以路作抵。且條約上含有國際性質。故有此結果。吾人所主張之開放主義。以用公司名義。直接募集外債。爲一辦法。以全國鐵道。批給外人承辦。限期收回。爲又一辦法。或曰。批給外人承辦。倘至期不能收回。則當如何。不知世界大同。公法尤重。且外人素號文明。尤講信用。批給時。條約訂明。至期斷無不能收回之理。且吾國之所以受外人欺陵者。由於滿清失政。教育不興。實

業不講。以致著著失敗。無一事能與外人抗。現在民國成立。銳意圖強。鐵道大興。交通便利。教育因而普及。實業因而振興。將來必爲地球上之富強國。強權公理。事事服人。則外人不敢再藐視我中華也。且查批給外人承辦之政策。並非創例。各國已有行之者。如英吉利。如美利堅。如西班牙。如意大利。皆有外人承辦之鐵道。投資者祇計夫承辦之利。純係營業性質。不涉政治意味。決無干涉路權之事。况鐵道營業。其利甚大。如京奉鐵道。三年收入可還築路之本。京張鐵道。五年後即獲利五千萬。可爲明証。外人之有財力者。必踴躍輸資。爭先承攬。決不至慮其虧損。而不承認我合同。此批給外人承辦之政策。適宜於今日之實在情形也。曷言乎混合制度也。自鐵道國有民有之問題發生。於是主張國有之說者。曰鐵道國有。政治可賴以統一。軍事可賴以便捷。國家歲入可賴以加多。如比如德。皆已行之而收效者也。主張民有之說者。曰鐵道民有。建築費可以減少。利權可以普及。路線可因競爭而發達。如英如美。皆已行之而獲利者也。就以上兩方面而權衡緩急。民國今日之鐵道。宜

於國有乎。抑宜於民有乎。是急宜解決之一大問題也。然吾人所主張者。非宜於國有。亦非宜於民有。宜於國民共有。雙方並進。所謂混合制度是也。何以言之。以中國地大物博。鐵道之長。以面積與歐美比較。當有三百萬里之鐵道。以人口與歐美比較。當有五百里之鐵道。僅恃政府一方面。擔任鐵道之全權。姑無論參議院能通過與否。國民表同情與否。試問政府之能力。果能勝任而愉快乎。以今日民國政府之情形。斷難肩此重任也。至若以全國鐵道歸之民有。此合乎今日之民生主義。固社會所歡迎也。抑知所謂民生主義者。貴乎以無數財力。分布於多數人民。使利益均沾。不致爲少數人所壟斷也。鐵道性質。其資本易集於少數人之手。觀英美已事。一鐵道大王。其勢力足以左右全國金融界。甚至專橫之害。影響於社會。因而工業上。商業上。皆受其牽掣。致各種實業。無欵舉辦。國民生計。因而窘迫。學者有鐵道恐慌之語。卒演成經濟革命之慘禍。此徵之各國往事。彰明較著。我國豈可蹈其覆轍哉。就吾人之眼光。揆今日之國勢。以採用混合制度。爲最良辦法。必政府與國民協力。

並進互爲輔助。始爲計出萬全。即合諸民國今後之情形。可斷言易於措施者也。

根本救亡

